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行理事长	林宏修	黄 涛	徐启源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高 翔	
理 事	鲍 闽	王华南	连国平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赵麟斌	陈伙金	鲍 闽
	林 山	陈章汉	王华南
	连国平	黄文山	

《闽都文化》总第56期2018年第3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版单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鲍 闽		
执行主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编 务 主 任	王 坚		
编 务	康 芬	何财铭	方 薇
装帧设计	乔 麦		
封面摄影	林致凡		
地 址	福州乌山八十一阶1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子邮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 闽都文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志刊号	CN-35(Q)第0093号
印刷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2.00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 Contents

## P4



福州杂谈

## P12



福州有福

## P39

灵岩佛音



## 世味流年

4 王跃文

福州杂谈

## 百年文档

8 曹聚仁

闽学

12 楼适夷

福州有福

## 福地山水

16 小山

果园

20 张茜

大地艺术：海绵公园牛岗山

25 李善旺

鼓岭——恩顶水库的前世今生

30 绍方

防汛季节话古堤

## 走笔方山

34 珊瑚

拥江望海五虎山

39 文净

灵岩佛音

44 钟红英

烟雨方山塔寺

50 黄锦萍

吟翠山楼朱熹筑

Contents

# P54



东台的记忆

# P72



赣水苍茫龙峰青  
——北宋水利专家刘彝的历史碎片

# P87

一代风流贤太守



## 名镇名村

54 黄文山 东台的记忆

## 在线读城

57 王晓岳 青口汽车城圆梦记

## 左海风流

64 史言志 直挂云帆济沧海

72 练建安 赣水苍茫龙峰青  
——北宋水利专家刘彝  
的历史碎片

79 林如求 郭则沅与《红楼梦》

## 古文今读

85 张兆浩 《罗川书院记》品读

87 孙源智 一代风流贤太守

## 双塔视野

93 于丹 亦庄亦谐“地瓜话”

封二 郭东健 童叟之乐

封三 林铁肩 山鸣谷应



## 福州杂谈

王跃文

冬日，走在老福州的三坊七巷，忽然想起一本叫《清俗纪闻》的书。这是两百多年前日本长崎地方长官中川忠英编著的工具书。当时，中国是清乾嘉年间，日本是德川幕府时代。那时候的日本，只有长崎口岸允许外国人居住交易。日本人当年能看到的外国人，差不多只有中国人。说得更准确些，去日本做生意的，多半是福建人。

日本人是讲究知己知彼的，他们要同中国人打交道，就得把中国人弄明白。过去几百年，日本人都在估摸中国人。据这本书序言介绍，中川忠英派翻译人员去清商旅馆询问，详细记录和绘

图，再请清人确认，最后方才定稿。此书附言记载：“本书绘图，系遣崎阳画师往清人旅馆据所闻而绘。绘时稍有差错，立即由清人纠正，且由清人图示者颇多。经再三问答而始得完全，故读者毋庸置疑。”日本当时的汉语翻译叫作唐通事，都是在日本生活过三五代的中国人。他们的职业是世袭的，既管日本官府同清人的往来翻译，又管清人内部事务处理，同时负有监视清人活动之责任。

据日本学者考证，中川忠英在书跋所列唐通事中，高尾维贞是明末清初随朱舜水东渡日本的

翻译奕瑞环的后裔，袁城斐是江苏省彭城刘氏子孙，清河壁是江苏省淮安府清河县张氏子孙，平野佑英是最早充任唐通事的山西潞安府冯六的后裔。总之，中川忠英编著这本书，挑选的皆为专业人士，无一字不坐实，无一图不逼真。

如今探访三坊七巷，踏着麻石街道，抚摸老旧门窗，晒着暖暖冬日，深信书里记载的就是当年老福州。《清俗纪闻》所记系当时福建等地官民生活实况，日常起居、年节习俗、礼仪往来、言行举止，事无巨细，一一记叙，且附有大量插图，包括屋舍、衣服、工具、器皿、玩物，以及当时中国人的生活场景。

其卷二“居家”，详细介绍福州的房屋构造，“住宅之营造规模虽大小宽窄不一，但均为

瓦顶，周围有泥墙或板墙，正面设有大门，距大门以内约三间处建有仪门。仪门内建有类似日本玄关式样之一间宽敞房间，来客时于此处接待，称为厅堂。又名外厅或公堂。亦有在厅堂两侧设空地种植树木，或在一侧建造书房等情形。”文字之后附上插图，包括房屋平面图、五进楼房全图、外门正面背面侧面图、公堂正面剖面图、凉格、障子、天花板等，以及各式家具器物，如围屏、掩障、插屏、杌子、磁鼓凳、交椅、靠椅、竹椅、榻、板凳、竹凳、马踏、屏风、桌子、书桌、毛笔、笔架、端砚、墨床、水盂、笔床、墨匣、笔筒、笔洗、镇纸、书架、花瓶、香炉、裁纸刀等等。两百多年前，福州的三坊七巷不就是这般模样吗？所幸的是书中所载诸物，很多仍

在今天的老宅院里。比如去鄢家花厅，楠木建造的房间依然散发着幽香，花窗隔扇优雅精美，础墩上的蝙蝠吉祥喜庆，石几花架上的老盆景苍古疏瘦，流云从高敞的天井上飞过。

林则徐先



鄢家花厅

君林宾日老人所作《饲鹤图》，刻在林家祠堂水榭旁边廊壁上。林宾日老人终生未仕，他在当年福州也许只是极寻常的教书先生，但他学问做得好，教书也自有法门，琴棋书画皆通。这样的读书人，福州并不少见。那是个文脉鼎盛的地方，子弟读书已是日常事。当时福州很多商人也是读过书的，写字画画都不在话下。据中川忠英说，《清俗纪闻》里的好多插图，便是依据清国商人图示画成的。这本书里，便配有很多的画，或据画意而镌的石刻和木雕，或修竹，或远山，或八仙，或瘦石，意境皆清雅出俗。更画有居家清闲场景，如一妇抱稚子，一童放风筝。林则徐尚是顽童时候，必定在家门口的场院上放过风筝的。小时候的严复、沈葆楨、陈宝琛、林旭、林觉

民、林纾、林徽因、冰心，诸多在三坊七巷生活过的先贤们，必定也在这里放过风筝，或打过陀螺，或踢过毽子。

福州四时花事不断，姹紫嫣红。福州人自古爱花，花也养了福州人。不知道《清俗纪闻》里记载的诸多花神，福州人是否仍然敬奉。该书说当年中国有“花朝”之俗，“二月十二日百花生日称为花朝，各省建造之花神庙中均行祭祀，供众人参拜。此外，在有花园处于庭中设桌案，以点心及时令鲜果上供祭祀花神。花神共十三位，正月花神手持梅花，二月持杏花，三月持桃花，四月持蔷薇花，五月持石榴花，六月持荷花，七月持秋海棠，八月持桂花，九月持菊花，十月持芙蓉，十一月持山茶花，十二月持腊梅，闰月持牡



林则徐纪念馆花池



乌石山碧桃盛开

丹花。”福州是百花之城，旧时祭祀花神当最是虔敬。今天看到的三坊七巷，凡老宅必有花园，凡花园必有名花珍木。

福州夏日也是炎热的，街道两旁熟透的杧果“啪哒啪哒”掉下来，人都懒得去捡。杧果大概是不能消暑的。然而，两百多年前的福州，夏日街市上是能买到冰的。《清俗纪闻》记载：“暑期有贩冰者。冰可用于冰冷鱼类、鲜果等，或盛于盆中赏玩。此外，远路运鱼时可用冰防止损失，故贩鱼商人日购置冰一二百斤以保鲜鱼。每斤冰价约三四文。”那时候夏日的冰是怎么来的呢？“寒冷季节，于山中阴冷场所，挖掘深约二三丈、宽约三四丈之坑穴，在坑中焚火捣实，放入冰数万斤，坑穴以石覆盖，再以土捣实防止漏气，上面再建草棚防雨水。此谓之冰厂。”可见，那时候福州人的日子，早已是小康有余了。

乾嘉年间福州三坊七巷的雅尚殷实，很让隔海的日本国民艳羨，却又叫他们的天皇和朝中大臣们忧心。天皇和他的大臣们怕贵族子弟效仿清人，消磨了意气。大学头林衡在《清俗纪闻》序言里写道：“余观今之右族达官贵游子弟，或轻佻豪侈是习，而远物珍玩是贵。一物之巧，寄赏吴舶；一事之奇，拟模清人，而自诧以为雅尚韵事。”“窃恐是书一出，或致好奇之癖滋甚，轻佻之弊益长。”当年这本书在日本的流行也许受着限制，仅供高层人物阅读。但那些劝诫年轻人不要染上唐人习俗的达官贵人们，只怕家里都有几件从福州过去的珍玩吧。

# 闽学

曹聚仁

我从如画的信安江下来，又到迷醉心魂的闽江，夹岸高山耸翠，点缀着火红的杜鹃花，一路送迎，俯拾可得，诵黎烈文兄所作“国危愈觉江山美，世乱从知骨肉亲”诗句，感喟殊深。到了福州以后，我的第一个印象：“福州真太舒服了！”这儿有四季不断的鲜花，有鲜甜可口的美果，庭园是那么雅致，屋宇是那么宽敞，这个代表“静的美”的艺术之城，实在太使人留恋了。

我在福州旧书店，偶尔买到了一部黄山谷诗集，这是我欣赏山谷诗味之始。山谷诗用笔细

密，精微要妙，开出江西诗派的格局。福州诗人，便从黄山谷、陈后山的诗径中，陶成“精巧”二字，足以当之。我并不十分爱好山谷的诗味，但体会得“精巧”的体性，正从那一回开始。“精巧”二字，也可以概括福州的一切艺术作品的风格。福州的居宅，小小院落，一泓清泉，几丛修竹，墙角上牵萝引藤，杂以野花，雅致可爱。福州的少女，不像其他城市的妇人那样浓妆艳抹，白花青底的蓝衣旗袍，配以光光头发，显出清秀的风韵。至于福州菜式，以海错为上品，



三坊七巷小黄楼假山



三坊七巷小黄楼





福州脱胎漆器

味鲜而不腻，茶道很精，宜兴茶壶，茶杯，让你慢慢品尝，无所谓牛饮，酒味醇而甜，没有浓烈的刺激。种种配合起来，正是诗人的天地。

那些日子，我曾从西湖（福州的）南岳路步行，经斗中路，茶亭路至南台，沿途鉴赏那些手工艺术的店铺，其间灯彩、漆器、藤器、纸伞、篾梳、雕刻等日常用品，色彩花样的精美，都在一般水准之上。长沙、杭州的纸伞素负盛名，以色彩论，还逊福州一筹。而漆器的轻巧细致，可

以代表福州手工业艺术的最高水准。一副洋磁食盒搁在福州漆器上面，不仅显得很粗，而且显得很拙。我也曾看过一家钓具店的出品，花样多而巧，使人爱不忍释。福州，若干方面，保留着北宋开封、南宋杭州的风格，她的艺术品和明媚的山水十分相称。这是真正的东方之美。

说到福州的艺术，我不能不提到福州的剧场布景以及评话书场。闽剧的发展和南曲（温州杂剧）有密切的血缘关系，而音乐、扮演、道白的风格，和昆曲也是同一渊源。闽剧的布景可以说是集福建手工艺艺术的大成，独步一时，成为上海布景戏的鼻祖，也影响日本戏的布景。我又曾在评话书场听过说书。听书的客人在藤椅上，清茶放在小几边，再配上一具水烟袋，闭目凝神，偶尔也张开眼皮向那评话人瞄了一下，又复闭着双眼转过头去了。这是欣赏“静的美”的最高境界吧！

我到福州那一星期，福州市正举行科学运动宣传周，青年学生发出一番热情在奔走活动。开幕之日，教育厅郑烦文先生邀我作公开讲演。我首先说到我是带着朱熹的闽学到福建来的，但战场的实际经验，使我觉得朱氏的闽学，已经应付不了当前的时艰；在台儿庄村后倒着的敌军坦克，上前线去的文士谁都拖不动它们，宣言慰劳将士，又有什么用？今日之事，会修理前线军械，会医治受伤员兵，都比唱歌演戏切实得多。我认为朱氏闽学应该让位给郑樵（渔仲）的闽学，大家在天文地理、自然科学下工夫，要打胜

敌人是第一件要事。我又说，我们也不必看重郑康成（玄）的郑学，今日的郑学，乃是科学家郑贞文先生的郑学，应用战斗科学，比理论科学更能救亡抗敌。这是当前科学运动的唯一目标。

这一番话，倒合上了郑厅长的心意。其明日，他邀我在福州城外于山戚公祠午餐。其地为明代平倭名将戚继光将军凯旋庆宴之地，当年倭焰再张的今日，瞻仰遗容，感愤殊深。闽海沿岸，当倭寇肆虐最为惨酷，旧痕陈迹，都来眼底，更是激起同仇敌忾之怀。郑氏于戚公遗物，多所搜集考证，祠中悬挂着戚公遗像，戚公铁甲残介及平远台图记一一并列，悟人于怀古之中，寓抗敌之深意。戚公山东蓬莱人，祖籍金华义乌。吴佩孚以乡谊备致钦仰，祠中挂着他的对联，上横“吾将私淑”匾额，联云：

雪国耻在四百年前，公不愧曰武；  
绍兵法于十三篇后，我曾读其书。

其时其地，读此匾联，别有意味。

那天以后，福州几乎天天警报，旅店照旧疏散。我便天天上于山，在那儿写稿看书，细细把戚氏《新书》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对照着看。顾氏当年，已经留心海道形势的剧变，自元伯颜建议海运以后，“益开新道，波涛玩习，点风候雨，机变如神，习于海上者，浅礁、暗沙、阴滩、僻岬，计潮候息，锱铢不爽。”涛山浪尾之中，他们都视为衽席，全不介意了。倭寇所以为害中国，因为他们利用了海面；今日敌人所以游窜无限，也还是可以利用海面。二百年前，学者读史谈闽，已注意到海防的重要；但二百年后，和新的倭寇作战，我们依旧抓不住制海权，用一

句史论老话，真的可以痛哭流涕长太息的！

我在福州写了一连串通讯，强调了如此一句话，说：中国将来的命运在于海上，福建将来的命运，更决定于海上。也曾说：台湾一日不收回，福建的大难，一时不会了结的。在



于山戚公祠

当时我们当然料不到太平洋战争的起来，敌军南进政策，终于受以挫败的。

在我的意识中，晚清译介欧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严复（几道），译介欧西文学的林纾（琴南）以及中体西用的辜鸿铭，再加上海军，这都属于新闻学的圈子中事。不过，一般人对于福州人的民族观念颇有微辞。那几位有名的诗人，如郑孝胥、梁鸿志、黄秋岳都是汉字号头儿脑儿，自不免一棒打死一船人。我呢，曾经举了林孟工先生为例，因为八·一三战役，在黄浦江上，用自制水雷去袭击出云舰的便是他，而他正是林则徐的曾孙。我在福州到处找寻林文忠公的遗迹，瞻拜林氏的祠庙。林氏毕竟是有关近百年间国家最高政略与战略的决策人。

我是研究近代中国史的人，林则徐，一直是一个研究的对象，也一直听了一些有关他的传说，到了福州以后，也把一些传说修正了，抛弃了。有人以为他本姓徐，后来变成姓林的了。福建人一半姓林，自有这种可能性。陈康祺曾在《燕下乡脞录》如此记述，流传已久。实则林氏诞生那天，恰逢大雨，福建巡抚徐嗣曾出巡，避雨茅门前，林父以为吉兆，因以则徐为名。至于他和另一巡抚恩师张师诚的知遇，那真是一部传奇呢！

且说张师诚经历军机，复任内外官多年，有卓越建树，在当时疆吏中称能手。他的学识经验，都非等闲可比。那年是清嘉庆十一年（1806）除夕前一夜，那位巡抚张师诚翻看司道

府县等属员的新年贺禀。当他看完省郊某县的帖子，十分惊讶，立命精干的亲随，着他立即赶赴某县，着该知县让那写稿的师爷随同到省衙来。这师爷便是林则徐。该县知县只怕该贺禀出了乱子，愿意设法庇护他。他却一力自己担当，便随着那亲随回省了。那亲随一路很少和他说话，却依上命注意他的种种。他非常沉着安闲，步行入城，便进省衙。张氏一看这师爷年纪这么轻，更是讶然。（那时，林氏已中举人，只有二十一岁。）便命复治餐款待，餐后才和林氏晤谈。

张抚晤接时，便夸奖林氏的才识过人，特地找了一份要上奏的繁重卷宗，请林氏夤夜看卷作奏文，再行缮写，说明初一早晨待用。林氏便细看全卷，漏夜动笔。那时正值除夕，爆竹声中，他从容一一就绪，到了黎明，便已完成了。张抚五更后到了签押房，看见桌上已摆了那用端楷缮就的长奏折。他看了十分满意，却又动笔圈改几个字，又请林氏重新修改缮写一通，等他往万寿宫晋香贺圣后回来再看。到了巳牌时分，张抚回衙，林氏又已把文件办妥了。张抚当面称许林氏为不可多得的人才，必为国家之栋梁。张抚不愿埋没人才，让林氏回家度岁后，便进省衙任幕中僚属。这便是林文忠公飞黄腾达的始点。林氏在张抚幕中工作五年，到了嘉庆十六年的会试，中了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他的伟大事业，就从这一奇遇开头的。

这故事，颇给人以启示。

（写于1939年）

# 福州有福

楼适夷

坐了游龙样的破敞车，又坐了不许把头抬起的小汽艇，越过万山重叠、不见平地的闽北，涉过多声岩壁、满目沙礁的闽江；洪山桥在碧水中映着美丽的清影，桥边一个冷落的市集。扑扑满身的征尘，到了福州了。

一辆破烂的脚踏人力车把我和行李拉进福州“城”去。霏霏暮色中，路边的田野里，还有壮健的农妇，挑着有莲蓬头的水桶。过了一带简陋的市梢街，便是庄严富丽的福州城了。

旅馆里开了一间小巧精雅的房间，一位风致楚楚的女茶房出来招待。五天的旅程，便告了结束。洗了身，换了衣服，坐下来写信，拟电稿，我在只有一个熟人的陌生的福州了。这是抗战三月以后，八百壮士刚退出四行危楼的时候。

第二天一早，唯一的熟友郁达夫先生接到我的电话跑来了。穿着一件雪花布的中山装，胸前



洪山桥码头旧影

佩着一块白茶花图案的省政府的证章，完全是陌生的印象。他匆匆地告诉我，已经替我备了一个省政府的职务，要立刻搬到他家里去住。

一所古色古香的大厅，天井中石栏围着一口小池，池边假山上盘着松柏的古干，因为郁夫人他们都回故乡去了，只留一位奶奶守家，房子显得空洞。

晚上，来了董秋芳、杨骚，他们都在省府做事。并且告诉，许钦文在师范教书。不料这里还有几个相知的友人。我们就兴兴头头地谈到成立不久的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这是达夫主持的，我立刻答应担任编辑委员会的委员。

金门县刚刚在这几天失陷，但福州是市廛不惊。整洁华美、富有都市风味的南大街上，熙熙攘攘拥挤着行人。三角皮带的军官、佩证章的公务人员，带着窈窕的摩登女子，在路边静步，散出一阵阵的香水味。晚上，浓浓的榕树荫里透出淡淡的街灯光，夜风吹来，一点没有冬天的寒意，已经有了南国的风味。

西湖公园里，争逐着小小的游艇，远望烟雨朦胧的湖山，山头还留着福建人民政府时代建筑的大碉堡。在绿草地上我和新识福建友人纵谈着，剥着清甜可口的大福桔，看见一队义勇警察

假山旁舞着雪亮的大刀。

月夜，和达夫两人踏月郊游，去乌石山师范学校访许钦文。过荒凉的公路，城外一片低地，月光中远望，疑是大海。路边屹立着粗大的龙眼树，达夫说：

“在一年以前，这里还是土匪的世界。”

师范学校依山建筑，一级级地高起来，到钦文的宿舍里，走山道走廊，疑心这是杭州的古刹。三个人谈着天，赏着月，品茗，远远地听见吸水筒悦耳的旋律。

又踏着月色回去，越过乌石山巅。达夫说：“福州的山水，真是可爱极了，我留着不走，便为了这个缘故。”

可惜我没有时间玩一玩可爱的山水，连有名的仓前山和鼓山也来不及去。就在这第二天，便担任了文救协会附寄在《福建民报》的机关刊物



郁达夫夫妇在福州借住的刘家大院花厅



花厅外的假山

《救亡文艺》的责任编辑。我婉辞了达夫在省府的推荐，从此搬了家，每天上报馆去。福州人的房东，每晚上不打牌，便是开留声机；楼上一对年青夫妇，总是半夜从娱乐场来打门；还有是据说四季不断的蚊子，用手拍去，硬得和钢筋水泥造成的一样，每夜搅醒着我的乡梦。

我们的报纸却引起了知识青年的热爱，每天学校的大铁门前拥挤着等候报贩的学生，投稿也很踊跃，有许多很成熟的作品。这些来稿中，有诉述农村土劣怎样剥削平民，联保甲长怎样勒索征役，壮丁逃亡，渔民在海边受日寇的蹂躏，等等，福建也在动荡着。

但福州市民是安乐的，电影院开映《蝴蝶梦》，闽剧院大演《包公案》。而我唯一能分尝杯

羹的，只有又便宜又干净的天然温泉浴室。然而命运连这一点也不容我享受。报纸受了警告了。那里有人在公然说：

“抗战亡给苏联，不抵抗亡给日本；亡给苏联，还不如亡给日本。”

另外的报来了一个副刊，救亡协会的人被派为口头救亡，心存阴谋，而且白天开救亡会，晚上上窑子，还举出窑子和姑娘的名字，好像很熟悉似的。

我们决定的回答，是沉默，沉默。沉默好像也是武器，别人觉得刺心了，我们又听得了这样的话在背后说：

“妈的，文章做他们不过，搅个阴谋给他们看看！”



报馆里来了四支驳克枪，声言非停止《救亡文艺》不可，而且文救会也得解散。

达夫登报辞职了，许多理事也纷纷登启事，一来就想走的我，终于辞谢了还是入省府的好友的慰留，肩起了行李。

达夫半夜跑来叮嘱我：

“暂时回家吧，不要往湘鄂去！”

“回家准备当亡国奴么？”

“亡国还不是一样！”

他很有点激愤。

朋友们送我到洪山桥，又是抬不起头的小汽艇，又是游龙般的破敞车，越过千嶂万壑的仙霞岭，进入了浙江的江山。满街伤兵，满街紧闭大门的店户，满街东战场溃泻下来的难民，一天

五六次的警报，车站上被大炮轰破、飞机炸烂的机头和车厢……我记起了这三十多天来上海的整个失陷，松江的失陷，嘉兴的失陷，吴兴的失陷，宜兴的失陷，无锡的失陷，江阴的失陷，镇江的失陷，无数无数的失陷，失陷！以致首都也危在旦夕！这在福州只是报纸上的铅字，不料刚过仙霞岭，便变成血腥的现实。

福州人有一句口头禅，叫做“福州有福”。福州真有福了，我深深祝福它永远的幸福吧，但是接到友人的来信，达夫他们已经离开了。他的故乡富阳在屡失屡复中，杭州的风雨茅庐也已蔽不了风雨，我不知他飘流到何处去了，我怀念他！

（写于1937年）



# 果 园

小 山

掰开一个甜熟的果子，常常就像打开了一个饱满的世界。

《圣经》“创世记”写道：人类初始在乐园里。男人和女人，置身于上帝为他们预备的伊甸园中，那里有四条大河经过，园中树木成林，各种树的果子足够他们饱食终日，不必劳苦费力，就可以拥有幸福生活。他们有充分的自由，命名动物，管理植物，海中的鱼类空中的飞鸟都归属他们，甘美的日子如同清冽的泉水……

也可以说，果园就是乐园。

这在我童年的时候，已有所体会了。至今记得那些果园里的笑声，我和小伙伴在果树下嬉闹，随意地摘取枝头上甜熟的果子，吃得满嘴唇都是果子的汁液，好像把一整个春天夏天的蜂蜜都塞到了肚子里，还像蜜蜂一样在果园里嗡嗡叫……

青春时，我阅读到泰戈尔的《采果集》，喜欢这样的句子：“如果你吩咐，我就把我的果实采满一筐又一筐，送到你的庭院，尽管有的已经掉落，有的还未成熟。”这让我仿佛看到邻里之间和睦相爱的情形。

但我成年后从省城回村庄，一次次看到南山、北山上的果园在退化。先是春天粉嘟嘟满园的苹果花，只剩下零星的缺乏管理的几棵苹果树；再后来，果树都砍了，山坡上改种提供饲料的玉米。

2001年秋天，我预备买新房子，打算住到闽江南岸时，有一个说法相当吸引我：那里

曾经是福州郊区的果园子，柑橘树、龙眼树、枇杷树、杧果树、荔枝树很多。对果树的回忆依然老歌一样贮藏我心，何况我这个北方佬，听起南国水果的名字，都像极好的音乐。不久后，





我家搬入新居。出了小区，旁边就是草木密集的果林，稍用心，便能听到野地里的奇妙天籁。我和家人有一段时光天天傍晚散步到不远处的果树前，驻足听里面的虫鸟叫声。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很快地，闽江南岸开发出许多楼盘，果树纷纷消失，不知所踪。新崛起的楼群，替代葱茏果园，仅存江滨公园和一处湿地公园保住了一些作为风景的果树——几棵老荔枝树、杧果树、柿树，几小片过去的芭蕉林。星期天我逛入园子，不免抬头看看枝头，虽然能见到小小的半熟不熟的涩果，却没有任何吸引力了，那不是能“采满一筐又一筐，送到你的庭院”的丰收果实，倒是很像“失乐园”后的某种伤心记忆，提示我们丧失了拥有过的富足甜美，就这么瞬间“天起了凉风”，而进入柏油混凝土钢筋时代。现在闽江南岸车水马龙的情形，很难让孩子们相信他们的脚下十多年前还是野花与果实飘香。

又是多年过去了。对果园的怀想，我却从没有停止。

2017年的初冬，我被邀请去福州闽侯县岐尾村五虎山采风。第一次进入离市区仅35公里的五虎山腹地。2014年7月，国家林业局批复《关于准予设立福建五虎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的行政许可决定》，闽江边上就可以遥望到山巅的五虎山，终于成了被保护的一块山林地带，需要重新挖掘它的动植物、水文及历史人文价值。近年来坐动车经过福厦线，我看过无数遍的形似五虎盘踞的五个雄伟山头，经常有云雾缭绕，心里曾经遐想

过为此创作一篇随云雾登上去的童话。当幻想成真，那天坐着采风车进入山中，我颇有一种激动。那是雨后的上午，雨水止住，但道路泥泞，凝白的团雾在山腰低垂着，山路弯弯曲曲起伏不定，我们毛虫一样看不到终点，在五虎山的山间跟随其他人一起走着，懵懵懂懂……直到果园出现。

是的，果园出现，我才仿佛看到了一道光。



先是听到了小羊咩咩的呼唤。

循声而去，就在山脚下，一片柑橘林醒目地迎接我们。加快脚步，沿着小径穿过白茅草地，我们进入了果园。枝头上黄澄澄的柑橘，像小太阳一样耀眼。几只牛羊在果园里悠然地吃草，我们的到来，显然惊扰了它们。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家伙们，立时在果园里欢乐起来，围着一棵棵柑橘树转圈，看不够树上的果实，笑声嘎嘎，纷纷拍照留念。这时，牛和羊也是我们的好伙伴了，与黄牛合影，想要去抚摸咩咩叫的小羊，果园里的氛围，安宁祥和。

我有点惊讶，怎么就突兀地冒出来个果园呢？这片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柑橘园，孤零零在山谷里，好像被热闹的人间遗忘，被我们忽然碰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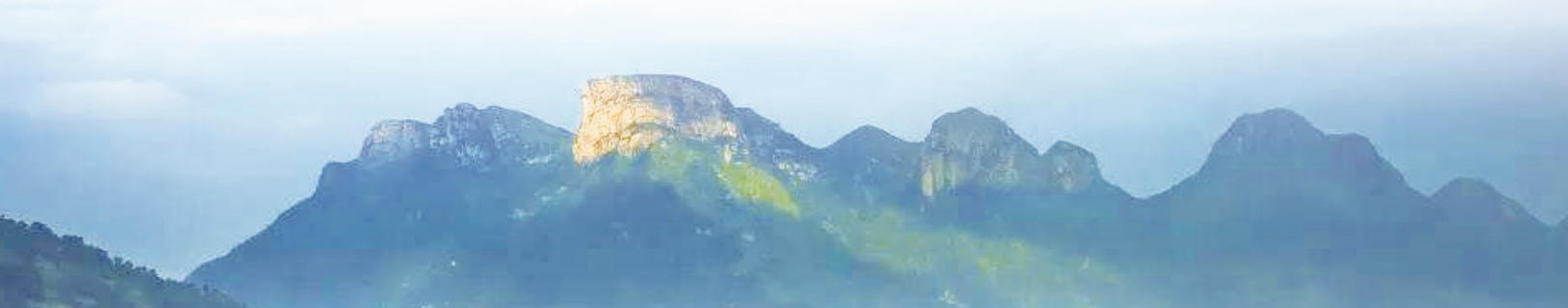
知道底细的当地人介绍说，这果园可是太有历史了。原来，五虎山在上古时期盛产柑橘、荔枝等珍果和贡品名茶“露芽茶”，唐朝天宝六年（747年）皇帝下旨改名为“甘果山”。山上的柑橘味甜美，被称为“神果”。迄今悬崖峭壁缝隙还可以找到当时遗留的野生柑橘。而明朝《荔枝谱》上记载当年的荔枝，名曰“满林香”——“皮微黄，味甘，其香位（佳）于众品。”听得我暗自流口水，同时，真是令我唏嘘不已，这个离城非

常近的看似平平淡淡的山谷里，居然有过这么辉煌的植物史。

能说什么呢？我站在果园前有点发呆了。环视周围的山岭，哪里还有什么果木宝茶的身影啊？除了活化石一样的这一小片柑橘园，经人提示来历不浅，再也无从寻觅这里曾经叫甘果山的理由。眼下五虎山上虽然草木茂盛说明水土肥沃，却实在是杂树杂草覆盖，人迹罕至，很难让人能够联想到昔日的果树盛况，可以为皇家重视！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花果山一样美丽的地方，竟能逐渐衰落，以至于此等荒芜？福州人民忘记了这里适合种植上好的果木茶树了？闽江畔郊野寸土寸金。如今的人们崇尚品味水果佳肴，不惜远足到那些异乡的所谓“农家乐”，去采摘新鲜水果，近在咫尺的“甘果山”，为何任其荒凉，毫不考虑重现往日的乐园景象？现今设立为“国家森林公园”，如果能在这个山谷中再续上古时期的花果芬芳，再创“神果”佳绩，也不失为一种难能可贵的“盛唐”佳境——不但吸引人来游，也可以远播五虎山的声名。

失去，总是一种痛苦，就像亚当夏娃失去伊甸园。

在故乡的村庄山谷里，我痛惜那些成片的果园消失无踪时，也会想到人类的过失。



究竟是什么原因，甘果山的甘甜，变为杂草丛生？

何时“复乐园”，使有福之州的榕城再添大自然中的奇丽，恢复往日五虎山腹地的丰饶景象？山谷中富饶的果园，如同闽江畔藏宝，奶与蜜一样散发独特的芳香，我希望这指日可待！看啊，就连山脚的小羊也咩咩呼唤着……

我们在五虎山山后村庄吃午餐时，发现那里的菜地蔬菜长势格外茁壮。据说这里与福州开基的“闽王”王审知有些联系，三棵奇大的古榕树如同老神仙一样气定神闲，它们矗立了几百年，见证了五虎山区域的物宝天华。

希冀有了那一天，纷至沓来的四方游者、海外宾朋，来访古城福州，他们看了著名的三坊七巷，看了闻名遐迩的鼓岭老建筑，和有历史风云的马尾港罗星塔，以及出产寿山石的北峰，也会顺便踏足五虎山山间的“甘果山果园”。也许在这里回忆他们的童年与过往，增添一份阳光、露水、香气俱足的金色时光。

“现在青春已逝，我的生命犹如一颗果实，已经无物分让，只等着彻底地奉献自己，连同沉甸甸的甜蜜。”泰戈尔继续吟咏道。

是啊，果实是奉献的，既贡献了香甜，又贡献了种子。

掰开一个甜熟的果子，常常就像打开了一个饱满的世界，里面完美的构造让我们啧啧称奇，几乎是和谐与福祉的某种象征。因此，果实的图案，总是呈现在人类欢乐的节庆符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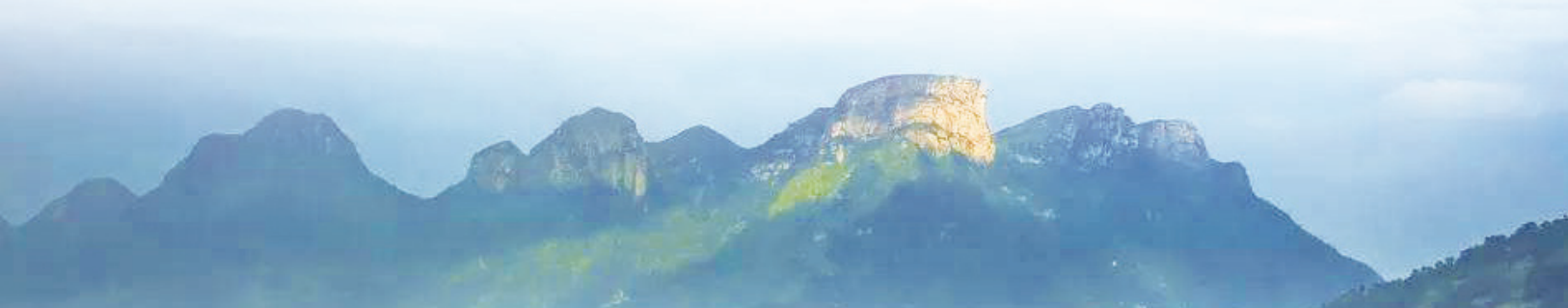
当我们怀想果园，自然也会念想幸福的种子。一个果农在他的果园面前，欣慰地闻着果子的馥郁，他的联想里一定有身后家园的爱的祈祷。应该说，人人都喜爱果园吧。拥有果园的日子，就是理想生活。即便我们只能从城中遥望一个果园，内心也会顷刻间感到某种程度的安稳与宁静。就像诗人米沃什那首《礼物》写到的：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这样以幸福为礼物的感受，乃是艰苦人生终于获得的“果实”。

《圣经》诗篇里训诲我们说：“……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是上帝对人类的叮嘱与祝福。

掰开一个甜熟的果子，常常就像打开了一个饱满的世界。



# 大地艺术：海绵公园牛岗山

张 茜

洪涝，即便鲜有的“十年一遇”“五十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也是城市之殇。海绵公园，是现代都市人最需要的公园类型。人类离开远古的森林家园，聚集于平坦的开阔地，追逐充足的阳光和生活的便利，继而一步步、一代代锲而不舍地更加追求至善至美，以至于一路走到了现今的高科技时代，享用着现代科技带来的舒适与便捷。可是，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四

通八达的路网，给城市地面固定上了坚硬厚实的盔甲，地面的呼吸只能依靠有限的绿肺——公园绿地。

公园，在城市化快速进程的脚步中，匆忙避让退却，情急之下，只顾了瞻前，忽略了顾后。洪涝的打击，生态的需求，使人们回过头来，静下心来，屈身虔诚地对话自然，善待自然。海绵公园，顾名思义就是具有像海绵一样吸水、蓄



水、渗水、净水的功能。它是都市人献给自然、献给自己的一块绿色瑰宝。

“福州首个海绵公园开放，颜值爆表，人少清静，还有你不知道的故事……”作为园林人，我更是欣喜，遗憾的是没能成为建设的一员，这个公园是晋安区园林同人的精致作品。但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去探访，想要真正弄懂“海绵”的细枝末节与风采。

冬日是福州最美的季节，太阳的温度和颜色都那样迷人，也迷醉着亚热带的花果树木和绿草。杨桃树悬垂着青涩的五角形幼果，枇杷花儿怒放，之所以说它怒放，因为它不是一朵一簇地盛开，而是一大捧又一大捧地摊开着一一起绽放，颜色别具一格，深沉得宛如古董般凝重，这凝重，是要给第一声春雷之后的金黄色果实闪亮登场造势吧？我沐浴着舒适的阳光，出现在鼓山麓、牛岗山海绵公园的入口处。此刻，我并不急于闯入，我要仔仔细细将园子全貌端详，犹如端详一个爱不释手的新生儿。

公园是标准的山地公园，整个形貌如同一把宽敞的圈椅，牛岗山、废土堆砌山、金狮山三山相环，地形依势而下，直抵平直的鹤林路。按照海绵的用途，园子缓缓低于路面十多厘米，没有可关闭的大门和厚实的围墙，款款地敞着胸襟，做好了迎接路面雨水的到来。一方朴拙的毛石，上

刻“牛岗山公园”，便是象征性的公园大门了。

—

牛岗山公园占地超过福州西湖公园，足足775亩，面积少于上海浦东中央公园0.2平方公里，与金鸡山公园、晋安湖相邻，是晋安区未来的城市中央绿轴公园。海绵体的激活度达到了百分之百，超越了我喜爱的飞凤山公园、沙滩公园、南公园、梅峰山地公园、山北路公园等，承载了市民、园林人给予的三大使命：城市绿道系统、城市修复、海绵城市的建设。

从东南角迈进公园，高大的榕树、榄仁树、香柚树、银叶合欢、无患子树间隔站立在鹤林路上，充当了过去老旧公园的围墙。榕树修剪出层次造型；榄仁树冠层次分明、自然天成；香柚树





结满了仅限于观赏的黄色果实，比橘子大，比柚子小；银叶合欢的叶子，在橙黄阳光的照耀下，愈发显得银白娇嫩；无患子褪去了树叶，昭示着四季如春的榕城，现在已是冬季。树下花灌木自由点缀，新奇的是灌木下依次排开的几个浅凹绿地，模样宛如装菜的盘子，个个相连打通，铺着握拳大的卵石。我琢磨着，它们就是小小的“雨水花园”，用于汇聚吸收来自地面的雨水，净化并使之逐渐渗入土壤，涵养地下水。倘若大雨吸收不及，滤过的净水便盘盘相接，直抵圈椅中心更深凹地的“雨花溪湖”。雨花溪湖既是园子的景观水体，也是整座园子降雨的调蓄池，可以满足12公顷、五年一遇的暴雨水，相当于一个小型水库，到了旱季储蓄水可以用来补给园内植物养护用水、造景用水。湖面上五彩睡莲红粉紫白黄，灯笼般漂浮摇曳，被造物主裁剪了豁口的碧叶拖

曳着软软的长梗，微微飘动，驱逐着前来觅食的鱼儿。

雨花溪湖突兀地扎着一根朝天辫，也如一个带梗的宝葫芦，辫子的末端悄悄地潜藏着一眼宋代古泉。园子修建，泥土大作，施工方负责人小蔡工程师（80后，毕业于福建农林大学建筑系），怕泉眼堵塞，便用一根塑料水管进行保护，泉水从管中汩汩冒出，自顾自流，潺潺入湖。小蔡筑石围泉，随着泉流挖出一道沟渠至雨花溪湖。他说：“等地形稳定了，拔掉水管，还泉水自由。”此情此景，让我感动。曾几何时的“野蛮施工”，看来已经消失，文化、知识给了新一代施工方最需要的素质，这就是良心施工者啊！

对于雨水丰盈的闽地而言，冬季算是旱季，一股流泉，日夜不息，搅得6000平方米的湖水，微微波动，细流而出，穿过鹤林路下可过小车的

桥洞，通过鹤林公园湖，前去寻觅晋安湖。

湖畔设有一家咖啡馆，从店招牌来看，是金鸡山公园那家咖啡馆的分店。我曾与好友登山览胜后，坐在店外舒适的木制椅子上，品尝过咖啡甜点，享受了偷得半日闲的美好时光与惬意。

公园咖啡馆也是近几年才兴起的园内配套设施，牛岗山公园更是增加了篮球场、五人小足球场、高品质的童趣园。人们走路、运动，累了渴了饿了，便可到咖啡馆小坐、补充能量。园子里还设置了直接饮水管，水龙头材质优良，座柱、收水池使用精细的大理石材，造型牢固简约，是抽象的一双举着的手。这手分明是要接水呀，它无言地提醒人们：请爱惜水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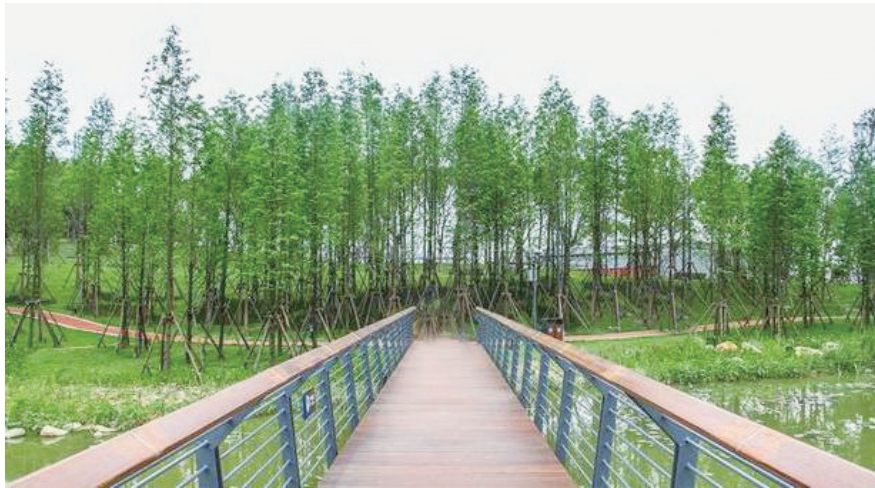
## 二

一条平展绿荫道红灰各半。红色的是高级塑胶跑道，级别等同省体育馆的专用跑道，踩上去软乎乎地有弹性；灰色的是水泥健步道，路旁木

牌上写着前任市委书记一句朴实的话：“多走路，少看病。”

雨花溪湖是公园的圆心，专业运动场地使用的结缕草坪围着湖，绿荫道彩练般围着草坪，牛岗山、废土堆砌山、金狮山以及山坡上的树木花草围着绿荫道。一条登山道路蜿蜒向上，可至金狮山背面的朱熹遗墨“鹤林”“凤丘”处。两面扁平的巨石，深深地伫立在泥土中，多情的相思树，垂下长长的柔枝细叶，轻轻地抚摸着石碑。岁月磨蚀了石碑的棱角和面颊，却留下了朱子700年前的大书，它讲述着这个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在山下竹屿一带授业育人的盛况。

环形绿荫道两旁的植草沟渠犹如一条绿绳，串联着一个接一个的微型雨水花园，地下还预埋着塑料材质的“乱线缠绕盲管沟”，这个盲管沟，功能极强，兼容吸水渗水导流水进入雨花溪湖。不难想象，这样一路接水、一路洒水，到了湖边必是所剩无几了。这个在园林建设中新露面的能



手，淘汰了封闭式雨水井及管沟。

19世纪末，美国就开展了矿山生态修复的基础性研究，制定相关的法律体系，并强制执行法规。生态修复不仅仅是种植草木，而是要建立一个能够自我维护和运行的完整生态系统。20世纪中后期，德法英等发达国家在矿山生态修复领域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工程实践，也制定出相关法规，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效。我曾观察过上杭紫金矿业矿山的生态修复，不过那只是将废弃渣石回填坑洞，再覆盖合理厚度的黄土夯实，进行植树铺草造园，园景赏心悦目，使人轻易忘却它的重生历程。

欧美的防止坡地雨水侵蚀的植物盆、液压喷播，英国的植物种子喷播、乳化沥青喷射，日本的喷射绿化、纤维土绿化……以致后来一些发达国家研发的喷混植生技术，使大地回到了生命的修复状态。

牛岗山废弃堆土山，因地制宜造园，就地就势使用，在坡脚处加固抗滑桩，从下至上，区分块整平密实，梳理自然排水流向，人工植被恢复，人工造林，香樟树、菩提榕、黄山栎树，五彩缤纷的花灌丛，层次分明，疏密有致，演绎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意境。山底雨水承接系统使用土工布滤水、植草沟储水滤水、微型雨水花园储水滤水、地下盲管沟吸水滤水渗水导流水……这样精密细致的操作，这样山地、草坪、储水湖的严密布局，成就了牛岗山公园一个鲜活的海绵体。

阳光穿过树叶洒下满地斑驳，结缕草蔓带着健硕的细长绿叶，自由爬行，织成密匝匝、绿茸茸的毛毯子，任由户外活动的人们随意行、坐、站。一位白发枣红衣裳、个子不高的微胖阿婆站着，对着谱架上的谱子，在横箫、唢呐、头管、二胡、椰胡的如泣如诉里，用本嗓高昂激越地唱着闽剧《鞭芦花》。童趣园的上空回荡着欢乐的笑闹声，花花绿绿的孩子们穿梭在“时空隧道”里、旋转在“太空舱”里、攀爬在色彩艳丽的滑梯上……





# 鼓岭——恩顶水库的前世今生

李善旺

恩顶水库位于福州市晋安区鼓岭深处，东接麒麟山，西连恩顶青鹅山，北靠五寺山，南邻笔架山，是个四面环山、峡谷连绵的水库。周围森林茂密，水源丰富，其中有多条大大小小的溪流，以发源于东北角大帽山的舍人溪和白眉溪为最。1996年建成水库大坝开始蓄水，总库容255万立方米。满水时，就像一颗明珠镶嵌在环山之

中，与周围诸山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从建库时间上看，恩顶水库是个很年轻的水库。就连很多福州市区的人都不知道头顶还有这么个水库存在。水库建成蓄水后，水源主要通过西南面山脉下的人工涵洞通往登云水库供福州“二化”生产用水，后“二化”搬迁，水源就用于登云水库边的小型发电站发电。只有泄洪时，



恩顶水库



闽安镇玄帝亭



思洋境古庙



古桥下游磨坊水车遗迹

才从大坝放水流至下游的白眉水库。

别看恩顶水库是个小年轻，其实在它身躯之下深藏着千百年的古往今来。由于恩顶水库大部分面积在恩顶村地界，故而取名恩顶水库。但当地人习惯称旧地名“思洋挡”。“思洋挡”顾名思义就是在众多溪流汇集处筑起溪挡修砌梯田种田的地方。而一些部门在采集信息时却将福州方言“思洋挡”音译成“师洋墩”，颇为遗憾。

思洋挡地处鼓山横断山脉与金鸡山断裂带交汇处，峡谷众多，又是多条大小不一的溪流汇集成的山谷溪涧。溪涧周围是千亩梯田，古人用大小不一的石块由山谷的溪边沿诸山周围一直修砌到半山腰，站在谷底往上看梯田，好似印加帝国的“失落之城”马丘比丘。而在这一带的众多溪流中，当以恩顶青鹅山流下的桑溪最为出名。桑溪因有两条自恩顶青鹅山飞流而下至登云村的

溪，又称“双溪”。桑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不仅有文人墨客驻足于此，还孕育出“黄瓜井出孝顺鱼”的民间故事。据《三山志》记载，汉初闽越王无诸在福州东郊金鸡山之北登云路下的桑溪“流杯宴集”，称“曲水流觞”。这曲水流觞的韵事比晋代王羲之的兰亭禊游流觞还早 550 余年。至唐末，闽王王廷钧依然在桑溪修禊，《闽侯县志》记载当时的情景：“金凤偕后宫杂衣文锦列坐水饮，流觞娱畅，穷日以返。沈麝之气，环珮之响，燎炬之光达于远近，途中丝竹管弦缤纷奏和，清音入云，观者塞道不能前。”可见当时的盛况空前。

其次就属白眉溪，白眉溪为晋安区第三大溪流，发源于思洋挡东北角的大帽山，从紧邻的五寺山左边山谷流出，后又与五寺山右边山谷流出的舍人溪在思洋挡处与众溪流汇聚一处，由西

北流向东南，经南洋古村，流到中国东南沿海著名的千年古镇——闽安镇，后注入闽江，全长约22公里。而在思洋挡处，有座宋代古桥，古桥旁原有一块两米多高的石碑，石碑记载着“连孔高捐黄金五两建桥”的内容，建桥人连孔高为民义村人氏。后来建库，其后代将建桥碑一分为二，一半留在原地，一半带有“连孔高”字样的运回民义村立在建桥人后代宅第的溪旁，被后人称为“半月碑”。古桥边还有个玄帝亭，里面供奉着真武大帝，古时这里易发生山洪，而真武大帝属水，当能治水，解除水患。古桥边的小丘上有座小庙叫“思洋境”，里面供奉着白马王、顺

天圣母、土地公，保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古桥的下游有多座磨坊，古人拦溪引溪水入磨坊，利用水能带动水车转动大磨盘磨米。还可能拦溪筑坝，利用过这条溪进行原木漂流水运。在古时还有山道一直沿着这条白眉溪到达海上贸易重镇闽安镇。据当地老人回忆，当时水库挖溪筑大坝时，在溪底挖出过小船残骸。可以想象古时此处既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地，又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思洋挡处的五寺山，既是山名也是寺名，也可能说明这座山从前有五座寺庙。五寺山不仅是周围村民的祖宅地，其山里还保留有许多座古宅墙基遗址，据说古时五寺山里还开有米店呢！而五寺山边还有多座小窑坊，有瓷窑、砖窑、瓦窑等。据记载，历史上宦溪镇区域古窑众多，宋元时期达到鼎盛，明朝后期逐渐停烧。如今这里的窑坊只剩一个依稀可见的窑炉的遗址和众多碎瓷片。据当地老人说，五寺山的寺庙在古时既是寺庙也是客栈，可供过往路人寄宿，后来被土匪霸占变成土匪窝，打劫过往路人，再后来由于这里经历过抗日战争的战火跟“十年动乱”，古刹早已被毁尽，只剩印有“五寺山”字样的青砖和石基遗址可见。在五寺山寺庙的斜对面还有个尼姑庵，很早就已被毁，只留下一点石基遗址。五寺山寺庙下是一条东岭古道，由西向东贯穿整个思洋挡，据说建于宋代，由福州城东门出沿溪盘山蜿蜒而上到达岭头门，是古时福州东郊通往闽东北进京要道。



五寺山建筑遗迹

思洋挡自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可依山据

险。思洋坞峡谷的西出口就是岭头门，是个埕口，岭头门之下便是福州城的东城门。明嘉靖年间，倭寇围攻福州，焚掠外围60多天，占据鼓山横断山脉沿线山寨，后戚继光增兵破寨，消灭了盘踞寨中的倭寇。抗日战争时期，这里也是福州东郊地区抗日的阵地，爱国将士曾在此抗击侵犯的日军。1944年9月29日，日军占领连江县城，并由潘渡攻入大小北岭，继而再度进犯福州。时任海军马尾要塞、闽江江防司令李世甲率马尾要塞司令部所属的海军陆战队第三营，二度占领岭头门，在岭头门至思洋坞一带布防阵地，分别在岭头门和思洋坞的笔架山设有炮台，从思洋坞沿恩顶修筑战壕，指挥部设在恩顶村，并以一个连留守鼓岭，作为岭头门右侧卫；另以教导队占领附近山口，作为岭头门左侧卫。30日拂晓战斗全线展开，因岭头门至思洋坞一带地势险要，在海

军陆战队的顽强抵抗下更是易守难攻。战斗中三营九连连长陈崇智身负重伤，数十名官兵伤亡。10月1日，海军陆战队第四团团长戴锡余率海军陆战队第二营（营长陈昌同）增援岭头门，巩固了阵地，使得日军连续数日的进攻均未能得逞。在此期间，陆军80师的三个团在大北岭与日军进行英勇战斗。二三八团第二营营长许祖义负伤。二三九团第一营营长张稚生带着仅存的5名士兵英勇奋战到最后一刻，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最终全部殉国。三三九团一个营在营长陈墀生的指挥下，以劣势兵力阻击日军强大兵力的进攻整整一天，最后全营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大北岭陆军第100军80师之阵地被攻破。10月4日福州地区第二次沦陷。坚守岭头门的海军陆战队经数天战斗后，奉命撤退，突破日军围攻，经福州东郊上铺、溪口，转向魁岐渡林浦江，进入南台岛，再



战壕遗迹



岭头门抗日战争烈士墓



恩顶茶园

从闽江右岸撤至闽侯甘蔗等地。因撤离岭头门时间匆忙，战斗中牺牲的烈士由官兵或民众就地草草掩埋。日军撤退后，海军陆战队有关人员重上岭头门，雇当地农民收集烈士遗骸并集中埋于岭头门，李世甲为其撰写碑文。岭头门抗日战争烈士墓在岭头门古磴道边，“十年动乱”期间，烈士墓遭破坏，墓碑被移作他用，后遗失。20世纪90年代修恩顶公路时，烈士墓被修公路推下的泥石掩埋。后登云村党支部和村委会集资数十万元修复了烈士墓。现思洋挡至岭头门一带还留有战壕、炮位等遗存。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岭游击队，曾长期在这里活动。

20世纪50年代，恩顶山下的登云村建成登云水库。为灌溉附近十来个村近6000亩耕地，当

时的鼓山人民公社出资在思洋挡的舍人溪口和白眉溪口分别修起溪坝跟水渠，又在笔架山底部从东往西开凿一条3000米左右的人工涵洞直通整条山脉出岭头门。又于五寺山前头架起一条3米多高1米多宽100多米长的高架水渠，引两条溪水沿五寺山左右两边水渠一同汇入高架长渠，注入笔

架山涵洞，泄入桑溪，流到登云水库。而为了方便山里山外村民往来，又在五寺山与麒麟山溪涧间建起一条红星桥。红星桥由大块条石铺设，长约5米，宽约1.5米，中间桥墩处刻有一个大五角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期间，福州农垦局在恩顶村创办恩顶茶场，曾改名红岩农场。在此期间有近百名知青奔赴恩顶红岩农场插队落户，在思洋挡边的笔架山与恩顶山上开垦种茶，生产茶叶，主要用于窰制福州茉莉花茶。1979年红岩农场恢复原名恩顶茶场至今。而思洋挡千亩梯田大部分归恩顶村生产大队种植水稻，直到1996年思洋挡下游大坝建成，开始蓄水，思洋挡沉入水底变成如今的鼓岭明珠——恩顶水库。

# 防汛季节话古堤

绍 方

每年一到梅雨季节，闽西北地区的大暴雨，常造成闽江流域性的洪涝灾害。闽江属于山溪性河流，其特点是源短流急，流域坡度大，汇流速度快，由于暴雨集中，洪水量级大，多是快速暴涨，因此极易形成洪灾。尤其是闽江下游，山洪暴发时如遇大潮顶托，洪潮组合，灾情则更为严重。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1968年老家闽侯遭遇百年罕见洪灾时的情景。当时村西头堤段洪水已经漫顶，多处堤坝出现管涌。村里锣声阵阵，人们如临大敌，老人小孩紧急转移，形势异常严峻。

村民抓猪的抓猪，赶牛的赶牛，气氛相当紧张。还好干部群众奋力拼抢，一起冒雨填土包、铺篾席、打木桩，终于保住了堤坝。不过损失还是很严重的，洪水引起内涝，千亩稻田绝收。堤外一片狼藉，比邻的汶洲村几乎全被白沙覆盖了，成为一沙洲。还有一次比较严重的是1977年端午节的那场大水，傍晚时分，闽侯甘蔗排涝站堤段决口进水，县城一片泽国，3人不幸遇难。1992年7月7日，闽江竹岐水位高达6.51米，致使竹岐苏洋村堤段垮堤，苏洋、白龙、春风三个村落全部受淹，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翻阅闽侯县志，也有很多洪水方面的历史记载：“宋嘉定十七年（1224）五月，侯官、甘蔗皆淹数百家，人多溺死。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三月至闰四月，洪水泛滥，涌入侯官、怀安，漂流官私庐舍，浸没粮仓、文牍，淹溺人畜，伤害田稼，不可胜计。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五月二十六日），上游洪水，浮尸败椽，蔽江塞野，五昼夜不绝，水皆混浊色，人不敢饮江水者匝月，葬浮尸千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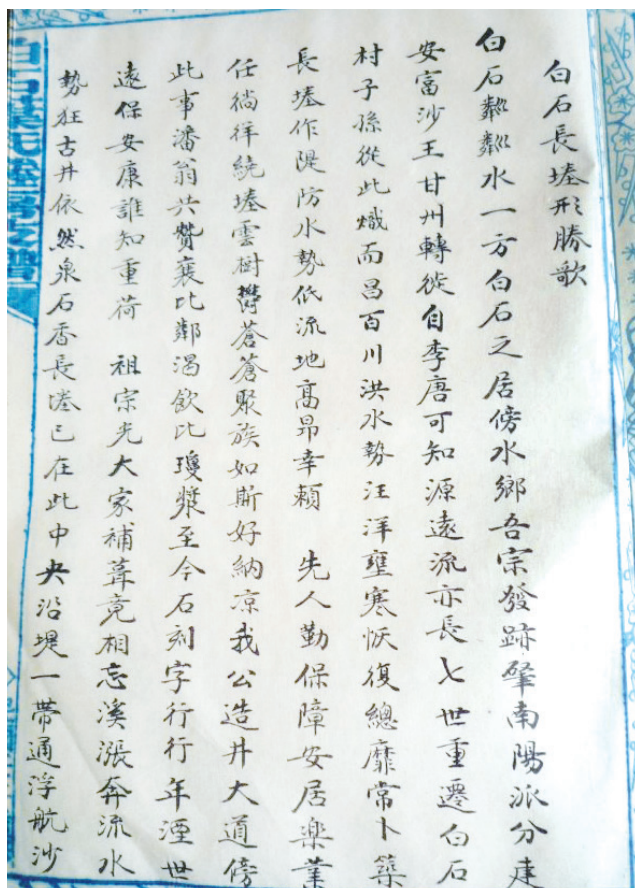
除了官方记载以外，民间也有这方面的记述。甘洲（今甘蔗）南宋进士叶仪凤在其宗谱中写道：“侯官县古山岐，相对地名甘蔗洲，盖是甘洲，与今巡检寨相连接，人家皆濒水居焉，便于水利也。其后，以水潦相侵，摇梢复依高燥处，所谓叶挡、江宅、陈宅、江店、蒯洲，皆在大厝外，然犹人居稠密，榕树相对为荫，与今南岸一带人家相似。是时南岸一岸居家少。暨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丙寅岁，洪水奔冲，自赤竹屯以下数千家皆卷地而空，不复与巡检寨相接。”

一场洪水，可使数千家卷地而空，足见洪水的破坏力有多么巨大。因此，每年汛期，防汛抗洪的话题就会重新被人提起。当然，人们关注最多的还是堤坝安全问题。

堤坝是闽江两岸先民最早广为采用的防洪工程设施。自古以来，闽江养育了两岸人民，同时也经常给当地人带来水患。人们为了生存，为了保护栖息之地以及农畜牧业生产与生活不受水患侵扰，长期以来不断同大自然灾害搏斗。堤坝就

是人们长期与洪水斗争的产物，是劳动人民在劳动实践中创造并发展起来的。

闽侯县修厝筑堤历史究竟始于何时，地方史志未见记载。新版《闽侯县志》仅载明新中国成立后堤防建设情况，早期的无从查考。笔者经多方寻访，终于得知荆溪镇白头村富沙甘洲叶氏有一分支俗称厝房，顾名思义，想必历史上他们祖先跟修厝有关。于是，笔者找到了一位保管厝房族谱的叶氏族人。经过一番交流取得对方信任后，获准看到了一叠精心保存下来的民国壬午



《白石叶氏厝房家谱》中所附的《白石长埭形胜歌》

年(1942)手抄族谱。据《白石叶氏滕房家谱》记载,早在宋熙宁四年(1071),甘洲叶氏族人就有过“筑大堤、御洪流”的壮举,算来距今已有945年。

虽然,《闽侯县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堤防建设记载甚少,其他旧志却有些零散的记述。有记载告诉我们,旧时闽侯堤防建设最大一项工程在石门峡(今上街),曾筑有四堰、三坝防洪设施,绵延30里。《闽都记》云:“石门峡在十二都溪口。甚狭,仅可容肋,当大江冲流。夏秋淫潦,泛入数里,田亩皆为巨浸。”苦于水患,明万历十年(1582),知县董子行在十三都筑石门峡长堤,不久被冲。十年后,知县周兆圣募

款重筑,堤长30余里,保护了大片农田和村庄。明徐燧《修筑石门峡记》按:以上四堰,厚美最巨而迂回,以障江水泛滥。今则半夷为路矣。石门三坝,直受诸溪之冲。康熙庚子,水决,淋漓天庐,湮荡者不可胜计。畚鍤耳施,民始知有室家之乐。另徐燧《石门铭》曰:“准兹石门,卑湿之原,众流来奔。建瓴而泻,岂惟害稼,溺民庐舍。溃以江河,伤民实多,瓠子兴歌。几千百载,巨浸为害,民则何赖。惟我周侯,爰咨爰谋,障兹奔流。奔流既止,民用以喜,伊谁经始。安厥室家,以桑以麻,瓿娄满车。昔也鱼鳖,今也乐业,惟侯之烈。侯烈无疆,河水汤汤,万年俱长。”据福建省《水利志》记载,康熙



福州花海公园防洪堤斜坡上盛开的各式花卉



五十四年(1715),侯官县知县龚廷扬还对斗米岐坝以及白石长塍进行过一次重建。

明代,荆溪镇白石山后山也筑过一条大坝。据宗禾、纪乘黍先生在《也谈甘洲的变迁》一文中介绍,当时,徐家村有一秀才不堪连年水患危害乡民,特以“一家饱暖,万灶无烟”八字上书朝廷,后来果然获准在白石山后山与西山之间修筑“罗山大坝”。之后于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由港头榕岭林敬亭主持对罗山大坝又进行了重建。事竣,知县龚廷扬曾予以立碑嘉勉。

闽侯县竹岐乡榕岸村在清乾隆末年也曾经修筑过堤坝,距今约200年。村民旧时习称堤坝为“埤塍”。据乡老介绍,当时榕岸有一位很有名望的乡绅,姓林名朝森,字祖积(?-1824),榕岸东村人,系榕岸名医林祥汉医师六世祖。据传林朝森祖上家产颇丰,为人慷慨公道,热心公益事业。他同村民一样,自幼饱尝水患之苦,曾目睹洪水把乡村变成一片泽国,庐舍倾倒,人畜漂流,庄稼被冲。后洋挡1000多亩低洼水田几乎是“十种九没收”,年年春荒不断,饥民无数。因此,修筑埤塍、降服水患成了他人生之中追求和奋斗的目标。当他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后,就四处奔走游说,积极倡导修建埤塍。据传,工程动工初始,也曾遇到许多麻烦,一是征地难,二是召集劳力难。针对这些棘手的问题,林朝森一边变卖部分家产解决征地补偿问题,一边制订乡规民约发动村民出工出力。如今乡间还流传林朝森修筑埤塍时不成文的乡规民约:如谁家不出



工,晚上每人挑一担土倒在谁家厅堂。俗话说:宁可犯天条,不可犯众怒。因此,大部分人都能做到自觉出工。在林朝森的带领下,埤塍终于顺利竣工。埤塍从榕岸村西头石岐开始,沿麦浦江岸畔而下,经榕中、榕东两个村,合龙于庄边山东边山脚下。同时在庄边山东边修建了一座水闸,曰“卷龙宫水闸”,水闸由三合土和石头构成,非常坚固,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新堤坝时才被拆掉;另庄边山至狮尾山又续修了一段塍,俗称“后湖埋”。整条旱塍底宽6到10米不等,高度则依地势而定,平均约3米,总长度达2300多米。塍上遍植藩篱,俗称“番仔刺”,主要是为了防止牲畜踩踏和人为损坏。以前多数乡民称埤塍为“埤拇”,或简称“埤”。如今榕西村“埤壑”和春风村“埤里”均因埤塍而得名。林朝森为了修筑埤塍,几乎耗尽了家产,为纪念他的功绩,更多人把这条埤塍称为“朝森埤”。

# 拥江望海五虎山

珊 瑚

打小生活在乌龙江北岸的螺洲江边，人生认识的第一座山，就是五虎山。

小时候，常坐在洲头店前闽侯印刷厂（现在的天后宫）门前的大榕树下，或江墘头的石板上，脚下是奔流不息的乌龙江，呆呆地望着南岸，那是山形奇特、雄伟巍峨的五虎山。

五虎山、乌龙江，天造地设，自然虎踞龙盘，风生水起；五虎山下走出林森，乌龙江畔有陈宝琛，天人感应、地灵人杰。

福州依山（屏山）面水（闽江、东海），附临平原（河口盆地），明代福州城的选址就得天时、地利、人和。天然避风藏水：城内有树木茂盛的三山，可避风；城外有江河湖塘，可藏水。福州成了得天独厚的人间福地。至今，福州城市中轴线，仍然延续千年主脉。

明代王应山的《闽都记》这么描述有福之州的人文地理：“三峰峙于域中，三绝标于户外。甘果方几，莲花现瑞。襟江带湖，东南并海。二潮



五虎山，从右至左分别是一虎（小虎）、二虎（大虎）、三虎（白面虎）、四虎（歧尾虎）、五虎（回头虎）

吞吐，百河灌溢。山川灵秀所都耶。逢兵不乱，逢饥不荒。沙合路通河口，海滨邹鲁，而自古记之。”

这里的“甘果方几”，就是被唐玄宗赐名甘果山的五虎山。因为山顶平坦无峰，像方形案几，故又称方山。《三山志》说：“山在州南重江之外九鼻，东向正北，远望突兀端方，直下数千尺，故名。”

### 五虎山老有名了

五虎山，在闽侯县尚干镇。五座山峰巍峨耸立，形似五虎盘踞，又名虎头山。雄姿挺拔，风光秀丽，吸引历代文人雅士登攀观赏，至今留有許多文物古迹。

五虎山从北至南排列，第一虎，又叫小虎，山高500多米，地处祥谦镇肖家道村，紧接南通镇文山，福莆驿道从山麓经过。第二虎，又叫大虎。第三虎，因岩石裸露，叫白面虎。第四虎，叫岐尾虎。岐尾虎的山腰是祥谦镇五灵岩林果场，五灵岩寺和葛藤洞都在山中。四虎并列雄踞北望。只有第五虎，虎头向南，也叫回头虎。第五虎的南面支脉形若斗底，当地人称为“小方山”或“里方山”，位于祥谦镇山后村，旁有方山峡，曾是闽县七里乡通往侯官县东厝的古道。

五虎山距福州城区中心35公里，是福州第四大山，屹立东南，案山巍然。山的方围，从西北祥谦镇肖家道村起，绕经门口渡头村、瑄前



方山古道

村，至澜澄村止。脉延永泰、福清、长乐，横隔祥谦、南通两乡，是古时闽县和侯官县的天然界线。五虎山北面临淘江，再北，就是乌龙江。居高远眺，深情直视省城。

而从省城南望，天际线上，五虎山无处不在。无论你在八一七路还是五一路、六一路、长乐路、连江路，望去大道南端，总有独特的五虎山雄姿让你眼前一亮。

五虎山景区有许多景点，包括五灵岩寺、方山寺、摩崖石刻、朱熹隐居处、古道等。山上还

有百亩露芽名茶、南方红豆杉、福建柏等国家级重点保护植物。2014年7月，国家林业局批准闽侯县设立“福建五虎山国家级森林公园”。

五虎山壁立千仞，谷口深隘，四峡如门，形势险要。元末陈友定曾派兵驻守这里，至今寨门遗址还在。隘谷以内平畴一片，岩洞清幽，水声潺潺，附近有灵壁岩、鲤鱼石等胜景。

山上自古产有柑橘和柚子，味道甜美，被称为神果。天宝六年（747），敕号甘果山。曾有荔枝名种“满林香”，明徐燊《荔枝谱》记载：“皮微黄，味甘，其香佳于众品。”据陆羽《茶经》记载，唐朝方山就以盛产露芽茶著称，为全国贡品名茶之一。明朝以后，方山茶园逐渐荒废。

五虎山支脉有百六峰，自西向东绵亘，起伏蜿蜒于清廉里、灵岫里和永庆里，终脉为塔林山。

## 案山自古非凡响

福州属于典型的河口盆地，四周被群山峻岭环抱。东鼓山，西旗山，南五虎山，北莲花峰。民间谚语有“一旗（旗山）、二鼓（鼓山）、三高（高盖山）、四虎（五虎山）”的说法。用堪舆家言，方山形如横几，左右兼有旗、鼓相应，品列三峰，应发大富大贵。或说，五虎山是福州城的案山。以越王山的故城，坐北朝南，沿城市中轴线南向，九仙山、道山左右朝山，吉祥山、大庙山、烟台山、高盖山、五虎山、台湾山脉……一案高过一案，一案远接一案，步步登高，越走

越宽广。回过来看，诸山层层拱卫省城，台湾曾隶属福建自不用说。地理形胜，妙不可言。

其实，福州境内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像端起脸盆向东海倾倒。北部鹞峰山脉向东南蜿蜒伸展，南部戴云山脉向东成阶梯状下降，五虎山就是戴云山脉的余脉。

如果从高空俯视，拿卫星图看福州，会发现，五虎山的空间位置非常特别和重要。福州2200多年的建城史，开篇是从越王山的冶城写起的。从那时的冶城，一路走来，历经官宦聚居的三坊七巷，商贾云集的上下杭，西洋风情的烟台山，城市越来越大，但城市的中心不变，只是延长线不断延伸。若站在屏山镇海楼上，凭栏眺望，八一七路如康庄大道，越过五虎山，直通远方太平洋。

所谓案山，总以美好为吉，若一重高似一重者，为大吉；朝山若如旗、如鼓者，吉祥如意，必然焕发人文。有福之州，得天独厚。

不知是否巧合，龙威虎猛的五虎山，确实文韵儒雅。宋时，理学大师朱熹避伪学游闽，就曾到五虎山，筑吟翠山楼于下卓，留有诗篇《方山》：“到山不识山面目，但见九鼻盘溪曲。归来兀坐小窗下，倚天百尺堆汉玉，”至今石崖犹存其“怡山良石，神仙所居”的题刻。朱熹跟辅翼村的黄孔光时常来往，共同促进当地兴学，乡里办了凤山书院。附近还办了义山书院、芒山书院、淘江书院、陶南书院等。

陶南书院在五虎山龙山支脉的北麓，现在闽



陶南书院

侯第二中学内，为清末光绪年间太子太傅陈宝琛倡建并题写院名。书院原来有一副楹联：“彰显圣经远宗孔孟；集成理学独贯汉唐。”自豪地申明五虎山文脉的源远流长。文山原称芒山，山北有芒山书院。或者出于“文化”自信，后把芒山改名文山，书院也更名“文山书院”，现当地人称“书斋里”，林则徐 11 岁时，曾在这里读书。文山窑曾经是三坊七巷官宦之家造府用砖的产地。2009 年出版的《“梁章钜杯”三坊七巷海内外征联大奖赛获奖作品集》，将文山新烧的三坊七巷砖“砸”在封底，该书装帧获中国第十八届优秀美术图书“金牛杯”铜奖。

清代嘉庆十五年（1810）在淘江书院奎光阁成立的闽侯百六峰诗社，薪火相传至今，寿已 207 岁。明代这里有茶峰诗社，宋朝有花溪吟社。林则徐、陈宝琛、沈葆楨、林纾等人都是

百六峰诗社的联谊诗友，常在一起吟诗酬唱。笔者曾应邀为百六峰诗社 200 周年贺：“五虎果香开海宇，灵岩茶韵透天庭。古来风雅三千颂，潇洒方山百六峰。”

不知道杜牧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时，有没有算到五虎山。但在五虎山西麓，会看到一座已有 1400 多年历史的方山寺，只不过是遗址。寺始建于南朝陈天嘉元年（560），遗址位于闽侯南

通瓜山村方山 1 号，方山水库的北岸。宋梁克家《三山志》记载：“方山寺，清廉里，陈天嘉元年置。”明王应山《闽都记》记载，唐代方山寺僧怀恽，名播四域，为一代名僧。唐宪宗诏居于西安章敬寺，并礼请至麟德殿讲经，圆寂时，谥“大宣教禅师”，唐名儒权德舆为其撰写《章敬国师碑铭》，著名诗人贾岛为之书碑铭。

古人对案山颇为敬畏。在福州，有“三狮朝五虎”的俗语。传说闽王王审知之孙王昶，害怕五虎山的五虎危及自己，就叫人雕了 3 尊大石狮立于鼓楼双门前，面朝南方，想用石狮来镇对面的五虎。宋时鼓楼被改为双门楼，宋《三山志》载：“嘉祐八年，元给事绛更为双门。”其后来拆双门楼时，把石狮移到鼓楼前。后因拓建马路而拆鼓楼，石狮又被搬到南门兜，据说后来被埋入地下。

## 天风海涛出五虎

古代，福州曾经是水世界。《山海经·海内南经》：“瓠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

5000年前县石山人临海听涛，千百年来福州人民闯海弄潮。

福州自古就是闽都，福州古城“越王城”亦是处“大泽中”，四面皆水，为大海湾。“海者，闽人之田也”。《闽都记》：“其形胜，环山沃野，派江吻海，为东南大都会云。”

派江。闽江水在淮安派为乌龙江、白龙江，穿城而过，与城中纵横交错的内河和湖泊形成了福州“城中有水，水中有城”的城市格局。水，赋予了这座古老的城市灵性与活力。

吻海。福州是我国海洋文化发祥地之一，具有发展海洋经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基础。全市海域面积 1.06 万平方公里，拥有岛屿 447 个，

陆地岸线长 800 公里。尤其是可建设港口岸线长、航道深、不冻不淤、风浪小，是优良港口。

在闽江口，有闽安古镇，是马尾亭江镇的一个村，历史上是军事重镇。距福州城区东南 21 公里，为省会咽喉，取“安镇闽疆”的意思，有“省城第一门户”之称。此地曾是戚继光抗倭基地和郑成功抗清根据地。

在闽江入海之处，有五虎礁镇守，与案山五虎山遥相呼应。五虎礁是“五虎守门”，又称“五虎门”。福州是著名侨乡，历史上多少乡亲背井离乡，漂洋过海，谋生创业。五虎礁是他们留在故乡的最后一瞥。而他们海外艰辛创业，无论功成名就与否，踏上返乡之路，又会把乡愁牢牢系在五虎礁上。

福州人是世界和中华海洋之子，江海交汇的人文精神和陆海交融的文化基因，使福州人具有大山的脊梁和坚毅，富有大海的胸怀和厚德。

五虎山拥江望海，将在大福州历史性城市发展大格局中“起承转合”，生机勃勃……



# 灵岩佛音

文 净

山势险陡。半山腰的这座寺院，摆不出前后殿，画不出中轴线。观音殿，大雄宝殿，几乎是并排贴着岩壁。山门与佛殿之间虽有一段弯折的陡坡路，直线距离几步而已。

进殿才发现，平直的殿墙，偶有岩石凸出。筑墙时为何不把它敲去？寺院的住持修通法师告

诉我，这些岩石也是墙呀，最初的寺院，就是洞壁作墙。如今留下它，也是留下寺院前身的影子，让人去追思寺院的来处。

观音殿的所在，当年是最大的岩洞。今天虽然外延了墙体，伸展了瓦檐，但大岩洞还在，观音像仍端坐洞中。洞的上方挂一匾，上书：即普



五灵岩寺

陀。看不出那匾是哪个朝代的，显然是年头颇久了。

传说，这里最初只是一面岩壁。观音菩萨云游到此，岩壁洞开。

老辈人还说，这里是天生的观音穴。无论下再大的雨，下再长的雨，洞中都不会积水，洞外的那片小土坪，当年也不积不淤。就像雨打莲叶，所有的水都滑走了，那叶子总是清清爽爽的。

难怪这里人称即普陀，也就是说，这里的观音，跟普陀山的一样灵。

明末，一位不知从何而来的和尚，一眼就看中这岩洞。外敞内深，亦明亦幽，天生的供佛宝地。于是他住了下来，直到终老。他就是向超法师，被奉为寺院的开山祖师。

寺名五灵岩，民间有一说，寺院是巧借五块石头构筑而成的。我问修通法师，五块石头在哪？法师一笑，说，寺院周围奇石多着呢，哪里才五块？五灵指的是五虎，就是那五座高高耸立的虎峰。

五灵岩所在的山，因五座酷似老虎的高岩得名五虎山。五灵岩位于二虎与三虎之间的险坡上。那五虎并不是一线排列，而是有凹有凸，时隐时现。倘要沿山路从一虎走到五虎，得费时两三个钟头。把离得有点远的那几个山头都作为寺院的背景，似乎有点靠不上。见我有些困惑，法师轻轻一笑，道，都在一座山，不算远。何况我们佛家与虎有缘，有缘了，再远也不远。

修通法师十九岁来此削发为尼，在山上一

住三十来年，其间还到尼众学院研修七年，对佛理既有精研也重践行。她的说法，自有来由。传说，佛祖释迦牟尼曾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布施给陷入饥饿的母虎。十八罗汉之伏虎尊者，也以一片悲心感化了猛虎。虎与佛，缘分深长，故佛家修持之处，多见伏虎岩、伏虎亭之胜迹。这里的五只老虎，尽管有的离寺院远了点，但我相信，这里传出的经声佛号，它们都会听到。

向超法师作为开山祖师，他的灵骨被供奉在寺院东南侧的山坡上。墓塔显然是重修过的，何时生，何年逝，何方人，何功业，皆无记述。当地的志书史册里，据说也着笔甚简。想必他是个非常纯粹的出家人，轻轻地来，轻轻地走，并不想在世间留下什么印痕。他给我们留下的无尽空白，恰恰惹起我们的绵长追思。

明末，那是一个世局纷乱不堪的年代。向超来此，或许与躲避乱世有关？五虎山是遁世隐身的佳地，汉代便有隐者栖于山间岩洞。向超选中的这个地方，天然岩洞多多，供佛、吃斋、坐禅、歇息皆有去处。那年头，入山道路陡弯窄细，树挡藤绊，倘想在山上立基造屋，必有许多不便。也许他会在洞内筑间挡风的茅屋，在洞外围圈种菜的篱墙。以洞为寺，只能如此。

“纵步灵幽径，危岩半接天。梅香同对酒，雨意共谈禅。眼旷思无地，心闲梦欲仙。月台遥一望，烟火万家连。”同代人留下的这首诗，题为《腊月同游五灵岩》。有了岩寺，寻幽探胜的人也随之来了。在岩洞里修持的向超法师，会不



会常与访客谈禅论道？梅香对酒，那是游人之间的放纵，佛家人不宜。酒后的雨意谈禅，那是风雅之士的清兴，以禅佛作食余谈资的场合，向超想来也不会参与。能投缘的晤谈或许有，但不会太多。寺院草创，地处高僻，想来香火也不会太旺。山中的时光，大部分该是冷寂的。不过在修行人的心中，飘落洞前的红叶，停落门口的山鸟，皆是访客。自然，常来这里的还有云。

五虎山临江近海，江是闽江，海为东海。山下平野，多水田沟渠。丰沛的水汽蒸腾飘荡，多在高耸的五虎山汇集成云。“一百六峰都淹尽，不知何处有僧来。”便是那时常见的云景。云来云去，有时匆匆而过，有时进洞入室，看他烧香，听他念经，陪他喝茶，与他共眠。

和尚什么家资？石头大大小小。禅门有何佛法？白云去去来来。石也多，云也多，足矣。

诵经之余，法师应该常去山上，采些野果野

菜野茶，甚至一气爬上山顶，纵目青山绿水。山色无非清净身，溪声便是长广舌。巍巍五虎山，也是一座参佛悟道的大佛殿。五座虎峰，他应该都走过。走过了，他明白了，自己修行的那几个山洞虽然石头多，这座山最轩昂峻拔的石头，便是五座虎峰。我何不把那修行的地方，称为“五灵岩”？寺名就这样定了下来。

“方山五片石，巉巖七千寻。气象衡嵩敌，风云岁月深。”方山，五虎山之别名。古人笔下的五片石，超群出俗。把五虎之灵石纳入此寺，让五虎的灵气聚于此寺，寺院的气象格局就大不一样了。

如果五灵岩寺的名字是向超法师起的，单凭这，他便是当之无愧的开山寺祖，尽管他并没有在那里建起高殿大堂。

寺院的一片外伸的岩石下，立有一碑，百来个字，简要勾勒寺院的历史。碑文提及的寺院住持，除了向超，便是照香。她是一名僧尼，也是修通法师的师公，1966年到此拓土兴寺。从向超到照香，中间的数百年时光，寺院几度兴废，香火几度明灭？不知。听修通法师讲师公的往事，可以肯定的是，照香法师初来此山的时候，这里一派破落之相，乱石蓬草间，偶见零星的断墙残基。

1966年的开端。照香法师来这里，想来也有躲避乱世的因素。那年头捣寺砸佛之风正盛，她来这里重兴寺院，难



岩洞中的照香法师纪念馆

道就无人干预？我猜想，也许直到那时，这座主要以岩洞为佛窟的寺院，知者并不多。山陡，路隘，造反小将即使知道了，恐怕也懒得上。

如今已扩建了的寺院，钟鼓楼凌空而立。钟鼓楼里的那口大钟已有了锈斑，看上面的铭文，是照香法师当住持时所铸。高岩荡风，石谷传音，这里的钟声会飘得很远。照香法师在这里“发心求正觉”，也涌生“忘己济群生”的宏愿。她要让清越的钟声载着慈悲与大爱，去警醒世间的种种昏冥。

照香法师住持寺院的时候，见证了一件奇事。那是在夜晚，忽有巨岩从山顶崩塌坠落，沿山谷翻滚而下，落于五灵岩右侧的岩石上。这块深夜来访的巨石，今天已被刻上一个大大的“虎”字，据说那是从五虎之一的身上掉下来一块“肉”。石上铭文写着：“五灵岩寺照香师言，此石于一九八一年农历十二月十五日子时从二虎峰岭降落，震天动地，此寺庙有惊无险。”

逾千吨的巨石砸下来，没砸到人，寺院的房子被砸去一角，但损失微小。人们认为，那是灵石有情，它选择在夜晚无人时坠落，降落的位置也恰当，压在两块岩石之上。有好事者就编出故事，说巨石所压的那两块石头像金蟾，正想下山而去，巨石从天而降，把它们镇住，让它们继续守护寺院。又有人

说，那两块石头形同雌雄两鳖，石头落在上面，成为“双鳖守蛋”，寓意此为佛家福地。

照香法师合掌称妙，她喜的是，通向寺院的道路，就是从两块岩石间穿过的，眼下架了一块天然巨石，便成了天造地设的山门。那时照香法师正在盖屋扩寺，但缘金有限，建山门的事还搁着。哪想到，虎峰给寺院送了一座山门。

佛家人曾以肉身饲虎，以慈心伏虎，而今五虎山的虎，也舍出身上的“肉”回报佛恩。

今天，寺院的山门已经外移。修通法师任住持后，对寺院有了新的增扩设想。新描画的寺院图就挂在墙上，乌瓦黄墙，错落有致，依岩傍山，云绕林映，别有一番境界。新的工程启动了，修通法师的意愿是，不能破坏寺院应有的幽静氛围。自然，那座天然的山门还留着，而且被精心呵护着。那是寺院的一道独特景观，是老虎与佛家缘分绵长的又一见证。



五灵岩寺旁地天降落石

那棵大老榕也留着。清朝康熙年间，它就在这里伸枝展叶了，一晃三百多年。数不清有多少枝杈了，反正，它的树荫像永不消逝的绿云，覆盖了大片寺屋。树荫里有鸟在飞，在跳，在唱，喧喧嚷嚷。

寺屋多了，寺院大了，尼众们不忘在院里院外植树种花。榕树，香樟，毛竹，罗汉松，沐山间雨露次第荡绿；山樱，金桂，石榴，三角梅，随时节流转接续吐芳。矮墙上，廊道边，不时可见盆栽的花果。枝头鸟，叶底虫，墙角蚁，各得其所。山寺的怀里，万物欣荣，众生谐和。

两三个圆圆的竹匾，晾着同样的一种花，素洁得特别悦目。修通法师说，那是五虎山的天然菊花，她和寺里的尼众一起去山上采的。问她何用，她说，泡着当茶喝。

在禅房里，修通法师给我们泡的是山上的野茶，不过那名字不俗：方山露芽。五虎山自古出好茶，方山露芽被陆羽载入《茶经》，名重一时。五灵岩寺周边的山坡上就有一片这样的野茶，喜欢追寻方山露芽历史的人，多会到那里去抚枝察叶，追根溯源。僧尼们每年也会去那里采摘，制茶十来斤，供佛，也给自己喝。我喝了一口法师泡好的方山露芽，喉间一股清气回旋而上，只是茶味嫌淡了些。法师说，这茶虽采自方山露芽的茶株，但只是作了简单的萎凋烘干，没有经过繁复的加工程序，故显清淡。她打趣道：这是方山白茶。

佛家的茶汤，其味恰在淡淡。菜根香，粗茶亦香。

修通法师与她的几位僧尼，亲亲和和地守着佛门，过着日子。有时候，她们会从后山爬到山顶去看五虎。山巅之后有大片森林，还有草地、田园与水库。那里有数不尽的野花野草，野茶野果。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对身后的这片灵山灵岩，她们深怀感恩。崖壁间的那脉供寺院饮用的山泉，被她们视为五虎淌下来的乳汁。

感恩在心，慈悲在怀。这座岩壁下的寺院，地盘虽不大，境界自宽阔。诵经之声喃喃，礼佛之香细细，一阵阵，一缕缕，随风随云，飘得很远。



新建的天王殿

# 烟雨方山塔寺

钟红英

—

我所在的城市福州，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这段历史长河，正是佛教起兴于印度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广为传布、滥觞的时期。唐朝著名诗人杜牧《江南春》中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写出了南朝之时烟雨江南寺院遍布、

高僧辈出，晨钟暮鼓、梵音袅袅之繁荣盛景。恰也正是南朝陈天嘉元年（560），在离福州城不远的侯官县乌龙江之畔的方山，一座名为“方山寺”的寺院拔地而起，一时之间高僧云集，香烟袅袅，磬钹、木鱼之声不绝于耳……

为何名之为“方山”呢？宋梁克家《三山志》如此记载：“方山寺，清廉里，陈天嘉元年（560）置。……山在州南，重江之外九鼻，东



方山水库

向正北，远望突兀端方，直下数千尺，故名。”如今，从福州城往南，过乌龙江大桥，远望地处南通与尚干之间的方山，突兀端方、峭拔秀碧。它横跨如今的永泰、福清、闽侯三地，山脚之下，是闽江下游最大支流大樟溪和烟波弥漫的乌龙江，一江一溪连接在一起，宛若一条游动的长龙，又如一面清亮的明镜，日夜将方山“九鼻”倒影其中，如梦如幻。

现如今的方山，更常被人们称为五虎山，此又因南宋以后人们观山角度变化所为。在北宋、唐代直至之前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从福州城往南，去福清、莆田一带，有一条古驿道，驿道的一端，是乌龙江畔的方山渡。南宋初年福州太守梁克家《三山志》曾这样记载：“异时，驿路出方山渡，江面弥漫，无风只二十里，有风七十里。沿两沙洲，随潮涉二时乃至……甫登南岸，即涉方山岭，又有佛岭，白蒲岭，热隔岭，而后达太平驿。”此“方山岭”即现今闽侯南通镇南面的方山，“方山渡”在旧时则有南北两个渡口，南渡在乌龙江南面上溯大樟溪东岸不远处，北渡在今仓山盖山镇阳岐村的“阳岐午桥”附近。古时从方山北渡上船，经烟雾弥漫的乌龙江，再从南渡下船，走不远便可以翻越方山了。然而，南宋之后，福州往南主驿道改从南通以东的峡江过渡，人们过峡江后经过的是方山的背部，从这个方向看方山，看到的是五个山峰如五虎腾空而去的背影，由此，方山之名便改称为“五虎山”了。

五虎山的“五虎”从北至南依次为“小

虎”“大虎”“白面虎”“歧尾虎”和“尾虎顶”，其中前4虎齐头并列，面朝福州城，唯独尾虎顶面南而踞，因又称为“回头虎”。而关于五虎，福州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三狮朝五虎”的传说。相传，闽王王审知最后一个继承人、其孙王昶（继鹏），十分昏庸，淫乐无度。有一年元宵夜，他带姬妾、宫女上双门楼（原聚春园饭店附近）观灯赏月。他坐北朝南，边饮酒作乐边观看沿街灯市夜景，突然望见几十里远的山际有五对闪闪发光的東西，犹如雷电一般，闪得他头昏目眩，晕倒在城楼之上。左右侍者用参汤灌口，才使他渐渐醒来。此遭遇令王昶忧心忡忡，魂不守舍。以后一个法师告诉他：这是城南五虎山五只老虎作祟。看来五虎沉睡已醒，势必危及王国，对吾王不利。王昶听了急问：现有何办法制服？法师献计，雕三头大石狮立于双门前，面均朝南，以制五虎。王昶言听计从，遂遣人定制了三头石狮，都是公的，寓意雄狮。三狮摆在双门前，雄伟高大，形态各异。只是这三狮未能制住五虎，不久闽国便灭亡了，王昶也被他的叔父延曦所害。

## 二

我曾在漳州滨海火山地质公园，望着潮涨即隐、潮落即现的海底古火山口，感慨那些灰色、暗紫色、紫灰色形态各异的玄武岩，在远古时代，其熔浆经历了怎样的挤压才绝地喷发，形成

千万年后如今我们看到的火山奇观；也曾慨叹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的福州，靠着怎样的修行才换来“有福之州”的口碑。直到有一天，我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在歧尾虎的一侧，踏上了方山，在回头虎的某个山坳间，看到了一口因着火山喷发而形成的巨大天池，才相信了福州在某一段远古时期，也曾是个地震频仍之所。

或许正是远古时代频仍的地震，造就了方山奇峰绵延、危岩峭拔、峭壁万仞的火山岩地貌奇特景观，也正因了这不同一般的景致，让方山名扬一方，成为人们眼中的神山，就连理学大家朱熹，在避伪学之禁之时，也禁不住多次游览访胜，作诗《方山》：“到山不识山面目，但见九鼻盘溪曲。归来兀坐小窗下，倚天百尺剖汉玉。”并在石壁上题刻“怡山良石，神仙所居”8个大字，至今犹存。

都说有名山必有名寺。在我所知的许多名山名寺的记载中，总不免有一些“奇瑞”“吉兆”，就像唐武则天时代的皇家寺院庆山寺一样，相传也是一场毫无征兆的地震让毗邻长安城不远的新丰县露台乡，一夜之间，平地涌现出一座大山。山南裂出三眼大泉，顷刻形成周扩300亩的大天池。池中有龙凤之形，禾麦之异，还有漫山熟透的柿子、火红的石榴，宛如天界神果，芳香迷人，而本在5月开花的菽麦，此时也扬花抽穗，惊艳了一地的秋……这让垂帘听政已有时日的武则天欣喜不已，她认为这是天降吉祥，佛祖赐瑞，正是自己登基的良好机缘呵。于是，她赐突起之山为“庆山”，降旨将初建于隋开皇年间的“严灵寺”改为“庆山寺”，并拨专款按照皇家佛寺的规模扩建庆山寺，精雕细刻出了汉白玉浮雕彩绘阿育王塔，精心打造了专门珍藏佛祖舍利的



方山寺遗址发现的石圆柱

金棺银椁，用以安放释迦牟尼真身舍利。

类似这样的“祥瑞”是否也在闽侯的方山曾经上演？如今可以知道的是，方山之上，确曾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叫“方山寺”，山上也有一座阿育王塔，甚至塔建造的时间还早于寺。明王应山《闽都记》说：“方山，在清廉里。一名五虎。闽藩第四案。远望端方如几。故名。山之阴有峰，逆驰而西，曰黄岩。岁大旱，乡人祷雨于此。上有阿育王塔。旧有方山寺，陈天嘉元年建。”《三山志》亦说：“（方山）上有阿育王塔，因而建寺。”但是，方山寺在南宋之后，因驿道变更，终在明朝之时废于一旦，而关于阿育王塔，却只在故纸堆里，将巍巍身躯，化作三句两行短叹，唯余断想。

当地老人却有一筐的故事可说。这一天，山色空蒙，细雨霏霏。站在天池北岸，除一幢年久失修的老宅和一片挂红的柑橘林外，唯有片片芒草，在风雨中显示出一派勃勃生机的景象来。老人以老宅为中轴，手左右一挥，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告诉我说，看到没？这一片、那一片都曾经是当年的方山寺院落，1400多年的历史了，最多时僧侣曾达上千人！那时候，方山寺门前是士子文人南来北往的古驿道，何其繁盛！而在寺庙周围，僧人们种植了大片大片的茶园，若要说起福建贡茶，其鼻祖还得追溯至这儿的方山露芽呢！

老人一边讲，一边在芒草丛中踩出一条羊肠小径来。在他的指点下，我看到老屋背后的草

丛中散落着十余根圆状石柱以及一些筒瓦、板瓦和方砖等，从材质、形态上看，这些都是唐宋时期的遗物了。而在遗址西面100多米的山上，老人说，那儿还有一座古代僧人的墓塔，墓塔全部用不规划的石头垒砌而成，呈圆锥状，高约3.7米。由于杂草丛生，山路十分湿滑，老人只好遗憾地摆了摆手，说下次有机会时再带我到实地去一探究竟罢！

### 三

2500多年前，自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创立佛教以来，佛教便如风中飘摇的穗，遇到合适的土壤，便生根、发芽、繁盛起来；当然，也或夭折于不可知的半途。这其中，有一个名叫阿育王的古印度国王，因之在弘扬佛法上的不朽功勋以及世界各地建造有无数以他名字命名的阿育王塔，而在佛教史上与佛祖释迦牟尼有了某种不可切割的因缘。

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在涅槃前对弟子说：“见舍利，如同见我。”3个月后的午夜时分，佛陀平静地侧卧在鸠尸那的娑罗树林间涅槃了。涅槃后的佛祖真身舍利碎成8.4万颗，古印度的8位国王派使者到火葬地平分佛舍利并带回国建塔安葬，还有两位没分到舍利的国王，则各取了装舍利的瓶子和骨灰回去安葬，因此有了所谓的“八王起八塔，金瓶及灰炭；如是阎浮提，始起于十塔”一说。

约公元前 273 年，古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阿育王登基。这是一位在古印度帝王之中具有无与伦比知名度的国王，概除了因为他统一了整个南亚次大陆和今阿富汗的一部分地区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后半生。他目睹战争带给人民的巨大灾难和痛苦后，极为震动。为救赎自己屠杀生灵的罪孽，他皈依佛门，大力弘扬佛法，建造了 8.4 万个佛塔供奉佛祖舍利。相说在公元 253 年，即佛祖圆寂 230 多年后，阿育王资助并主持了佛教徒在摩揭陀国首都华氏城举行的第三次佛教徒大集结，参与的比丘有 1000 多人，其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开启了佛祖 8 个舍利塔中的第七塔，取出佛祖舍利，重新分为 8.4 万份，在他推行佛教的国家和地区广建佛塔，供奉舍利，对此，《阿育王传》中写道：“王……取所藏四升之舍利，又悉取它处所埋之舍利同，造八万四千宝匣、八万四千宝盖、八万四千匹采，为之庄严，以建八万四千宝塔。”这些宝塔，也即今人所称的阿育王塔。

阿育王对外弘法。秦始皇登基后的第四年，一行来自西域的僧人，带着佛经和佛祖的真身舍利，踏上了中国的土地。然而“千古一帝”秦始皇不但没有接受传法使者的布化，反而要将他们抓起来，于是，僧人们手捧盛装 19 份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宝匣流落民间，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秘密传法之路。

佛教究竟何时才真正开始在东土生根发芽？如今较为人们认可的是两汉时期。东汉永平十年

(67)，汉明帝出于政治需要，派遣使者至西域广求佛像佛经，亲自迎请印度高僧至洛阳郊外鸿胪寺为之讲法，并在这里翻译了我国第一部汉译佛教经典《四十二章经》，使佛教在东土大地开始广泛流布，并在南北朝时期进入兴盛发展阶段，隋唐则达到鼎盛。

但是，此时已是皇家寺院的白马寺（原鸿胪寺）并未因是释迦牟尼布道的第一个地方而建造舍利塔，直到公元 148 年，东汉桓帝刘志建和二二年，随着又一批西域高僧相继来到洛阳，他们在翻译佛经的同时发现了那些秦时散落在民间的 19 份释迦牟尼真身舍利，于是，“为使天下芸芸众生视灵骨如见佛陀，闻经卷之音如受佛陀精神”而“民心相向，政局自稳社稷可安”，汉桓帝拨出官银，在全国各地陆续建造了 19 座供奉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阿育王塔。

唐代释道世的《法苑珠林》详细列出了中国供奉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 19 座阿育王塔的塔名、建塔时间与立塔地点。距福建最近的一个是江苏南京建于东汉献帝年间的长干塔，这是继洛阳白马寺之后中国的第二座寺庙，也是我国南方地区的首座寺庙。千余年间，该寺屡废屡建，寺名亦屡屡更易，如今为人们所熟知的名字是大报恩寺。

如果不是阿育王塔，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顶骨真身舍利等系列世界级文物与圣物的发现，这座于清咸丰年间被毁的寺庙或许还会被深深埋进地里不为人识。直到 2008 年，这些惊世圣物才重现，让人们在惊叹于千年古寺的荣光之后，





方山寺遗址附近发现的福建最早的僧人墓塔



方山寺遗址发现的骊磷碑

更是震惊于遗址中出土的阿育王塔与佛顶真骨。2010年在栖霞寺举行的佛顶骨舍利盛世重光系列活动，吸引了近20万人前往瞻礼。该阿育王塔刹共有五重相轮，高1.1米，重达50公斤，塔身镶嵌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玻璃和水晶等佛家七宝，塔座的四面是“舍身饲虎”“割肉贸鸽”“大光明王施首”和“须大拿王变相”四幅大型本身故事画，反映了佛祖前生重大的善行，是目前全世界已发现的最大规格的阿育王塔。

据祁海宁《金陵大报恩寺史话》考证，南京大报恩寺的阿育王塔为公元248年，印度高僧康僧会在孙权的帮助下建造，他将佛祖舍利供奉其中。以阿育王塔为中心的建初寺，成为中国南方最早的寺庙。

方山阿育王塔建于南朝陈天嘉元年（560），由于明代一场天火，其形制、大小和塔内所供之物，如今竟成一个谜，让无数如我一般徘徊于方山之人，如入缥缈之境，甚为遗憾。

如今或只有天池可以作证，方山之上，亦曾有过烟雨江南之塔寺相映、暮鼓晨钟、香烟袅袅之安谧、娴静之景，抑或还有位于天池一侧的宋代古石桥，字迹漫漶，如僧侣静坐，默然注视着塔寺之生、塔寺之灭。而在春风秋雨中至今犹生生不息的方山露芽，长在草坡上，长在田野里，长在废弃凌乱的筒瓦断石间，让奇峻秀丽之方山，透出一股苍劲古朴之气，平添了无数扑朔迷离之美……

## 吟翠山楼朱熹筑

黄锦萍

五虎山离福州很近，大约1个小时车程，而我每次只是路过，远远地看着山的轮廓，不识方山真面目。五虎为大虎、小虎、白面虎、歧尾虎和回头虎，山的轮廓像什么由人说了算，像狮像虎或像狼，由古人当时为它命名时的心境而定，一旦定下来了，就永远是了，不容更改了，约定俗成了。五虎山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险峻狰狞，倒像是一只只温顺的虎，静静地在山顶上趴着，等待游人轻轻抚摸，寻求慰藉。但文字却记载“五虎山壁立千仞，谷口深隘，四峡如门，形势险要”。把五虎山称为方山，是因为山的顶端像巨大的方桌一般，平展展地铺开，仿佛神仙居住的地方。方山的出名与朱熹的一首诗《方山》有关，朱熹这样描绘道：“到山不识山面目，但见九鼻盘溪曲。归来兀坐小窗下，倚天百尺堆汉玉。”

如果哪座山与朱熹挨上边，那一定会出名。五虎山也因为朱熹来过并留下墨宝，而有了名人效应和文化底蕴。登上五虎山第三峰的悬崖顶，我发现了朱熹题写的“怡山良石”和“神仙所居”石刻，其中“怡山良石”四字为楷体，纵形

排列，“神仙所居”四字，成方形排列。题刻旁边还有“玉石”二字，隶体；“福”字，楷体，题刻在仙桃石上；“寿”字，楷体，题刻于仙人足迹石上，因风化严重，字迹模糊。这些字体大气磅礴，张弛有度，雄浑刚劲，一看就是大家风



五虎山上的摩崖石刻

范。朱熹方山题刻在《闽都记》《榕城考古录》等志书中都有记载，尤以明代九条金带之一陈叔刚写的《方山游记》记述最为详尽：“水南山最高者，曰方山，山最多古迹。宣德癸丑，外兄林孔传，进士黄土廉等八人，邀予缘平麓而上，行二里许，始陟所谓虎头者。四望远近诸山，皆蚁封土培之，错置苍莽间耳。巨石可坐数十人。又一石，状如牛舌，横架诸石上，面镌‘神仙所居’及‘怡山良石’八字。”

山顶的风很大，以至于长不出大树，全是矮矮的灌木丛。最壮观且富有诗意的，当属长得细细矮矮的芦苇了，好大一片，感觉可以做一个大片的电影场景，神州侠女踏着芦苇尖，在风中飞来飞去，与狭路相逢的对手决一死战。或者是一对生离死别的恋人，站在荒无人烟的芦苇荡中作最后的诀别，化作两块五虎山的石头，永远地待在一起，直至地老天荒。总之可以在这里做一些浪漫的事，编一个神话般的传说或绝唱什么的，背景都很吻合。

如果没有当地越野达人李伟开着英雄般的越野车，探险似的在几乎没有路的杂草丛中开出一条路，根本就无法到达五虎山顶，欣赏到极致的神仙眷侣约会的地方。下山时更加悬乎，急转弯几乎是常态，一个大弯紧接着又一个弯，有的地方根本就是灌木丛，哪里有路？车上的作家们更是大气都不敢出，死死地抓住车把手，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想着当年朱熹拄着拐杖，在如此崎岖险恶的山上攀爬，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

和毅力啊！这一次探险之旅让我刻骨铭心，体验了一把惊险与刺激，平生第一次。

我此次拜访五虎山，专为寻找朱熹印记而来。寻到了朱熹的摩崖石刻才仅仅是开始，还要寻找一处叫“吟翠山楼”的朱熹遗址。我所知道的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他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给后人留下浩如烟海的著述。朱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融汇儒、释、道诸家，建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对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一生致力于倡兴教育，先后创办了考亭、岳麓、武夷、紫阳等多所著名书院，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门生，为创建中国古代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宋朝时朱熹为避伪学来五虎山，并在一个叫下卓乡村的小山包上修建了吟翠山楼，作为他修学与教书的处所。“吟翠山楼”，一个多么富有文化韵味的书院啊，朱熹在这里写下妙笔文章，学童在这里聆听先生的教诲，一个偏远的山村因为朱熹的到来，变成了一个有文化、有理念、做学问的山村，下卓村有福了。

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吟翠山楼遗址，就在今天的闽侯县祥谦镇三溪口村下卓自然村。走进吟翠山楼，心凉了半截，这哪里是我想象的诗意模样？简直就是一片废墟：几片站立的土墙挺厚但残损不堪；几间低矮的木屋摇摇欲坠，屋顶没

有瓦片，窗和门只留下空格，地上没有木板，通道杂草肆虐，四周一片荒芜。倒是院落前的山坡上长着一棵郁郁葱葱的树，一看就有年代，不知是不是朱熹种下的？房前屋后大片的芭蕉叶和芋头叶鲜翠翠的，能找到曾经鸟语花香的感觉。听说我们来看朱熹住过的房子，当地热心的村民赶了过来，告诉我们说这里的房子要拆迁了，房屋的主人不让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房子再破也不能拆，拆了，朱熹的印记就没有了，吟翠山楼就不存在了，以后如何向后人交代，朱熹曾经在这里做过学问教过书？赶紧向有关部门呼吁一下！

据考证，理学家掀起的书院运动中，朱熹虽然未能首开其端，但却是运动的中坚与旗帜，终其一生，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书院的建设。与朱熹直接有关的书院有40所，其中创建书院4所，修复书院3所，在20所书院讲学，为7所书院撰写、题诗，为6所书院题词、题额。此外，他年轻时读书以及成名后讲学等经行过化之地，后人也将之建成书院，有27所，这样加起来就有67所了。与朱熹相关的书院数量之多，远远在同时代理学大师之上。朱熹为避伪学来这里建造的吟翠山楼，应该也算是其中的一所吧！

站在吟翠山楼的山包上往外望去，确实是一片风水宝地。遗址坐东朝西，面朝三溪口水库。五虎山山峰侧映在水面上，蓝天白云在水波上荡漾，水墨画一般。吟翠山楼前有一条小溪潺潺流过，是朱熹饮食起居取水的地方吗？再往远

处看是一大片绿草地，一群牛羊散落在草地上吃草，很有田园气息，农耕文化的记忆油然而生。朱熹著书立说之余，是不是也和我一样站在山坡上，看着远方的牛羊们吃草呢？吟翠山楼旁有一条古驿道，宽约1.2米，弯弯曲曲的，北连五虎山可通往方山寺和萧家道码头，沿山南行可通往福清、莆田，是唐宋时期通往泉南地区的交通要道。当地村民告诉我，古道在山间迂回，山高林密，从前常有野兽、土匪出没，行人不敢单身前往。朱熹在吟翠山楼讲学之余，常与辅翼进士、郡马黄孔光交往，或纵论国事，或吟诗作赋，或登山游览。在乡村，至今还流传着他们畅游五虎山的许多逸闻趣事。

对朱熹的崇拜是从小时就开始了。我上小学时就会背朱熹的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也会背朱熹的名言：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读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读书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咀，终不知味也。

我从小喜欢读书，一定是听从了朱熹的教诲。我的长辈给我说过一个关于朱熹劝学的故事。相传朱熹年老时，到一所学堂漫步。当时正是秋天，当他看到梧桐黄叶随风飘落时，不禁感慨万千，想到自己头发已经白了，自言自语地说：“光阴似箭，岁月如流啊！”这时忽然看见

一群少年在学堂外的草地上打闹戏耍，他深深感到，少年不懂得珍惜时间，只有过来人才知道时间的宝贵，特别是白发苍苍的人，更有惜时如金之感，于是诗兴油然而生，低头思索片刻，吟道：“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绿，阶前梧叶已秋声。”吟完诗后，到学堂里将此诗写在书桌上，希望那些少年能够珍惜光阴。据传这些少年看到诗后，受到启发，又见是名人朱熹所作，争相传抄，学习也更加勤奋了。

据传幼年时代的朱熹表现出过人的天资。朱



熹4岁开始学话。有一天，父亲指着天告诉他，这是“天也”。不想牙牙学语的儿子竟会问他：“天之上何物？”这着实让做父亲的吃了一惊。6岁时，当别的孩子还只知道在河滩上嬉戏时，他却一人端坐在沙滩上画起了八卦。后来人们将朱熹画八卦的沙洲称为“画卦洲”。朱熹的幼年是在战乱的烽火中度过的。父亲朱松被战火驱赶着，东躲西藏，几次丢掉官职，后来又因反对秦桧受到打击而彻底丧失了仕途。父亲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儿子朱熹身上，他用严格的儒家教条管教儿子，要把他训练成一个饱学的大儒。幼年的朱熹在父亲理学思想的熏陶下成长。八九岁时就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从不间断。当读到《孟子·变秋章》时，弄懂了孔子所说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道理，就是要下功夫，不罢休地去做事情，就能成功。于是慨然发愤于自己的为学求知。10岁那年，当读到《孟子》“圣人与我同类者”时，“熹不自胜，以为圣人亦易做”，从此确立了做“圣人”的人生目标。

说了那么多关于朱熹的事，就是要告诉大家，朱熹在山上留下的墨宝石刻，在闽侯祥谦镇三溪口下卓村建造的吟翠山楼，已然成为五虎山文化珍贵的财富，造福后人。五虎山是国家森林公园，而朱熹的草堂文化，必将提升五虎山的人文地位，因此恢复重建濒临倒塌、已成废墟的吟翠山楼迫在当下，绝不能在我们手上把吟翠山楼给丢了。

# 东台的记忆

黄文山

一个村庄的记忆，总会由道路开始。

古时的福州，西北高山重叠，溪流湍急；南面则大江横亘，给行旅增添了不少困难。因此，自宋代开始在官道上每隔二十里设立驿铺。据《三山志》记载：福州南出莆田，凡五驿十铺。由莆田北行，第一站为蒜岭铺，之后是常思铺，翻过常思岭（今相思岭），则进入闽县地界。

连绵高耸的相思岭，是戴云山东行的最后脚步，却也是横亘在闽侯和福清之间的天然屏障。《榕城考古略》里有这样的文字：“常思岭在方岳里，距（福州）城东南一百二十里，界于福清。高数千仞，袤二三里，又名相思岭。”关于这座山岭，民间流传着好几种故事，皆凄婉动人。

而东台村的老人，讲述的故事似乎更加深沉。这个故事里的主角就是明代万历、天启年间两任首辅的福清名士叶向高。相传叶向高有一个他最钟爱的儿子，叫叶成学。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叶成学到京城看望父亲后回返福清，途中暴病死在这处山岭。叶向高闻耗非常伤心。后来，他几次路过这里，都要停下凭吊，悲痛不已。有说，



相思岭 吴心钰 / 摄

福清地界原划在山岭的南面，因古人忌讳路死他乡，福建官员为宽慰叶相，便将县界移到岭上，且取名“常思岭”，并在这座山岭上设驿铺“常思铺”。由于“常思”“相思”福州话同音，渐渐衍变成了“相思岭”。东台村就位于相思岭下。叶向高思子心切，亲自勘察地形后，选择东台村后的一处小山丘作为自己百年后的归宿之地。这座小山丘正对着相思岭，背后则有七座连绵起伏的山峰呈扇形环抱，风水上称作“七星坠地”。从此，父子两人，在山岚烟霞中，朝夕对望，无言相吊。因了这段前尘往事，相思岭，从此才有了真正的相思意。

原本寂寂无闻的东台村，也因此名声大噪。毕竟，这里有明朝宰相的墓地。而叶向高，历官

三朝，两入中枢，人品文章，独步当世。因此，四百多年来，前来凭吊瞻仰的官绅士子不绝于途。

东台村是双江陈氏的聚居地。相传陈氏原籍河南固始，是唐末跟随王审知入闽的十八姓之一。陈氏最初辟土长乐鹤上，清康熙年间，由于人口增长，开基始祖陈兴开率一支族人从鹤上迁来东台村。历经二十年勤劳创业，东台村五业兴旺，成为一座农商并举的富裕村落。至乾隆年间，村庄迎来经济繁盛期，一大片建筑群随之拔地而起。这其中便有第四世族人陈永皇建造的一处大厝。它占地五千多平方米，正面两幢毗连，拥有通透二进近百间房，不仅供自己一家居住，还用于接待南来北往的官员和社会名流贤达，民间因之称为“官厅”。在古驿道附近的东台村建

这样一处“官厅”，当然可以看出主人的用心。由于“官厅”地处要津，加之主人雅好交友，不少僧俗闻人都曾经是这里的座上客。陈氏大宅遂成为一处有着浓厚乡野情趣的地方庄园。宾客们都喜欢来这里吟诗作画，高谈阔论，寓目云天，优游林泉，度过一段无拘无束的浪漫时光。

“官厅”坐北朝



官厅全貌 吴心钰/摄



官厅中的精美雕刻 吴心钰/摄

南，带有典型的清代江南建筑风格，红墙碧瓦，高宅深院，雕梁画栋，古朴大气。宅前是一方大埕场，便于来客停车歇马。推开厚重的大门，进入庭院，只见回廊四通八达，连接着大大小小近百个房间。一二进各有天井，用于排水采光。三进为后花园，虽只剩断石残垣，但古木依然，可以想见当年花木葳蕤、曲径通幽的景象。正面大厅，更是布置得富丽堂皇，这里是主人接待达官贵人的场所，也是家族举行重要仪典的地方。

大堂的梁柱上镌刻着一副副对联，它们书写

了陈氏家族的历史渊源和崇文重教的传统。如：派衍双江源远流长累代官裳绵世泽；堂依五岫地灵人杰盈厅诗礼振家声。其中一副是明末画家王叶敏所题：德从宽处积，福向俭中求。这正是陈氏族入立家的根本。

厅堂里还有一块横铺的斗灯形拜殿大理石，格外引人注目。村里的老人介绍说，过去每逢传统节日时，族里的晚辈都要一一站在这里向长辈礼拜。它又叫作宽心石。一旦家族中子女有不规矩的行为，往往会被罚站在宽心石上思过。这块宽心石，也成了走出村庄、旅居他乡的陈氏子弟终身不能忘却的记忆。

关于他们的先祖，陈氏族人流传着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在东台村最初的开发时期，陈兴开结识了附近塘下、坑边自然村的王世盛和刘友道，三人意气相投，遂结拜为异性兄弟。他们都认为应该靠互助的力量，相濡以沫，才能兴建新家园。从此，三村打破界限，同耕一片地，共饮一源水，一家有事，众人相帮，做到水土资源共享，实现共同富裕。多少年来，三村间来往频密，亲如一家人。三人作古后，根据他们的生前盟誓，后人将他们一起葬在相思岭的矮头山上，好让他们日日守望着山下唇齿相依的三座村庄，守望着他们的田园宅院，同时守望着各自族人和谐绵长的生活。

这是一个有故事有温度的村庄。因为这道山岭，因为这座古厝，东台鲜明的记忆，便不会褪色。



# 青口汽车城圆梦记

王晓岳

—

2004年底，福建汽车工业集团公司编撰了一本名为《逐梦之旅》的书。国家机械工业部原部长何光远为该书作序，他用动情的文字概括了福建十年逐梦的光辉历程：

“当2004年渐行渐远之际，闽台汽车合作也一路风雨地走过了十年。这十年令人感叹，令人震撼。福建省用十年时间走过了别人可能要花上几倍时间才能走完的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了汽车工业梦、轿车梦。随着戴·克项目的立项获批，汽车强省的梦想，也变得不再遥远。”

何光远说的“一穷二白”是对福建工业基础的真实描述。1982年，福建省政府把汽车制造业最基本的冲压、组装、涂装、焊装等“四大工艺”生产线列入重点建设项目。建设周期横跨两个5年计划，直至1992年，“四大工艺”生产线还停留在纸上，福建的汽车梦仍是一枕黄粱。

工业化的基础是制造业，而汽车工业是制造业的龙头，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二战”之后，德国和日本就是靠汽车制造业走出废墟走向繁荣的。福建若要打翻身仗，不能不重视汽车工业的战略地位。1992年，省委省政府毅然决定把汽车工业作为福建省三大支柱产业之一，成立了以副省长施性谋为组长的省汽车工业领导小组，组建了省汽车工业集团，调省经委主任郑本灼任集团董事长。省长陈明义、副省长施性谋分别会见了



海峡汽车文化广场

日本、印尼等国客商，洽谈汽车工业招商引资事宜。省委书记贾庆林向国家机械工业部要人，硬是把国家重点企业——太原重型机械厂的常务副厂长凌玉章挖来，任福建省机械厅副厅长，分管福建汽车工业。

## 二

项南来福建工作之前，曾在国家机械工业部任职，他十分清楚工业基础对于国民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他任福建省委书记之后，促成了福建与重庆、江西的合作，联合成立了三江（指闽江、长江、赣江）公司，把日本50铃卡车的图纸拿来消化。重庆、江西分别做成了庆铃、江铃卡车，福建的福铃卡车却胎死腹中。问题是福建没有钱，向上要，不给。有人说，福建不适合办制造业，汽车工业不能在福建布局。

后来，曾在“二汽”任厂长的王兆国，非常想在福建开发汽车工业。1984年，在他的努力下，福建成立了省工业公司，规格为副厅级，主要任务是造汽车。这回是省里有关部门不理解。他们说：“王兆国省长在二汽做神龙汽车，与法国雪铁龙合作，国家一次性投资就高达100多亿。项南书记向上要一个亿都要不来，省长梦想空手套白狼，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第一任福建汽车工业集团董事长郑本灼吃奶的劲都用上了，做了两年，依然劳而无功。

1994年5月19日，省委任命凌玉章出任福



原东南汽车董事长凌玉章

建汽车工业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时任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亲自找凌玉章谈话。

贾庆林说：“你牵头挂帅拼一回，能做就做起来，做不下去，咱们就向全国宣布，福建再也不做汽车了！”

听了这话，凌玉章的一腔热血直往脑门上冲。在太原重机厂，贾庆林是他的老领导。他清楚，老领导的意思是，破釜沉舟也要把福建的汽车工业拼上去。凌玉章被这种“伟大的悲壮”感动了，霍地站直了身体，想说些“不死不休”的豪言壮语，但他哽咽了，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已有700多家汽车制造企业，恶性竞争到了白热化程度。1994年，中央出台了整顿汽车行业的文件，文件强调规模经济，突出抓大放小，严禁新上汽车项目。这些新规对于福建来说，如同屋漏偏逢连夜雨。

凌玉章还是硬着头皮找到国家计委，请求对福建网开一面。汽车司的领导看过凌玉章递过的名片后说，福建还想做汽车？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事！我劝你趁早换个地方。

凌玉章回头去了“二汽”，他对“二汽”总经理马跃说，福建条件差，请“二汽”出手相助，福建汽车工业集团能否成为你们的子公司？

马跃说，现在是压缩整顿的档口，我们也很困难，实在没能力帮你。

向国家要政策遭遇失败，先当大企业子公司这一“曲线救国”的方案也碰了个钉子。凌玉章仍不死心，又把目光投向了“一汽”。凌玉章去“一汽”之前，贾庆林给“一汽”总经理耿昭杰打过招呼。耿总专门召集“一汽”领导开会，集体听取凌玉章关于请求做“一汽”子公司的发言。听完凌玉章的陈词，所有领导一一表态，都说这事不能做。

无情的现实把凌玉章逼上了绝路。

### 三

古人云：苦心人天不负。也许是福建几代人前赴后继的苦心感动了上苍，老天爷终于给了福建一次绝处逢生的机会。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裕隆集团是台湾最大的汽车集团，旗下的裕隆汽车制造股份公司和中华汽车制造股份公司分别生产轿车和商务车。其汽车销量占台湾汽车销量的一半，故有台湾“车王”之称。20世纪80年代末，裕隆集团董事长吴舜文女士就一心移师大陆，她看好大陆的汽车市场。由于境外汽车企业不能在大陆独资办厂，

所以她一直在寻找合作伙伴，从东北找到天津，从武汉找到广州，找了整整6年，竟没一家同意合作。原因是，她的三个合作条件无人敢全部满足。这三个条件是：其一，她投资的比例要占50%，两家对等；其二是她要拿产品来做，整车生产；其三她要派其义子林信义（后任台湾“经济部”部长）当总经理，负责生产和管理。

1994年11月27日，在省委领导的促成下，凌玉章和裕隆集团总经理协理黄文成见了面。凌玉章开门见山，他对黄文成说，我们对贵集团的三个合作条件进行了认真探究。第一条投资比例各占50%，没问题；第二条，产品适合我就接；第三条，产品和科技是你的，你派林信义任总经理我不反对。

黄文成次日急匆匆返台，把凌玉章的态度向吴舜文、林信义作了汇报，吴、林均不信。他们认为，6年都谈不成的事，凌玉章竟然一口应允，是否儿戏，还必须验证。

1994年12月27日，黄文成又来见凌玉章。黄说，为慎重起见，董事长、总经理让我再次确认贵方的承诺。凌玉章说，商场最讲诚信，我凌玉章怎敢拿福建汽车工业集团的信誉当儿戏！

黄文成盯着凌玉章看了许久，欲言又止。凌玉章知道黄文成要问什么，便坦然解释说，你想知道福建省委省政府的态度。这么大的事当然由省里拍板。听了这话，黄文成才由紧张转为释然。

1995年1月15日，裕隆集团总经理林信义

来了，还带来律师、顾问一千人马。林信义与凌玉章谈了半天就签下了合作意向书。当天下午，省委书记贾庆林、省长陈明义在西湖宾馆8号楼接见了林信义一行。

贾庆林之所以同意台方的三个条件，其一，是看好发展对台经贸关系的大环境，福建只有抓住机遇上了汽车项目，一切才有可能；其次，台湾从零起步发展到10万台汽车规模的第一代创业者都还健在，与其合作可以少走弯路；其三，台方资金、技术正好能满足福建开创汽车产业的需求，可以直接嫁接过来；其四，以福建当前的基础，国际大牌汽车企业瞧不上眼，断无合作可能。

何光远说，是这些独到的战略眼光成就了闽台汽车合作。

接下来的事，是项目预申报批。

国家计委领导派考察团赴闽考察，考察后基本认可闽台汽车合作项目，同意闽台正式谈判，但不同意投资比例各占50%。

凌玉章再次找了国家计委领导，申辩道，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外方投资占比不得超过50%，51%才算超过。再说，要合作就必须协商，科技、管理都靠人家，即便我们占51%，也没有决定权。所以，对福建来说51%和49%没任何意义。

更重要的是贾庆林书记与国家计委领导进行了沟通，国家计委这才让福建开了投资比例对等之先河。

项目预审通过后，闽台两家正式谈判。台方在确定投资金额、选车型、定厂名三项大事上

充分尊重闽方意见。原先，台方要把自主开发的“威力卡”商务车拿来生产，闽方要“得力卡”车型，因为得力卡是台方与三菱合作产品，在大陆销路很好。厂名就按闽方的提议，叫作东南（福建）汽车有限公司，简称东南汽车。

闽台商谈既定，接下来的工作是正式报批立项。陈明义省长带领凌玉章到了机械工业部，亲自把报告送到何光远部长手上。何光远说，我理解福建几代人要发展汽车工业的情怀，同意此事特事特办。

但报批立项有个程序，机械工业部会签之后，还要国家计委审批。国家计委领导审批之前，先要汽车司、工业司、投资司拿出意见。投资司副司长在报告上批了一大段文字，最要命的是：东南汽车项目闽台两家投资仅有6030万美元，不到5亿人民币。从以往实践来看，创建一家合资汽车公司一般要上百亿人民币，你只有区区几亿元，不是骗人吗？

凌玉章找了国家计委分管工业的正部级副主任曾培炎，曾培炎坚定地支持福建上汽车项目，但是，他看了投资司的这段文字，也感到为难。他问凌玉章，你看怎么办？俄顷，他自问自答道，这样吧，第一，你们省政府打个报告，说明闽台这个项目的投资是从省情出发，是科学合理的，实施过程保证不超预算。第二，你找国台办，由他们出个说明，这是两岸合作项目。凌玉章找到国台办分管经济的副主任陈云林，陈亲自写了一个报告给国家计委，省政府的报告也以最

快的速度到了曾培炎手中。曾培炎这才写下了拟同意立项的批示。

若在正常年份，闽台汽车合作项目的审批程序到此已全部结束，曾培炎的批示也无须加个“拟”字。但是，当年国家已明文规定，不准再上汽车新项目，东南汽车就成了“破例项目”，因此，还要分管工业的邹家华副总理认可。但是，曾培炎同意闽台合作可以先行启动。

1995年9月19日，闽台双方正式签约。

1995年11月23日，东南汽车公司正式注册成立。

1996年7月14日，东南汽车第一台得利卡汽车下线。但此时得利卡还没有户口。

为得利卡户口之事，1995年6月，82岁高龄的吴舜文女士赴京求见江泽民总书记。是年6月27日，江泽民在中南海接见了吴舜文及台湾裕隆集团高层领导，表达了对闽台汽车合作的支持。

1997年5月，凌玉章获准到邹家华副总理办公室汇报情况。邹家华问凌玉章：这个项目谁知

道？凌玉章回答说，曾培炎主任清楚。

邹家华在电话中问曾培炎，我要去福建看看，听说有个东南汽车，怎么样？

曾培炎回答说，这个项目已具备审批条件，请您到厂里看看，表个态吧。

1997年6月22日下午，邹家华视察东南汽车生产车间。当时新厂尚在建设，“得利卡”生产线设在福建汽车厂的老厂房之中。虽然厂房有些破旧，但生产线却是从德国和日本进口的先进设备，不仅能够生产轻型客车，换个模具马上就能生产轿车。邹家华是工业制造方面的行家，他仔仔细细观看得利卡的各个生产环节，一边看一边问，兴致勃勃，并多次表示，他对得利卡的参数、性能、外观、性价比很是满意。原计划看半小时，结果超过1个小时了还在看。北京来的警卫一再警告凌玉章，天这么热，不要再让首长看了！凌玉章这才依依不舍地送邹家华上车。刚走近车门，邹家华突然问凌玉章：“你这新车能不能开？”

“当然能开。”凌玉章知道邹家华爱开车，早已把刚下线的得利卡发动好了，候在车间门口。

邹家华上了一辆锃光发亮的得利卡，一踩油门，兜了很大一圈才回来。

这一举动把警卫们吓坏了，但邹家华下车后非常高兴，他对身边的记者说，这车很好！

趁邹家华正在兴头上，凌玉章请求道，总理，给我们题个字吧。

邹家华说，晚上吧。凌玉章对记者说，有



东南汽车先进的生产线

戏。

次日一早，秘书就把邹家华的题词交给了凌玉章。展开一看，“东南汽车”四个大字熠熠生辉，这让凌玉章如获至宝，因为这四个大字就是最好的认可。

邹家华到厦门后，对新上任的省长贺国强说，你们一个月内要把审批件办掉。因为8月底换届，邹家华将从副总理位置上退下来，他希望在自己任内把东南汽车项目办妥。

7月13日，贺国强省长带领凌玉章赴京向国家机械工业部包叙定部长、国家计委曾培炎副主任汇报东南汽车合作项目情况。

7月31日，东南汽车青口易地扩建项目建议书获国家计委批准。

#### 四

福建汽车工业的创业之路可谓一路风雨，一路坎坷。但风雨之后终见彩虹。1998年2月25日，位于闽侯县青口镇的新厂址破土动工。1999年9月25日，投资2.3亿美元的一期工程竣工投产。颇受市场青睐的轻型客车“得利卡”，以及之后诞生的豪华型家庭休闲车“富利卡”走向全国。2003年，这两种车年销量4.7万台，占全国轻客市场份额的13%。短短四五年的时间，东南汽车公司竟成了中国第二大轻客制造生产企业。

然而，这点成就在时任省委书记宋德福、省长习近平看来仅仅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国

家计委批给东南汽车的年产量为3万台，4.7万台已经超标。但在汽车业界来说，跨不过10万台这个门槛，就上不了规模，一只小船无法与航母抗衡。再者，与台企合作虽解决了入行问题，但解决不了核心竞争力问题。因此，新一届省委省政府决心转型升级，再上两个新项目，一是生产轿车，解决生产规模问题，二是与奔驰合作，解决品牌问题。

奔驰项目也遇到一些险情。北京汽车集团原先与奔驰合作，生产奔驰牌轿车和大客车，如今，他们想搞成一条龙，把德国的轻型汽车项目也揽入怀中。省委省政府派出一位副省长与北京分管工业的副市长陆昊会面，讲大局、求支持。陆昊慷慨答应退出竞争。

相比之下，轿车项目就难之又难了。

2000年，国家明文规定，不再上轿车项目。省领导决定，不报轿车项目，改报技改项目，不增加生产线，只改装汽车模具，以“曲线救国”模式投产轿车。技改项目属国家经贸委管。习近平把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请来福建考察。他



东南汽车新厂房效果图

向李荣融陈述了东南汽车如不能尽快扩大生产规模，将面临被淘汰的危险。福建计划改一条生产线生产轿车，请支持汽车工业刚刚起步的福建。

李荣融觉得福建省有着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党心民心可贵，支持福建以技改方式生产轿车是合情合理之事，准备签字同意。但他身边的一位司长提醒说，这是重大项目，应让吴邦国副总理知道。

经李荣融牵线，2001年10月9日，吴邦国在中南海接见了凌玉章及东南汽车副总经理王志勇。

凌玉章首先递上吴邦国不久前视察东南汽车公司时的照片册。吴邦国知道凌玉章是上海人，自己又在上海当过市长，便自然谈到了上海的汽车工业。凌玉章趁机说，总理您看过了东南汽车的生产线，全是当今一流水平，换个模具就能生产轿车。没有轿车生产，规模上不去呀。

吴邦国说，中央已明确不上轿车新项目，我也不好批。我给你们出个主意，能不能按奇瑞的办法批这个项目？

凌玉章知道，大企业集团可以以扩建形式报批新项目。奇瑞轿车项目就是以上汽集团扩建项目报批的，奇瑞拿出20%的股份给上汽作为回报。

吴邦国又说，我帮你们给上汽讲一下，这样行不行？

凌玉章说，总理，这办法好是好，在奇瑞行得通，在东南汽车行不通。奇瑞是国有企业，股份都是国家的；可东南汽车不一样，一半股份是

台商的，让他拿出10%，我怎么去讲呢？

吴邦国也觉得不合适，他问，你说怎么办？

凌玉章急中生智请求道，您可否接见台湾裕隆集团总裁吴舜文女士？吴邦国点头应允。

2001年10月15日，吴邦国会见了专程赴京汇报东南汽车二期发展项目的吴舜文女士，对东南汽车二期轿车项目表示支持。

东南汽车二期轿车项目于2003年投产，形成了年产15万台的能力。东南汽车公司生产的轿车取名“菱帅”，采用的是“三菱”技术，当年卖出8万台，赚了8亿多人民币。

东南汽车与德国奔驰合作之后，主动融入了国际汽车大潮，迅速成长为国内汽车骨干企业之一。东南汽车有了实力，与其合作的配套企业由最初林信义从台湾带来的37家，发展到如今的70多家，三菱公司也成为合作伙伴，占有东南汽车公司25%的股份。台湾华擎公司也加入了合作队伍，成为发动机项目的一家股东。到如今，东南公司已开发出40多种车型，既重国际品牌，又重自主品牌的路线，大获成功。2014年产值突破60亿元，2016年超过100亿元。东南汽车公司不仅为福建的汽车工业杀出了一条血路，而且为福建的工业制造树立了榜样。

习近平总书记任福建省省长时，多次在会议上赞扬东南汽车的创业精神，说东南汽车圆了福建三代人的造车梦。

（本文选自“走进海西纪实文学丛书”，发表时作者做了修改。）

# 直挂云帆济沧海

史言志

马尾船厂的烟囱高耸入云，浓烟突突之时，马尾船政学堂也就响起了清脆的钟声。

招生，关乎人才的培育，沈葆楨大权独揽，亲力亲为。生源，鉴于海洋文化的因素，局限在闽粤两省招收，沙里淘金，百里挑一。培养方向，军民两用人才。

船政学堂的招贴轰动了闽粤两省。就学的待遇十分诱人，不只是伙食免费，读书免费，每月还外加了四元津贴，用于赡养高堂父母。再者，生员学的是洋文、洋技，这在西风东渐的闽粤侨乡的诱惑力特别巨大。升斗小民哪里懂得什么春秋大义？求的是为子弟找个进身之阶，便蜂拥般地把子弟送到了马尾。

德克碑主持广州招生站的工作。因语言交流困难，进度缓慢，沈葆楨决定亲自出马，去广州住几天。他带着一位广东籍幕僚和两个马弁坐船到达香港，准备转道广州。

鸦片战争后，香港成了英国租界，渔港蜕变为商港，日渐西化。那天晚饭后，沈葆楨一行在轩尼诗道随性散步，浏览光怪陆离的街景。



马尾船政学堂旧影





沈葆楨

人流熙熙攘攘。一位清秀的花季少女挎着花篮站在马路边，正向行人兜售鲜花。她的身后，是一家门面气派的酒吧，一群英国水兵正在喝酒取乐。不一会儿，两个水兵脚步踉跄地走到卖花姑娘的面前，眼泛绿光，惊喜地喊叫：“呵，好美的花儿！”

姑娘抽出两枝康乃馨，笑盈盈地送到他俩的面前。一位水兵扬一下手中大面额的英镑，淫笑着：“No, No, 我买的是你……”说完，就搂住姑娘的肩……姑娘惊恐地尖叫，鲜花散落一地。千钧一发之际，对街一位修车铺的小青年飞跃而上，右手钳住水兵的手，左手勒住他的脖子，膝盖猛烈一抬，把那个水兵摔倒在地。另一个水兵吓了一跳，后退几步，跳着碎步，食指向对手勾几下，摆出打西洋拳的架势。那小青年也不搭话，双眼喷火，挫着身子左右游走……正当水兵狐疑不定之时，他突然“嗨”的一声，双掌发力，直扑对手的上腹部。“哇”的一声，那水兵的下肋应声断裂。

警笛响起，巡警们冲了过来。小青年见势不妙，拉着卖花姑娘的手，拔腿就跑。“咏春拳，黑虎掏心，打得好。”沈葆楨看得过瘾，拊掌赞叹；想了一下，对身边的马弁说：“去，跟着那位少年英雄，看他哪里落脚……”

第二天，沈葆楨在陋巷中找到那位小青年，这才知道他名叫邓世昌，广州番禺人，家境贫寒，多年前跟着父亲来香港讨生活。沈葆楨亮明身份，说明来意，称赞他是可造之材，希望他到马尾船政学堂读书，为国效力。

这等好事，千载难逢，邓世昌慨然应允说：“恩公，今天我就跟你走！这一生，世昌跟定恩公，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就这样，邓世昌进了船政学堂。

开学典礼的前一个晚上，沈葆楨兴奋得一夜未眠；披衣伏案，亲自抄录着新生名录——严宗光、邓世昌、詹天佑、罗丰禄……生员屈指可数，不足二十人，却个个是凤毛麟角的少年俊彦。

沈葆楨亢奋，依稀觉得，历史的新页在他指尖展开……

福州少年萨镇冰瞒着老师，伙同林颖启前去投考马尾船政学堂，然而，在招生处排了半天的队，磅一下体重，量一下身高，就被打了回票。他泪湿青衫，生了病，整整半个月没进日知书院。林颖启来探视，带来王崧辰老师的慰问：“有苗不愁长，如果身体许可，王老师想带你去郊外踏青。”“老师没生咱俩的气？”“他高兴着呢，直夸咱俩有志气，不当划着格子走路的圣贤



马尾船政学堂毕业生雕塑，左起严复、詹天佑、萨镇冰、邓世昌

门徒。”

萨镇冰释然了。对孩子们来说，王崧辰是一扇“明窗”，照亮了他们的心扉。

这位桀骜不驯、生性耿介的福州名士是同治十年（1871）进士，当过江苏华亭知县。身在官场，他以古贤海瑞为楷模，把“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的楹联挂在衙门的大堂上。一位八旗王公南巡，看了刺眼，冷笑说：“海瑞骂皇帝，背有反骨。贵县身为大清命官，为谁说话？为皇上，还是为百姓？依我看，你还是回老家啃红薯吧！”二话没说，王崧辰当即挂冠归去，在家乡福州办起了日知书院。萨镇冰正是他的得意弟子。

船政学堂试行半年，二期学员的招收工作随

即展开。鉴于闽粤子弟人才济济，沈葆楨一直担心留下遗珠之憾，酌情放宽了诸如身高体重等外在尺度。萨镇冰心中又燃起热望。

三天后，萨镇冰、林颖启顺利地进了考场……

入学考试的最后一关是面试，由法籍船政总监日意格和副监督德克碑担任主考官，了解一下生员的气质，遴选出军人的可造之材。当时，日意格望着瘦弱的萨镇冰，先不以为然。及至他回答了几个刁钻的问题后，日意格才发现，面前的考生是个急智多思的少年，渐渐心生好感。不一会儿日意格又问：“军人的职业是杀人。在镇压长毛暴乱时，我是曾国藩手下的

帮带。宁波一役，太平军的骑兵冲过来时，我命令洋枪队筑成人墙，在千钧一发之际，用排枪阻击了暴民的马队。当时，我看着中弹的马匹在抽搐，血花在飞溅……请问，如果你是当时的日意格，你的手会发抖吗？”

“会。”沉默了一会儿，萨镇冰回答。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我的同胞。”

“可是，杀人是军人的职责呵！”

“我想，杀自己的同胞是军人的耻辱；枪口对外，杀侵门踏户的外国强盗才是荣耀。”

日意格噎住了，手微微颤抖。德克碑怔住了，仰头望着天花板。考场静如坟山，如何给萨

镇冰打分？日意格、德克碑把这个难题抛给了船政大臣。沈葆楨听了汇报，沉吟了半晌，突然问道：“日意格总监，你去过英国伦敦的粟榛街了吗？那里有一个蜡像馆，是你们法国的德慈夫人开创的，里面陈列了许多人类值得尊重和记忆的伟人。”日意格点了点头。

沈葆楨继续说：“我的岳父文忠公（林则徐）的蜡像就陈列在那里。为求肖像逼真，德慈夫人还亲自来福州找我，用高价收购我岳父岳母的衣冠。我问明了来意，把衣冠免费送给了他们。鸦片战争中，文忠公杀了不少英国人，却让更多的英国人在他的蜡像前顶礼膜拜。为此，我常常在静夜苦思，如果不是疝气病夺去了他的生命，如果他成了剿灭‘太平天国’的名臣，他的牌位可

以进北京凌烟阁，蜡像却进不了德慈夫人的蜡像馆……”

德克碑接口说：“历史推崇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轻蔑内斗的强梁梟雄。萨镇冰考生童言无忌，却说出了民族丛林的原则。军人的职责是坚持民族立场，实现国家意志。”

日意格沉吟片刻，说道：“我想，他会成为一把好刀，一把大清国有灵魂的刀子，而不是工具式的军人。他的得分应该是……”他拿起笔，在评审记录上写了“卓异”两字。

几天后，萨镇冰如愿以偿，成了马尾船政学堂驾驶班的学生。

学舍新新，草木青青。罗星塔下，弦歌高唱，一群少年学子意气风发，昂首阔步，跨出

历史性的步伐。一百二十多名外籍工程师、技师、教师来到马尾，安家落户。船政学堂开设的课程有外语、数学、物理、化学……还有军训课程。十名英、法的海军退役军官担任教席……

历史见证了沈葆楨的远见卓识：就在这批学生中间，诞生了中国海军的一代英豪——邓世昌、刘步蟾、萨镇冰、林永生、叶祖珪、魏瀚、林泰



“万年清”号建造过程

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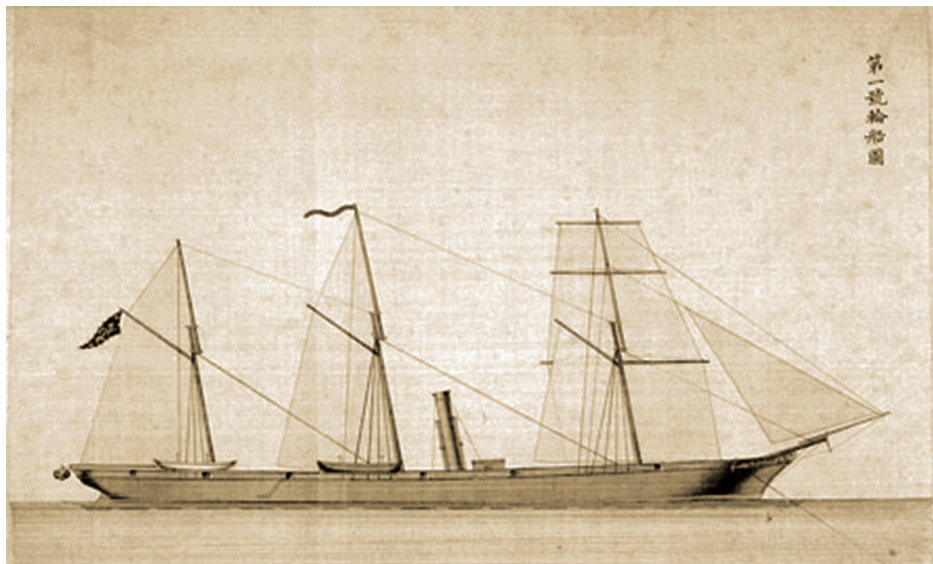
排水量三百吨的木质机帆船“万年清”号耸立在船坞上，即将下水。这是马尾船厂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机器船，因而朝野震动，被美誉为“华夏第一船”。

皇上闻报大喜，御书“万年清”三字，下令军机大臣李鸿章亲赴福州祝贺，主持下水典礼。

马尾船厂张灯结彩，迎来了一众京城大员。英法美意等使馆的使节和武官也前来观胜。总督吴棠和福州府尹则以地主身份前来贺喜……

总设计师是荷兰人，向李鸿章和来宾们汇报了“万年清”的概况。莺声初啼，“万年清”号虽然是一条试验船，却意义非凡，象征着马尾船厂已具备制造铁甲舰的技术。令人振奋的是，两位青年学子脱颖而出，作为总设计师的助理，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才华。他们的名字是魏瀚、陈兆翱。

望着这艘三百吨等级的庞然大物，李鸿章格外兴奋，接见了所有的研制人员，向他们一一道乏。与魏瀚、陈兆翱握手时，他紧盯着他们的脸膛，似乎要把他俩的形象复印在脑海。亢奋之余，却不免心中泛酸，因为，他全力支撑的江南造船厂至今还造不出一艘像样的舰船……



沈葆楨向清廷奏报时附呈的“万年清”與圖，現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军乐声、鞭炮声震天动地。“万年清”号披红挂彩，顺着滑道缓缓地下水。一众大员登上“万年清”号，溯江而上，去福州参加庆祝晚宴。严复、罗丰禄、詹天佑、刘步蟾、萨镇冰、叶祖珪、方伯谦、何心川、江颖启等二十多名学生，身着制服，纹风不动地肃立在舷边，向来宾行注目礼。那架势，俨然是一批训练有素的军人。宽阔的甲板上，摆设了十多张茶桌。贵宾们登上甲板，在沈葆楨的导引下，依次入座。船开动后，学生们就散落到各个桌次上，权作通司（翻译员），与各国使节和武官攀谈。顿时，汉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语言交汇，夹杂着欢声笑语，闹成一片。罗丰禄的英语出类拔萃，被安排在主桌，担任李鸿章与英国大使馆武官的翻译，流利纯正的口语和娴熟的海洋知识让武官伸起大拇指，连连叫好。

路经驾驶室时，李鸿章收住脚步，惊奇地发现，驾驶这条大船的人竟是一个毛头小子。管驾是一个大胡子英国人，正站在他的身边，用英语发出种种指令。他抽着雪茄，骄傲地说：“总理大人放心，这孩子天生异禀，驾驶船舶十分熟练，绝不会把船开进芦荡。”今天，大胡子管驾点名要他当见习。“他叫什么名字？”李鸿章绽开笑容。

“萨镇冰，入学不足两年。刚来时，我差点儿把他辞退掉，好在他的‘妻子’帮了大忙……”言毕，沈葆楨哈哈大笑。

“怎么回事？”李鸿章好奇。

事情是这样的，萨镇冰天生晕船，小小的三角浪就可以让他呕吐得七荤八素。几度训练，效果不彰。沈葆楨无奈，准备让他退学。萨镇冰十分紧张，买了两听雪茄烟，求教大胡子船长。“大胡子”名叫凯利，一辈子以海为家，来马尾后担任一条练习舰舰长。他感动于萨镇冰的执着，大笑说：“这事儿嘛，小菜一碟。放暑假时来练习船上当水手；即便是死去活来，须臾不能离开舰船。火候一到，你会听到上帝的神启。”

练习船常常出差，出没在狂风恶浪之中。萨镇冰吐尽胆汁，奄奄一息。凯利船长给他灌生理盐水，强迫他吃面包、香肠，勒令他伏在甲板上擦拭污垢……终于有一天，萨镇冰在窄窄的舰床上酣睡如泥，似乎听到母亲在吟唱摇篮曲……终于，他走在船上，如履平地……

一个月后，萨镇冰满师离船，重回陆地。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当他的双脚踏上平实的土壤

时，只觉得陆地左右晃动。他一个踉跄，却被凯利船长牢牢抓住臂膀。“大胡子”哈哈大笑说：“孩子，这就是神启。事物都是相对的，大地也是一条在怒海中晃动的方舟……”

自此，萨镇冰恋上了舰床，总觉得躺在舰床上才能安眠。学长严复开玩笑说，古人有梅妻鹤子，萨镇冰却以舰床为妻。

李鸿章听完故事，沉默半晌，喃喃自语：“个个怀荆山之玉，人人握灵蛇之珠。”正说话间，突然一声怪响从机房里传出，紧接着“突突”作响的机器声变得毫无节奏，船速明显地慢了下来。沈葆楨大惊，叫了几个洋技师冲进机房……

李鸿章回到甲板上，见宾客们乱成一团。不一会儿，机器声恢复正常，沈葆楨冲上甲板，满脸油汗地对大家说，“没事，没事，一点小毛病。”然而，问题来了，“万年清”号的设计速度是二十四节，当下的时速却不足十海里。逆水行舟，“万年清”更显出疲相，船速比步行快不了几许。沈葆楨急得满头大汗，要求尽快复原。满身油垢的洋技师们耸耸肩，摊开手，一脸无奈。

沈葆楨泪流满脸地说：“卑职无能，扫了大家的兴致。不过嘛，‘万年清’毕竟是中国工匠造出来的船。就像婴儿走出第一步，当然可笑……包涵，包涵。”他拱手作揖……

李鸿章频频点头：“说得在理。有苗不愁长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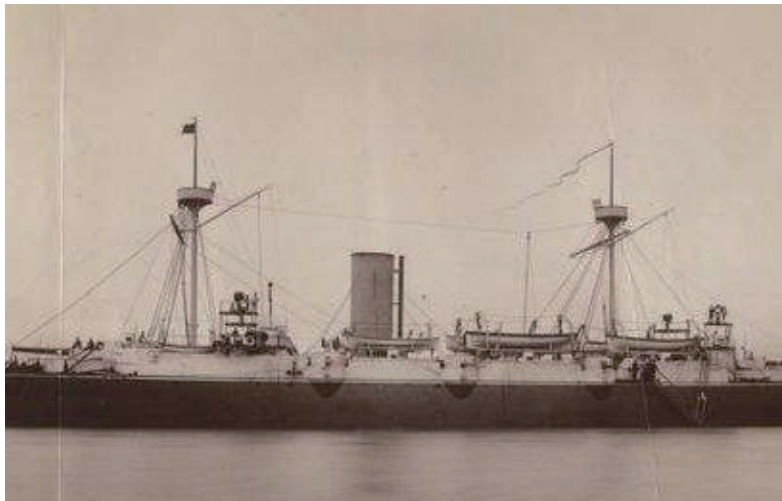
汛风南来，黄龙旗猎猎作响。大胡子船长下令挂上帆片，增加驱动力。船到福州码头，已是

掌灯时分。

一回北京，就有官员上了条陈，称船政靡费太重，祸国殃民。建议删去马尾造船厂的所有预算，让马尾船政局自生自灭。此后沈葆楨晋京争取拨款，都遇到了白眼相向；年前的预算到年终拿不到七成，其中一成还得打点权势熏天的王公大臣，作为年敬与冰敬……李鸿章嘴甜，胳膊肘却弯向淮系的江南船厂。左宗棠远在西安，已是鞭长莫及。找地方借钱，吴棠闭门谢客，挖苦他是丐帮的“七袋长老”。

车到山前，已是无路可走。他病了，常常进入呓语状态。造船厂人心浮动，笼罩着大难将至的气氛。日意格、德克碑进府探病，德克碑说：“可以办个民用公司生产客轮、货轮、渔船……做天下的生意，保证是日进斗金。沈大人你看，凭朝廷这几年的投入，马尾船厂的规模、设备已不输英法的大型船厂了，日本的船厂更不在话下……”

沈葆楨眼前一亮，霍然跃起：“行，就这么干。不过，当官的做生意，像话吗？那些言官的唾沫，还不把我淹死了？”日意格说：“这不难。在船政局，你是船政大臣，一品大员，造兵轮、建水师；另外再办个招商局，生产民用产品、做进出口生意。赚来的钱用来维持人员费用，贴补兵轮生产和水师学堂的日常开支……用中国的兵法来说，这叫‘暗度陈仓’。”



“扬威”号军舰

沈葆楨跳下床来，一拍大腿：“好，就这么干！”

创办福建轮船公司招商局的奏折在廷议时居然顺利通过。

订货单雪片般飞来。三万工匠日夜赶工。一条条客轮、货轮、渔轮相继下水，驶向四洋五洲。海上作业的链接产品也相继投产。成立了自己的远洋船队，运货送客，穿梭在世界各地的口岸。“扬威”“建威”等五条“威”字号军舰问世，福建水师已初具规模。“海东云”等四艘水警船也被管理福州海关的英国人租用，巡弋在台湾海峡……银币叮当作响，潮水般涌进。终于，“七袋丐帮长老”成了腰缠万贯的“金主”。

“万年清”号出洋相后沈葆楨就多了几分心思，存了一份狐疑。看来，船厂的洋技师徒有虚名，并非是日意格所吹嘘的“一流人才”，培育自己的总工程师和高级指战员，摔掉“洋拐棍”，势在必行。为此，他亲赴北京，与英法大使商洽，

要求两国海军部接纳几位学生尖子赴欧学习。

回榕后，他设家宴请来了魏瀚、陈兆翱、林泰曾、刘步蟾、蒋超英、詹天佑六位学生。他举杯说：“水酒一杯，以壮行色；今天，老夫设席饯行，送你们出国学艺。你们是人中龙凤，任重道远，千万别辜负了老夫的一番苦心。”言罢，一仰脖子，饮尽杯中酒。

如闻“状元及第”，学生们喜出望外，激动得难以自持……

魏、陈、林被派往法国的两家顶尖的船厂实习，学习制造算理和船身轮机，刘、蒋两人上恩延甫和英芬昔孛尔巡洋舰实习，学习军事指挥。出人意料，詹天佑却被派往美国学习土木工程。沈葆楨见大家迷惑不解，道出原委：在京时，他邂逅张之洞大人，谈到了詹天佑。前些年，张之洞兴办汉阳铁厂，热衷于修铁路、制枪炮。为了培育人才，将几位学童派往美国学建筑和动力科学，其中包括“神童”詹天佑。由于他过于年幼，生活难以自理，便辍学回乡；适逢马尾船政学堂招生，就应试入学，成了驾驶班的学生。张之洞拜托沈葆楨说：“天佑是个奇才，你不妨花点小钱，让他当官费生回美国继续学习……我考察过德国的军港，轨道交通是少不了的。”大家这才恍然大悟，纷纷向詹天佑道贺……

孩子们完成了门类繁多的学习任务。外语、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水重学、电磁学、光学、热学、化学、天文学、航海术等，在当年的中国被视为天

书，然而，孩子们“锐志精思，昕夕弗懈”，一个个成了破解天书的“异人术士”。萨镇冰独占鳌头，毕业考试全班第一。

沈葆楨听着日意格的汇报，快活地拈着胡须。

他登上罗星塔，沐浴着万里长风，眺望着白云的故乡，沉浸在幻觉之中——面前是亚洲东侧一万八千里的海岸线，波涛汹涌。一支雄奇的铁甲舰队劈风斩浪，迎面而来，黄龙旗在桅杆上猎猎作响。舰桥上，身着将军服的舰长们正向他举手敬礼……一张张熟悉的面庞映入了眼帘——严宗光露出思想者的眼神，刘步蟾一副不怒自威的神气，叶祖珪的胡子威风凛凛，邓世昌浑身是胆、虎虎生气，萨镇冰的身躯似铜浇铁铸……他们似乎在呐喊：“天下兴亡，舍我其谁！”

种下的苗正在拔节、伸枝、展叶，付出的心血正在开花结果。沈葆楨热血沸腾，因为，他培养了一批叱咤风云的时代英雄。他们，将是神州禹域的守护人，改变中国的先行者。

他迎风大笑，却不期咯出了一口鲜血。确实，他身心俱疲，累极了。七八年间，他在闽江口的六百亩荒滩上，建起了一个巨大的造船厂，办了一个科学堂。一百多名外籍工程师、技师、教师在这里工作。在用工高峰期，工人数量高达三万余人。工厂岁造军舰、商船二十五艘……让他自豪的是，一批批中国专家、技工茁壮成长。甩开“洋拐棍”，不再受制于洋人的时代悄然来临。他可以毫无愧色地奠酒一杯，告慰先人。

# 赣水苍茫龙峰青

——北宋水利专家刘彝的历史碎片

练建安

## 历史文化名村

2018年2月13日，腊月二十八，笔者和当地文友一同来到长乐潭头镇二刘村采风。我们的目的，是寻访一位叫刘彝的历史老人。

村口，立有灰黑色巨石，大字楷书：“二刘村。历史文化名村，朱熹讲学之地。”

谱牒载，唐末，司马参军刘昌祖从河南彭城佐王潮统兵入闽，在长乐一带开基，其第四代孙刘晖于大平兴国年间卜居长乐方安里龙峰山麓。宋乾道间著名理学家朱熹到晦翁岩讲学，乡人刘砥、刘砺从学之，先后登进士榜，蜚声儒林，村因之得名。千百年来，二刘村子孙繁衍，瓜瓞绵延，成为长乐乃至八闽刘氏的一个重要发源地。

二刘村风景名胜，主要集中在龙峰山上，晦翁岩、龙峰书院、三贤祠、白鹿洞、龙峰寺、文昌阁、讲易堂、石门精舍，远在云烟缥缈处。

我们来到了云龙桥。云龙桥为石构，三墩四孔，桥长30米，宽2.15米。宋宣和五年（1123）里人刘震建造。古时，此桥接岭前要道，行旅络绎。云龙桥西岸边，立有“先贤里”石质牌坊，记载多位刘姓先贤名字。日久笔迹漫漶，难以辨认。我们寻找“刘彝”良久，似无所见。

快过年了，村落内外，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不时，有鞭炮在空中炸响，在田野间回荡。

村道旁边，有一堵白墙，行书先贤事迹，中有“刘氏八贤”。介绍刘彝的文字说：“刘彝，乐善好施，仗义勇为……在赣州九年，修建了浩大的福寿沟工程，是城市建设上最早的污水综合利用工程，福佑了赣州近千年，今天仍发挥作用。”

## 千年福寿沟

2010年7月，赣州进入雨季，大雨滂沱。15日晚21时30分，中央电视台《新闻1+1》播



出《暴雨下的城市》。主持人白岩松和董卿谈论的正是赣州古老的排水系统——福寿沟。主持人在对比了广州、济南、南昌等城市的水患之后，盛赞古人建造福寿沟的智慧。

赣州福寿沟是刘彝在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主持修建的，是我国古代富有创造性的城市排水综合工程。

自汉高祖六年（前 201）在湓浆溪建城设赣县后，赣州（虔州）城址屡有改变，西晋迁葛姥城，东晋迁龟角尾及七里镇，南北朝时迁回章贡两水汇合处龟角尾一带，从此城址就固定了下来。

唐末僖宗光启元年（885），卢光稠率众起事攻占虔州后，自称刺史。

卢光稠治理虔州期间，扩建了州城东西南三隅，凿址为隍。由于扩城工程浩大、城东北地势低洼及城市排水系统规划建设不健全等原因，此后的 100 多年中，州城屡遭洪涝灾害。

北宋熙宁元年（1068），刘彝被朝廷任命为虔州知军（南宋绍兴二十三年即 1153 年，虔州改称赣州）。

刘彝是福州长乐人，仁宗庆历六年（1046）进士。刘彝的事迹见于《宋史》：“刘彝，字执中，福州人。幼介特，居乡以行义称。从胡瑗学，瑗称其善治水，凡所立纲纪规式，彝力居多。第进士，为邵武尉，调高邮簿，移胸山令。治簿书，恤孤寡，作陂池，教种艺，平赋役，抑奸猾，凡所以惠民者无不至。邑人纪其事，目曰治范。熙宁初，为制置三司条例官属，以言新法非便罢。

神宗择水官，以彝悉东南水利，除都水丞。久雨汴涨，议开长城口，彝请但启杨桥斗门，水即退。为两浙转运判官。”

根据上述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刘彝是个勤政爱民的官员，是江苏胸山县的“模范县长”，尤其擅长治水。治水的本事，是从他的老师胡瑗处学习的。

胡瑗（993—1059），字翼之，北宋理学先驱、思想家和教育家。因世居陕西路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胡瑗精通儒家经术，以“圣贤自期许”，讲“明体达用之学”。胡瑗讲学分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



赣州福寿沟

表现了他重视经世治用的特点。“瑗称其（刘彝）善治水。”刘彝得到胡瑗的称道，殊为不易。在虔州治水之前，他已经小试身手了。

“凡所立纲纪规式，彝力居多。”这就是说全国治水“纲纪规式”的制定，刘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久雨汴涨，议开长城口，彝请但启杨桥斗门，水即退。”刘彝可谓“料水如神”。

“神宗择水官，以彝悉东南水利，除都水丞。”

都水丞，官名。北宋初不置都水监，仁宗嘉祐三年（1058）复置，设丞二员，以京朝官充任，协助判监事、同判监事外理监务，并轮流出外治河。元丰改制后，复为都水监次官，参领监务。又设南、北外都水丞各一员，各领专司，分掌地方治河事。

《宋史》记载了刘彝知虔州后“移风易俗”的事迹：“知虔州，俗尚巫鬼，不事医药。彝著《正俗方》以训，斥淫巫三千七百家，使以医易业，俗遂变。”《宋史》对刘彝的虔州治水功业，没有提及。

清同治十二年（1873）《赣州府志·官师志》记载了刘彝“移风易俗”之外的其他德政：“时饥民多弃子于道。（刘彝）揭榜通衢，招人收养，日



福寿沟排水口

给广惠仓米二升，每月抱至官府一验视。又推行于县镇，细民利二升之给，皆为字养。”“字养”即“抚养”。“皆为”两字，点明了其全面与普及。由于此举卓有成效，活人众多，于是就有了祥瑞，“时有甘露、瑞莲、瑞粟之应”。

刘彝虔州治水，是造福千年的善举。《赣州府志》记载：“先是郡城三面阻水，水暴至，辄灌城。彝作水窗十二间，视水消长而启闭之，水患顿息。城内福寿两沟，相传亦为彝所创。”

刘彝到任后，经过实地踏勘，根据虔州城市地势西南高、东北低的地形特点，以州前大街（今文清路）为排水分界线，因势利导，规划设计成集城市污水、雨水排放、城市池塘蓄水调节水流量，调节城市空气湿度，池塘停积淤泥，减

少排水沟的淤积，池塘养鱼，淤泥用于种菜的生态环保循环系统。又从城市风水学的角度，把福寿二沟线路走向设计成古篆体形，“纵横纤析，或伏或见”，此犹如虔州龟形城的龟背纹。分别以寿沟、福沟命名。

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至九年（1076），福寿沟的建设，历时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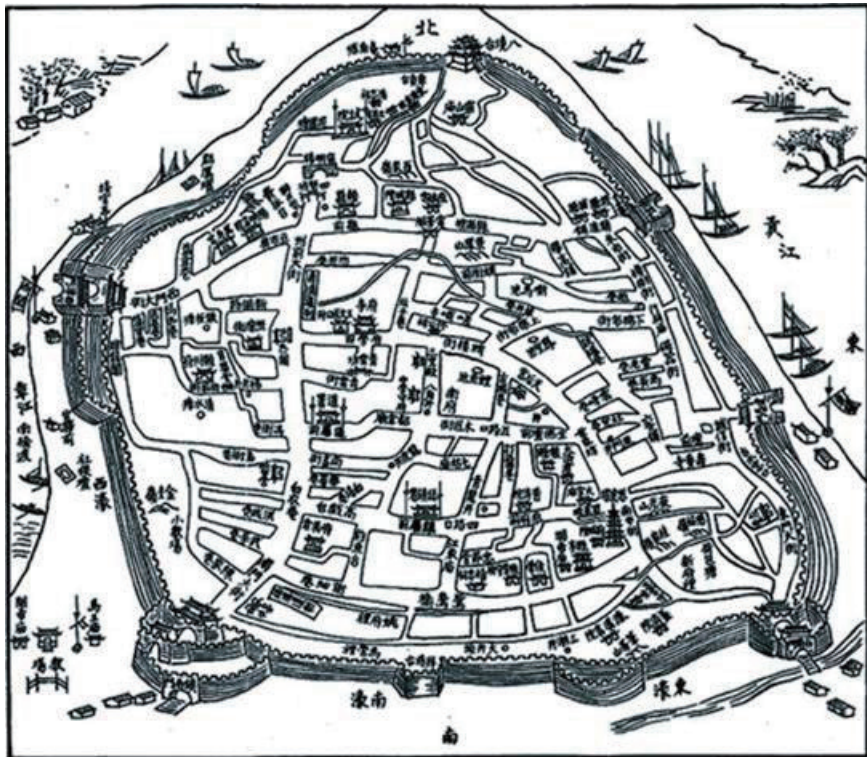
资料记载：福寿沟工程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将原来简易的下水道改造成矩形断面，砖石砌垒，断面宽大约90厘米，高180厘米左右，沟顶用砖石垒盖，纵横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分别将城市的污水收集排放到贡江和章江。二是将

福寿二沟与城内的三池（凤凰池、金鱼池、嘶马池）以及清水塘、荷包塘、蕪菜塘、花园塘、铁盔塘等几十口池塘连通起来，以增加城市暴雨时的雨水调节容量，减少街道淹没的面积和时间，另利用池塘养鱼、淤泥种菜，形成生态环保循环链。三是设置了防止洪水季节江水倒灌的12个水窗。这种水窗结构由外闸门、度龙桥、内闸门和调节池四部分组成。江水上涨时，利用水力将外闸门自动关闭，若水位下降到低于水窗时，则借水窗内加大坡度的沟道水力将内闸门冲开。

福寿沟根据虔州城市的地形及标高实行分区排水。福寿二沟大致以现在的文清路为集水范围的分界线。福沟在南门口以东，主要是排城市东南部之水，集水面积约1.7平方公里，主沟长约8.6公里；寿沟主要排城市西北部之水，集水面积约1平方公里，主沟长约6公里。

福寿二沟的集水面积合起来约2.7平方公里。当时的赣州古城面积是3.05平方公里，在城市的西南部一带的武教场，有0.35平方公里面积，无人居住，没有铺设下水道。

主沟完成后，一些支沟陆续建成，从而形成了虔州城内主次分明、纵横交错、井然有序、排蓄结合的城市排水网络系统。其



宋代的福寿沟示意图

显著特点是利用城市地形的自然高差，导水入塘入江。

时至今日，纵是狂风暴雨下，赣水苍茫，福寿沟依然巍然屹立。

## 刘彝与“交州之变”

交州之变，又称宋越熙宁战争，是宋神宗熙宁年间发生在中国宋朝（北宋）和越南李朝之间的一场战争。

《宋史》记载，刘彝任虔州知军多年之后，得到了擢升，“加直史馆，知桂州”。

交趾又称交州，一直附属中原王朝。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交趾郡王李乾德即位。李乾德年幼，由检校太尉李常杰和兵部侍郎李日成辅佐。

熙宁六年（1073），集贤殿修撰、陕西都转运使沈起（浙江宁波人）被宰相王安石赏识，取

代萧注出任知桂州。

《续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一》记载：“知桂州沈起规取交趾，妄言受密旨，遣官入溪峒点集土丁为保伍，授以图阵，使岁时肄习。继命人因督运盐之海滨，集舟师，教以水战，故时交人与州县贸易，一切禁止。”

邕州（今南宁）知府苏缄请求终止保甲、通互市，沈起不听。朝廷以为沈起“生事”，就罢免了他，任命刘彝代替沈起。“时朝廷方议开疆”。刘彝这个新任桂州知府到任后，不但不改变前任的做法，反而有些“变本加厉”了。

《续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一》的记载是：“彝至，不改起之所为，奏罢广西所屯北兵，而用枪杖手分戍，大治戈船，遏绝互市。”刘彝的种种举措，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似临战状态。于是“交人疑惧，至是分三道入寇，戊寅，陷钦州”。战争，是交趾人打响的，他们先发制人，兵分三路，进攻大宋。这是熙宁八年（1076）的



事。

对于这一段历史，《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五·交州之变》记载道：“交州自公蕴后，世修职贡不绝，然数盗边，至其王乾德遂大举入寇，神宗熙宁八年也。时朝廷方议开疆，知桂州沈起遣官入溪洞，点集土丁为保伍，又于融州强置城寨，杀人以千数。交人以为言，罢起，以知州刘彝代之。彝至，奏罢广南所屯北兵，而用枪杖手分戍。复听偏校言，以为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来互市，尽遏绝，表书亦不得达。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广府，一自钦州，一自昆仑关，连陷钦、廉二州，杀土丁八千人。事闻，起坐贬，安置郢州，除彝名。”

有资料说，交趾李常杰率军连破钦廉二州之后，与宗奭的另一路兵马合围邕州。邕州知府苏缄率众 2800 余人坚守。熙宁九年（1076）3 月 1 日，邕州城失陷，苏缄全家 37 人壮烈自杀。交趾军屠城，“于是交人尽屠其民，凡五万八千余口”。

《宋史》记载：“（刘彝）禁与交人互市，交趾陷钦、廉、邕三州，坐贬均州团练副使，安置随州。又除名为民，编隶涪州，徙襄州。”

刘彝以兵败获罪。漫长的 10 年过去了，宋哲宗赵煦元祐初年（1086），刘彝的宦海生涯有了一线转机。

《宋史》记载：“元祐初，复以都水丞召还，病卒于道，年七十。”

刘彝是水利专家，最大的长处是治水。朝廷安排他“知桂州”，担负戍边重任，实在是“历史的误会”。在他颠沛流离十余年之后，重新得到了“都水丞”的职位，本可以继续造福于民，大展身手了，可惜，天不假年，他理想的翅膀在千里迢迢返回汴京的途中，折断了。

## 大宋诗人

刘彝还是一位诗人。《全宋诗》录有刘彝诗



三首。一为五言律诗《涤虑轩》：“万事本无心，宁容意虑侵。方池唯贮月，修竹不栖禽。地静饶真趣，风长展梵音。有人重税驾，经宿乐幽林。”一为七言律诗《悼贤诗》：“良畴十顷接晴烟，曾假过侯救早年。俸麦一车开德济，流民千里荷生全。人嗟逝水今亡已，俗感遗风尚泣然。独对老僧谈旧事，斜阳春色漫盈川。”一为古风《夜宿善权寺追怀陈述古》：“精识世稀及，直道古难有。哲人虽云亡，遗德不可朽。尝厌石渠游，是邦爰出守。浚河纳湖波，股派活畎亩。学宫起城隅，涂人或薪樗。既富而教之，薄俗适忠厚。矧予平生时，昏弱赖磨揉。共探姬孔微，肯出皋稷后。醇源浩罔涯，实行靡容苟。逝甘老岩阿，寂寞待

同叩。天乎夺大成，旅兹宜兴阜。我来薤荆榛，雨泪滴杯酒。恸哭起秋风，落叶纷林藪。永怀三益恩，语报乏琼玖。愿子生人间，世世为亲友。”

有资料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名句，出自刘彝《七经中义》。也有人说是出自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清代钱泳《履园丛话》、清代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

按其时间先后而言，出自《七经中义》似更为可信。

## 余 绪

刘彝兴利除弊，关心民瘼，广有德政。宋绍圣元年（1079），福州郡守温益倡建“五先生祠”于府学圣庙东，刘彝、陈襄、郑穆、周希孟、陈烈并祀于庙学，尊称为“海滨五先生”。

赣州市宋城公园古城墙边，一座高近3米、重约1吨的青铜雕像竖立在这里。其人温文尔雅，神情坚毅，手持铁锹，注视远方。他就是刘彝，来自遥远的福州长乐，来自东海之滨的龙峰山麓。

为人民造福的人，人民不会忘记他。



刘彝雕像

# 郭则沅与《红楼梦》

林如求

续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创作现象，在多种文体形式中皆可见到，尤常见于小说、戏曲、说唱等方面。而就小说而言，续书最多者当推《红楼梦》。而同一作者在完成续书《红楼真梦》后，又把它从小说转换为戏曲《红楼真梦传奇》，这是《红楼梦》数十部续书中特色最为突出的创作事例。这个作者就是福州黄巷五子登科的郭氏后人、文人兼学者的郭则沅。

## 郭则沅其人

郭则沅（1882-1946），字啸麓，号蛰云，又号子厂、龙顾山人、云淙花隐。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13岁即已“遍涉经史、谙练典故，以文学知名”。16岁以第一名考入国子监。21岁乡试中举。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22岁时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27岁到苏州迎娶第二任夫人俞氏。俞氏系朴学大师俞樾的曾孙女，名俞璉。俞樾乃当时名满天下的儒林冠冕，在浙江尤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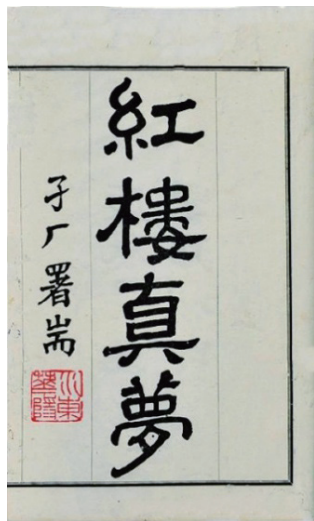


郭则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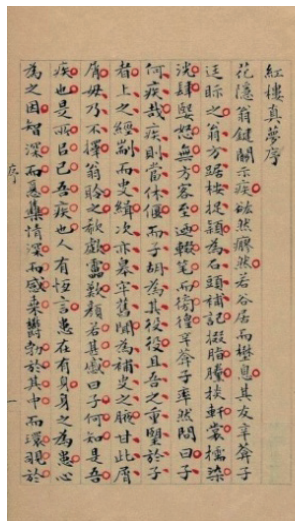
望，时年已近九十。俞璉是俞阶青（陞云）之女，为当代红学大家俞平伯之胞姐。俞阶青中探花时，俞樾曾在杭州西湖里湖的俞楼悬挂一联：“藏书五万卷、读书五千卷、著书五百卷，容老夫悠悠岁月；初试第一名、会试第二名、殿试第三名，看小孙奋志功名。”一时传为佳话。浙江巡抚对郭俞联姻格外重视，除给假50日外，并嘱仁和县传知僚属前往庆贺，盛况空前。宣统二年（1910）郭则沅擢署浙江提学使。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酝酿称帝，郭则沅特致说帖，告诫



《红楼梦》封面



《红楼梦》扉页



《红楼梦》序

不可称帝，要点是：“一、皇室不易处也；二、蒙藏不易驯也；三、西南诸省难合而易离也；四、外交变幻不可不虑也；末又推论古今易代事，而归结于人心之不易制。”袁世凯虚伪地批了“深有见地”四字，并不采纳，反而加紧帝制活动，郭则沄当即辞去礼制馆提调。袁世凯死后，郭则沄入徐世昌幕，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1922年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获胜，徐世昌被迫去职，郭则沄也辞去侨务局总裁职务，从此脱离宦海，隐居京津，著书讲学，吟诗作赋，写字绘画。

### 《红楼真梦》

郭则沄的《红楼梦》续书《红楼真梦》作于20世纪30年代末，初刊于《中和月刊》；1940年出铅字本，署“子厂”，有辽宁省图书馆藏本；

1988年被北京大学选定为《红楼梦》最有影响的九部续书之一出版。全书64回，以第1回《梦觉渡头雨村遇旧 缘申石上士隐授书》起，至64回《庆慈寿碧落会团栾 聚仙眷红楼结因果》的回末诗“悟到回头处，欢娱即涕洟；强持真作梦，莫谓梦为痴”终，约53万言。作者在《自序》中说：“《红楼》杰作，传有窜编；脂砚轶闻，颇参歧论。雌黄错见，坚白等棼：或则妄规胶续，滋刻鹄类鹜之讥；或则虚拟壁完，忘断鹤益鳧之拙；又或殚心索隐，逞臆谈空，附会梅村赞佛之诗，标榜桑海遗民之作；等玉卮之无当，枉绁桀之相矜。世或推之，蒙无取焉。……”在对《红楼梦》产生后众说纷纭、歧见迭出的状况，和多年来知音难寻、真意湮没的感慨中，表达了挽回人心、昭明天道、留名青史的决心并终老于此的意志。

《红楼真梦》的主要内容，是写宝玉成仙得



道后，到太虚幻境千方百计寻觅黛玉，最终圆了爱情之梦。结构方式是三线纠缠法：一以出家修道的贾宝玉和已入仙界的林黛玉为中心；二以尚在尘世的薛宝钗及其他姊妹为中心；三以贾珍、贾兰、贾蓉等人的建功立业、忠孝传家、享受利禄为中心。作为被时代抛弃的政治遗民，郭则沄无法实现“回天志业”和“汗史功名”的愿望，只好借尸还魂，让贾珍、贾兰等登台表演，有一番作为。以上三条情节线各自发展又相互联结，从太虚幻境到大观园，从以吟诗作赋、饮茶聊天为主要生活内容的众多女性，到以讨贼平乱为主要内容的贾珍、贾兰等几位男性，其间的联系和转换相当自由，使得小说在人物描写上表现出明显的主观意志，宝玉不但在太虚幻境活动，还可以回到大观园，使大观园和太虚幻境连成一片，生出许多故事来，故称之为“真梦”。对这种观念化的倾向，如果仅仅理解为郭则沄小说艺术才能局限性的反映，不如理解为作者过于强烈的道德理想、文化观念对于小说创作直接渗透而造成的负面效果。《红楼真梦》虽不脱死者和生者都成仙，到“太虚幻境”大团圆的结局，但文笔清丽，书中许多诗、词、文都表现出郭则沄的不凡才华，其他《红楼梦》续书只能望其项背。

《红楼真梦》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每每与《红楼梦》恰恰相反。如第8回贾兰说：“古人大文章、大经济，都是从忠孝两字出来的。咱们世禄之家，白白的衣租食税，若虚受厚恩，一无报答，这忠字何在？老爷、太太这们爱惜我，期望

我成人，若不替我父亲图个显扬，这孝字何在？亏了忠孝，丢了根本，不但那膏粱文绣白糟蹋了，就是侥幸得了令闻广誉，也等于欺世盗名一流，不足齿数的了。”作者着意强调“忠孝”这种封建说教，实际反映了作者作为政治遗民的失落心态，与20世纪20至40年代的社会政治状况、道德观念、文化变迁等密切相关，蕴含着针砭世道、挽救人心、感慨世变的深意，从中大可窥见清季遗民在中西、新旧文化之争中的特殊政治心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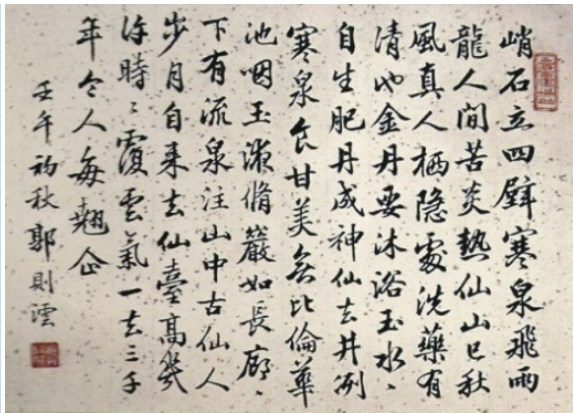
《红楼真梦》第58回写锦乡侯对贾兰说：“八股取士，人人总得念四书五经，至少也要懂得伦常的大道理。若改变了，必至毁裂经籍、蔑弃彝伦，其患甚于洪水猛兽！”这纯粹是一种典型的文化遗民心态，是清代文化遗民对旧朝的依恋，



《红楼真梦》北大本



郭则法手书扇面



郭则法书法

对传统生活、稳定秩序的企盼。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像郭则法这样具有高度文化修养，并且自认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与价值的人重视的是在文化传统的兴亡更替中获得价值与尊严。这种心态最明显地表现在郭则法曾反复提及的“司文之梦”里。《红楼真梦》第23回：宝玉成仙后，被玉帝封为司文院待制。在司文院里，宝玉见到历代才士，如班扬枚马、庾鲍沈谢、王杨李杜、韩柳欧苏等，这些书册“谁知即是六籍群经和历代高文典册”。表明郭则法梦中的司文院乃是传承历代先贤的经典文化所在，他内心深处的强烈愿望是希望再秉文衡，享有对社会主流文化的话语权和控制权。在自序中就曾提及娲石可医心疾的观点：“疾与石触，若幡若覆；石与疾攻，若阙若融。是惟娲石之功，而其究归于空空。”作者自比娲石，内涵有二：一与娲石同病相怜——虽有补天之才，而无补天之运；二以《红楼梦》原著中娲石转世的宝玉，在经历一番繁华富贵后归于空门，来类比自己在易代之际淡出政界的遭际：

以撰著寄托个体生命，以文字表达故国哀思和延续传统文化。他说：“生乎乱世而徒以肥遯鸣高，坐视微言之绝而不顾，则宇宙间何贵有此人乎？若亭林、夏峰诸先生，以无用储天下之用者，其处乱世之轨范欤？”

### 《红楼真梦传奇》

《红楼真梦传奇》是郭则法继《红楼真梦》后，在60岁生日时所作，有自寿之意。全剧凡八折：一《斗猿》、二《廷荐》、三《安江》、四《仙宴》、五《擒寇》、六《闺话》、七《献俘》、八《仙祝》。后附工尺谱，署“子厂填曲，螭庐制谱”。有民国三十一年（1942）石印本存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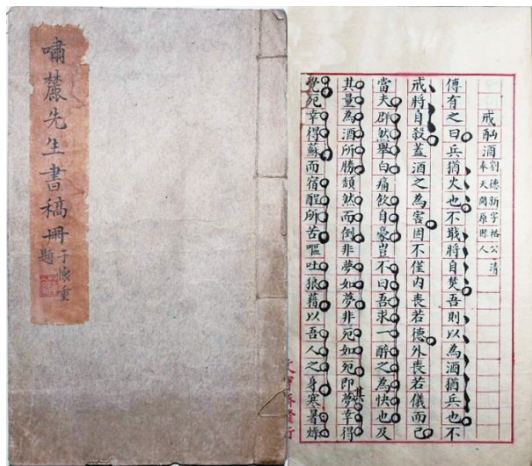
《红楼真梦传奇》的思想内容与《红楼真梦》一脉相承，但特别突出了贾珍、贾兰、贾蓉等人讨贼平乱、建功立业的主线，分量在八折戏曲中占四折——廷荐、安江、擒寇、献俘。这明显是对《红楼梦》人物形象的颠覆。贾珍、贾蓉

在《红楼梦》中是只知花天酒地的纨绔子弟，在《红楼真梦》和《红楼真梦传奇》中，郭则沄让他们去讨贼立功、凯旋受赏，搞得轰轰烈烈，显然意淫了《红楼梦》，却强烈表现了郭则沄作为遗民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忠孝节义思想。而其他的四折，郭则沄通过宝黛钗的爱情婚姻在仙界与凡间的纠葛，以及贾府的家宴寿庆等热闹场面，表达了富贵乃至成仙后仍不忘事亲尽孝的传统观念。从《红楼真梦》到《红楼真梦传奇》，内容上虽有详略、增删、改动，但二者的形式变迁和文体转换却又顺畅自如。如第六折《闺话》，写宝钗梦见宝、黛已证仙缘，命莺儿点起寻梦香送自己生魂前去，两日后醒来，探春、湘云来看望，宝钗自言别有难言之隐；后众人同赏牡丹，湘云再劝宝钗，宝钗表示以后只有事亲教子，我尽我心，一切听天由命便了。此折内容出自小说第26回《降兰香良缘凭月老 宴花朝雅令集风诗》后半和第27回《碧落侍郎侍姬共戏 紫薇学士学使超迁》前半。这一情节片段，将已成仙的宝玉、黛玉安排在赤霞宫中共同生活，而仍在荣国府生活的宝钗虽显冷落孤单，但寂寞时也前往探望，可以自由来往仙凡二界。这种完全虚构、极具荒诞色彩的情节安排，集中表现了作者对三人故事别无选择的虚幻处理，寄托了作者大团圆的美好愿望。

《红楼真梦传奇》卷首有序文两篇，一是王季烈《螭庐叙》，其中有云：“天生万物，惟人独灵，非其智巧膂力胜物也，为有纲常大义，范围人心，使人彼此相安，不致纵人欲以悖天理

也。乃者茫茫禹域，受西潮之鼓荡，弃纲常，非忠孝，致国家颠覆，骨肉寇讎。循是以行，岂天人禽无别，人类将绝灭矣。子厂忧之，作《红楼真梦》，以正人心，旨深哉！……”与郭有交往的张伯驹也说：“郭啸麓则沄早掇巍科，外放温台处道，少年得意。入民国，任总统徐世昌之秘书长，晚岁颇自悔，著《红楼真梦》自感身世，为蛰园律社、瓶花移词社，月作文酒之会。”文学与才干俱佳，早年功名与仕途顺畅，因世变而被迫打断的功名事业及所秉承的道德观念的日益沦丧，是最为郭则沄所痛心疾首的，这正是他在《红楼真梦》中着力构建的遗民乌托邦，从中可以窥见作者文学创作观念、政治观念、道德文化理想的某些重要侧面，蕴含了更加深广的有关时代新变、时局动荡、传统崩解、道德挽救等思想文化内容。

另一篇是俞平伯的《红楼真梦传奇叙》，起首一段有云：“红楼一梦，惚恍哀艳，匪特一代之盛，亦千古之奇也。而读者每致赏风华，昧其寄托；于书中人，则以意为爱憎，辄右黛晴而左钗袭；续者纷纷，翻案未已。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欤？子厂吾兄《红楼真梦》最为晚出，径使二玉聚于幻境，而谢庭兰蕙，仍以忠孝承家。洵无谬于天人，不失作者之旨，而又大快人之心目也夫。顷出其余绪，编成传奇八折。螭庐世丈以曲坛尊宿，为订旁谱，俾可播诸管弦，备其声容。诚艺圃之珍闻也。”对郭则沄小说及传奇予以极高评价。不料30年后，俞平伯在致庶卿一札中却



郭则沅书稿册封面及内页



《洞灵小志·续志·补志》，东方出版社

云：“惠示《红楼真梦传奇》稿本，是书提倡封建道德，与《红楼梦》原意相反，只可作批判资料用。卷首拙作序文，于卅年后重读，弥感惭愧，所谓‘讹谬流传逝水同’者也。鄙怀当荷鉴谅。”俞平伯对郭则沅及其《红楼真梦传奇》的前褒后贬，有一定历史原因，自然不可过多苛求。

《红楼真梦传奇》稿本还有张伯驹 1971 年秋所题诗：“岂愿缁衣换锦衣，当时负却首阳薇。雪芹眼泪梅村恨，付与旁人说是非。”并有识语云：“树青先生藏蛰园《红楼真梦传奇》原稿，与雪芹原意大相径庭，煞风景矣。但亦存续作之一流。昔在蛰园律社作击钵吟，题为‘题红楼真梦’，余前作一绝，以后结句评列榜首，今已三十余年，回首亦一梦也。”稿本中还夹有便笺两张，其一是黄苏宇赠史树青一札，大略云：“庶卿先生出示《红楼真梦传奇》稿本、《瓶花簪故事》，匆匆三十余年，梦华酖毒，零落山邱，平翁（指俞平伯）一札尽之矣。潜然念逝，为识以小令，调

寄《小重山》：小影槐安说梦人，匆匆谁管得，百年身。墙东词客水东邻。浇红宴，头白总伤春。萧萧剩梁尘，人天都扫尽，旧巢痕。遗珠还蹙醒庵颦，周郎顾，休向曲中论。”同样反映了特殊人士在特殊文化背景下对郭则沅及其《红楼真梦传奇》的不同评价。

《红楼真梦》和《红楼真梦传奇》是郭则沅作为政治遗民和文化遗民双重心态的重要体现，在观念和文化信仰上虽显保守和落后，但对其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意义却不应漠视和鄙视。当我们把视野聚焦于那些引领风云的新派人物身上时，对郭则沅这样的传统文人、学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道德和文化忧虑也应重视，不宜以反文化的标准和非文化的角度认定为落后腐朽而予以全盘否定，应当看到其中蕴含的深刻而长久的思想和认识价值，正如左鹏军教授所言，“这类作品所具有的悲悯的文化情怀、深刻的忧患意识和超越流俗的前瞻性，应当得到足够的尊重和研究。”

# 《罗川书院记》品读

张兆浩

## 【作者简介】

李拔(1729~?),号峨峰,四川犍为人。清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乾隆二十四年(1759)春,由楚北郡丞升福宁知府(今霞浦)。翌年,调任福州知府,重文化、教育,有政绩。乾隆二十八年(1763)离任。

## 【原文】

### 罗川书院记

李拔

乾隆庚辰初夏,予自福宁来典郡事。方飭各县增修学舍,为育材地。风既行矣,罗源为郡属邑,旧有凤鸣书院。前令蔡彬修于康熙甲戌。日久而废。粤东梁君翰来宰邑,始获而更新之,易其名曰“罗川”。

先是,罗邑自学废后,士子罕脱颖者。及梁君修复书院,黄生洪诗遂获隗,邑人咸鼓舞。梁君乃益倡捐,拓水陆寺地以居生徒,绅士乐输,得田一区,屋数楹,金五百有奇,收租生息,为弦诵资。以告郡守李峨峰。

李子闻而善之,曰:明乎川之义者,可与言学也已。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言道之无止

息也。孟子释孔子之言曰“源泉混混”,言学之贵有本也。即如罗源,一小溪耳,然发于深山,会于广川,放于大海,莫能御止者,不息之道,有本之物、固如是耳。人心何独不然?我生之初,仁义礼智,浑然在中。若泉之始达,涓涓滔滔,亦自有不竭之势,苟清明善养,未有不一泻千里者。惟不幸而气拘物蔽,戕贼陷溺,以自汨其性灵。譬彼流泉,搏激之,搅扰之,虽有一息清机,亦终于昏浊横流而莫不可治。能复其本体者几哉?

故君子之为学也,心欲其静,如水之沉;念欲其清,如水之淡。深得自得,不至于左右逢源不止。而区区词章之工拙,遭遇之穷达,固非其所计矣,然君子暗修,无心于文而文独至,无心于禄而禄心及者,何也?盖其沉潜道德,静深有本,由是以所蕴蓄发为文章,措诸事业,如水赴壑,不行而至,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孔子曰:有德者心有言。孟子曰:天爵修而人爵从之。非虚语也。学者但当浚其源而已矣。

梁君,学道人也。持斯说以往,邑之人心能憬然悟,翻然改,寻源竟委,以求不愧于斯义者,罗川勺水,即发为洙泗之一脉,亦无不可。

政绩。乾隆二十八年(1763)离任。

**【译文】**

乾隆庚辰年（1760）初夏，我从福宁（今霞浦）来到福州主管福州郡。正饬令各县增修学校，作为育才的地方。风气已经流行了，罗源是福州郡的属县，先前有凤鸣书院，前任县令蔡彬修于康熙甲戌年（1694）。日久而倾废，广东梁翰来做罗源知县，才开始获得更新，改它的名字叫“罗川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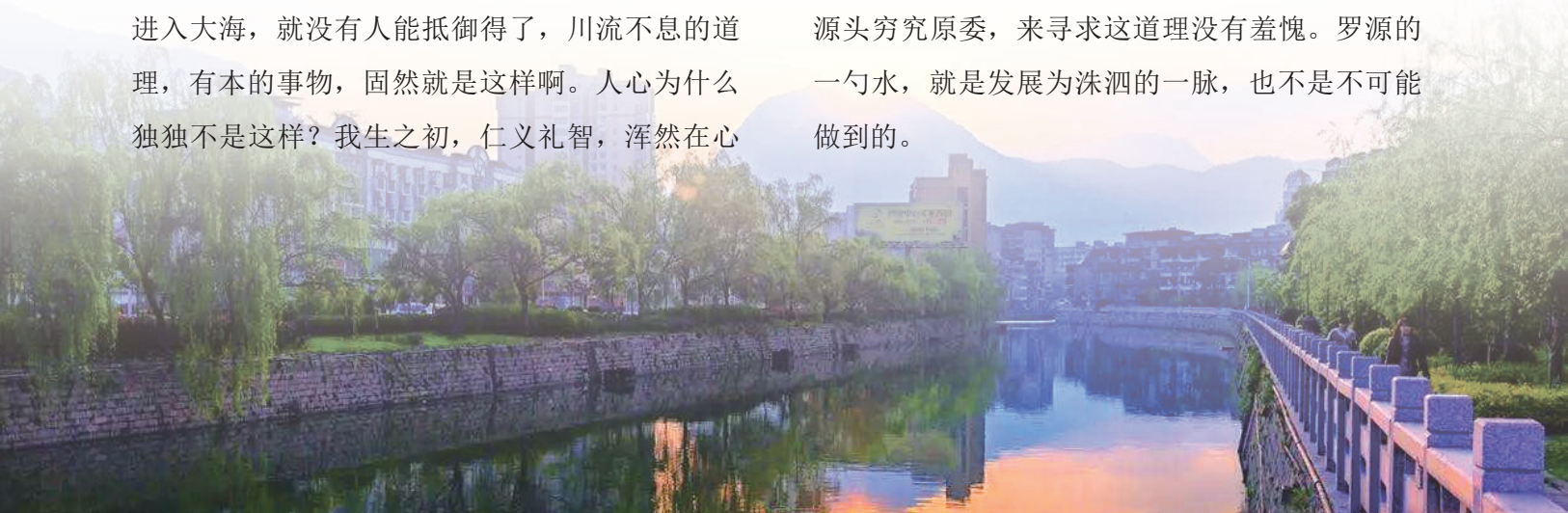
在此之前，罗源县自从县学废弃后，读书人少有脱颖而出的。到了梁君修复书院后，学生黄洪诗就在科举应试中得中，罗源人很受鼓舞。梁君就更是倡导捐献，开拓水陆地来居住学生，得到田地一区，房屋数间，银两五百有余，收租生息，作为读书的资助，将这情况告诉给郡守李拔。

李拔听到后认为是好的举措，说：“明白罗川的道义所在的人，可以跟他讲学校的事情。”孔子在河流上说“逝去的跟这流水一样啊”，这是说道义没有止息。孟子解释孔子的话说“水流不息”，这是说学问贵有根本。就如罗源，是一条小溪罢了，但是发源于深山，融汇在大川，最后进入大海，就没有人能抵御得了，川流不息的道理，有本的事物，固然就是这样啊。人心为什么独独不是这样？我生之初，仁义礼智，浑然在心

中。像泉水开始发源，从涓涓细流到滔滔大水，也就自然有不竭的趋势，如果能清明善培养，没有不一泻千里的。唯有不幸而被浊气所拘禁，为外物所闭塞，以致自然扰乱了性灵。比如那流泉，搏击它，搅扰它，即使有一息清澈的机遇，也终于浑浊横流，但是没有不可治理的，并能很快回复它的本来面目。

因此君子做学问，心灵要安静，如水的深沉；意念要清纯，如水的淡然。深沉就自得，不至于左右逢源不知停止。而那区区辞章的工巧或拙劣，遭际的穷尽或通达，固然不是他所要计算的，但是君子暗地里修养，无心作文而文才自然流露，无心于俸禄而俸禄自然来到，为什么？大概是他沉潜道德，静深有本源，由这来蕴蓄发作为文章，实施在事业上，就如水奔赴山壑，不流而自然就到了，他怎样自然就怎样。孔子说：“有德的人他的心有所言。”孟子说：“仁义礼智修而爵位自然跟着到来。”这不是说空话。学习的人应当疏浚他的源头罢了。

梁君，学习道理的人。秉持这种说法而去，那么罗源的人心就能憬然觉悟，幡然改变，寻找源头穷究原委，来寻求这道理没有羞愧。罗源的一勺水，就是发展为洙泗的一脉，也不是不可能做到的。



# 一代风流贤太守

孙源智

福州作为八闽首府，东南一大都市，地位殊重。因此，地方主政官员的选拔也显得极为重要，故有“福郡地大而事繁，古常选用重人”的说法。秦汉之时，一郡之主官称为郡守、太守，魏晋以后，名称虽常有变更，但人们还是常以“郡守”“太守”为雅称。福州历任太守，彪炳史册者，代不乏人。福州首任太守为晋人严高。至宋代时，人才最盛，有蔡襄、程师孟、曾巩、梁克家、赵汝愚、辛弃疾、真德秀等。降及清代，乾隆年间的福州知府李拔是不可不提的一位。

李拔（1713—1775），字清翹，号峨峰，四川犍为人。李拔的高祖李杠气节超迈，以大儒自命，明朝灭亡后以身殉国。曾祖李士廉、祖父李公鼎均是当地名儒，隐而不仕，课徒授业。至清中叶，乾隆帝为明季守节诸臣平反，李拔才走入仕途。李拔于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历任钟祥、长阳、江夏知县，擢升汉阳同知，乾隆

二十四年（1759）以福宁知府入闽，次年调任福州知府，时年四十八岁。

## 巍巍者山，遥瞻峨眉

福州府衙故址位于现在的湖东路与鼓西路之间，明清两代时曾是福州一郡之中枢，今已不



李拔塑像



李拔所建的乌石山天章台

存。这里地处福州古城正中偏西处，北有越王山为屏障，南有九仙、乌石二山相峙，尽可感受福州“三山鼎秀，州临其间”之美。府衙大门上曾题有一联：“九邑拱如星布，我疆我理，俾鹵地岩城，具瞻福曜；三山环若屏依，克师克帅，望绿林丹荔，尽树棠阴。”该联便是李拔来此上任后所作。

山对李拔来说并不陌生，他的家乡犍为县隶属于四川省嘉定府，境内群峰耸翠，尤以峨眉山最盛，他的别号“峨峰”也是得名于此。福州的山虽远不及巴蜀之地高峻，但泉石清趣间，另

有一番精致。李拔素有雅兴，自称“平生最喜登临，遇高山辄动仰止之思，所在多履齿迹”。时隔二百年，李拔的“履齿迹”早已难寻，倒是无数的摩崖石刻记录下他在福州的足迹。

李拔在福州居官三载，不仅城中诸山，连同周边各邑也都有所流连，所至之处均留有题刻。如果统计出福州现存题刻数量最多的古人名单，李拔肯定名列前茅。李拔曾言：“匪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亦聊以扬榷山灵，备后人之兴感云尔。”这句话用来解释他喜好题刻也是合适的。宋明理学以来，学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借题刻来“扬榷山灵”，实际上也是在抒发胸臆。

李拔不仅自己流连题咏，而且好古敏求，也爱寻找前人遗迹。李拔对登山有着自己的见解，他以为“山以人胜，人以山传”，“登山而不思追踪乎前哲，亦与未登山等；追踪前哲而不得前哲所以独至之故，亦与未登山等”。在他看来，如果登山时只停留在欣赏自然景观，就和未登山没有什么分别了。因此，观摩前人所留下的那些摩崖石刻，也就成为李拔追踪前哲的最好方式。

在福州的众多山峦中，鼓山摩崖石刻最为知名，保留了北宋以来包括蔡襄、李纲、朱熹、赵汝愚在内的历代名士登临题咏的数百题刻。李拔还未到福州时，就已听说鼓山“赤文绿字，遍满岩壁，称名迹焉”。等到他来福州上任，寻暇登山后，不禁感慨鼓山“怪石林立，古字争奇，应接不暇，悉如前人所称述”，称“福州城东鼓山，奇特为十闽冠”。





李拔所建的乌石山天章台

## 汤汤者水，锦江之湄

福州府衙在北宋时曾是福州最早的公园，称为州西园，内有春风亭、春台馆等名胜，园中还设有秋千等设施。每逢初春二月，州西园向民众开放，供人踏青游赏，成为当时的福州特色民俗，称为“开花园”。北宋福州知州蔡襄有“草软迷行迹，花深隐笑声”的诗句，来形容与民同

乐之情。明清之时，这里被辟为公署，不远处的西湖则成为新的城西览胜之所。

西湖开凿于晋代郡守严高，后又经历代开浚，成为福州一大名胜。湖心屿上有开化寺，寺后有孤山，旧时登临其上，可尽览全湖。李拔曾在此题有“湖山胜处”。而今，李拔的题字不复存在，“湖山胜处”却已成为西湖一景。李拔在西湖还题有“海国蓬莱”“天开图画”等，又有对联多副，今或由后人重刻，或湮没不存。

时人黄致中有《西湖杂兴》诗称赞李拔：“湖山胜处妙能兼，海国蓬瀛价又添。一代风流贤太守，教人不数太康严。”“太康严”即创凿西湖的郡守严高，诗人将李拔对西湖文化的贡献与严高相比，显然是恭维之辞。不过对李拔来说，这些话可能并不受用。在他看来，当初严高开凿西湖，兴修水利，才真的是功在黎民社稷，如今弃

鼓山摩崖石刻中，朱熹在绝顶峰所题的“天风海涛”最令李拔触动。朱熹是南宋以来学人的精神偶像，李拔登临绝顶，望海空无际，观朱熹题字，产生了一种难言的共鸣之情。李拔称“徘徊周览，恍然有悟于为学之旨，默识心契，流连不能去”。他在绝顶峰题下了“欲从未由”四个大字，又作仰止亭，铭曰：“我登鼓山，中心仰止。仰止何人，曰惟朱子。”

据说在李拔少年之时，父亲李汝璋曾以峨眉山勉励他，说：“为学如登山，徙峨眉之巅则视下矣。倘一徙而止，犹未登耳。”这一次鼓山之行，或许也触动他早年的回忆。于是，他在山足刻“云程发轫”，在半山刻“毋息半途”，在山顶刻“登峰造极”。这些题刻即是李拔的自勉，同时也向攀登鼓山的学子们勉示让他受益终生的为学之道。

民利而建为游观之地，是本末倒置的行为。

李拔认为，即便是风景名胜天下的杭州西湖，当年白居易、苏轼治湖时也均以灌溉防汛为本，只是“偶尔寄迹，遂成名胜”。李拔在西湖题刻甚多，不少都极富诗意，但让他最为得意的一处却是“西湖水利”四字。李拔常有“修葺以供游览，非当日开湖本意”之叹，希望以此告知后来者，西湖之维护应以水利灌溉为目的。至于风景名胜，本不必去刻意打造，“大小在心，不在境也”。

西湖之水，由河道通闽江。李拔曾有“福山福水抱城来，助我一段空明”之句，福水所指即此。闽江流经福州南部，至南台岛分为南台、乌龙二江，所以福州又有“三山鼎峙，两江环绕”的说法。李拔来福州上任第二年的冬天，巡行盘查下属十邑，览各地民情风物，途中经由南台岛古渡口乘船渡乌龙江，观浊浪排空，题下“龙江飞渡”“江风海潮”等石刻。

李拔所题的“龙江飞渡”，是形容其所乘船只乘风而行，顷刻间横涉江水。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老的渡口早已废弃不用，“江风海潮”四字也无处可寻。李拔当年在任时，兴修水利，疏浚航道，建设桥梁，以为民利；至临离任

时，还对洪山、朝天二桥欲修未能而念兹在兹。

而今，渡口虽废，“龙江飞渡”四字遥对着现代新建的乌龙江大桥，仿佛又添了新的意味。

## 惠心惠德，惟怀惟思

福州府衙中，旧有衙署园林，为官吏办事之余休闲之所。园林中陈设，也常常反映出为官者的审美情趣及文人心态。李拔来闽时，曾捐资重修府衙，新增诸多景观。中有桑园，园中桑树由李拔亲手所植。他还在内署中养蚕，“良丝厚茧，俱有成效”。李拔在府衙中种桑养蚕，并非出于个人爱好，而是以亲身示范向福州民众推广蚕桑。

福州濒海，人们大多以渔盐为业，在李拔来闽之前，丝织品均购自外省。李拔是蜀人，对种



鼓山古道上李拔题刻



鼓山古道上李拔题刻

桑养蚕缫丝均有了解。他发觉福建土沃桑肥，天气宜蚕。他自己试着种养成功后，便将蚕种及缫丝器具分发各县，大力推广。李拔还著有《蚕桑说》，教授人们养殖技巧。方志有载：“闽知养蚕，实自拔始，功尤伟矣。”除养蚕外，李拔还著有《种树说》《种棉说》等，“凡民间水利、农田、桑麻、树畜之事，一一经记而董劝之。”

清同治年间，左宗棠督办闽务，延续李拔创下的旧制，创办桑棉局（后改农桑局），分设蚕务学堂及育蚕、缫丝各传习所。当时福州设有浙股蚕业学堂、粤股蚕业学堂、蚕织女学堂、劝教公桑公所等处，养蚕业繁荣一时，蚕丝成为福州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至清光绪末年“年约值银二三千两”。而这些，都应归功于李拔首倡之功。

李拔承自家学，以经世致用为章法，主张“文章、经济，合而为一”。李拔曾言：“某，西蜀庸材，起自田间，于民生利病之源，知之甚

悉。”在他还是秀才时，他就遍观远览，总结治理办法，认为“人之治天下也，如治其家然”，自信如果有机会治理一乡一县，一定可以使他的设想大行其道，教化一方百姓。后来他以长阳知县起家，所到任之地，莫不政绩斐然。

李拔将治民之法，概括为养与教二字，言：“治世何术？曰养，曰教。教养何道，曰农桑水利，曰诗书礼乐。”养是教化之本，教则是长养的目的。李拔家族以其曾祖以来，课徒授业，尤重教化。李拔不仅号召福州各邑兴义学，设书院，还常常亲自到城中的鳌峰、崇山二书院讲学。人们常言“百无一用是书生”，他则以榕树为喻，称“予惟榕之为木，大而无用。然枝叶婆娑，犹荫十亩”，希望学人树立远大志向。

李拔认为“人生德业，以志为主”，常以程颐的“举业不患妨功，惟患夺志”一语来训导学子，反对为考取功名“束发而授书，挟册而呻吟”的无用之学。据说，李拔早年就是以“立志不在温饱，青紫拾亦偶然”来自勉。后来李拔的长子李元模虽高中进士，却不愿为官，绝意仕途，回乡创办了印清书院，将毕生精力放在了教书育人上。李元模的二子李锦源、四子李宗濂也都高中进士。犍为县清代共有九位文进士，四位都出自李拔家族，留下了“一门四进士”的佳话。

李拔自称其“少时樵子，中参名士，晚师循吏”。所谓“循吏”，即循良之吏，奉职守法、清廉贤能的官吏。他在府衙冰鉴堂题有一联：“称物情以平施，有己求人，无己非人，责人必先责己；顾民岩而思畏，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欺民即是欺天。”至今看来，依然发人深省。

### 太守之去，何时复来

乾隆二十六年（1761）除夕前三日，正值新年将临，福州城中一片喜乐景象。逢此佳节良辰，身处福州官署中的李拔却难抑思乡怀亲之情，提笔而书：“锁篆官斋景物清，朝来休休动闲情。疏梅独树筛香影，密竹连丛戛玉声。报国无才添素发，思亲有泪濯尘缨。乞身好趁东风转，一棹西川绿水生。”此时，年近半百的李拔在外居官已达十余载之久，年岁既长，思乡情切，恨不得马上告老归乡，乘船回到四川。

在福州任职期间，李拔屡次上书，请求告老归乡，奉养高堂，但始终未蒙允许。一日公事之余，李拔念及此事，想起了晋代的名士张翰，口占一诗：“闽海由来云水乡，谁云吏隐好徜徉。思归不为鲈鱼脍，拍案瓶花堕印床。”当初，张翰在洛阳为官，一日见秋风起，忽然想起此时家乡吴江水涨，正值鲈鱼肥美，叹息道：“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羈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辞官还乡。时代不同，李拔自然不能像张翰这样潇洒，同张翰一样“恨难禁兮仰天悲”的思归之情，他

却只能“拍案瓶花堕印床”。

更让李拔“恨难禁兮仰天悲”的是，最后让他得以去官归乡的竟是慈母去世的一纸讣告。悲恸欲绝之下，一句“几度思归归未得，臣忠子孝两途穷”，蕴含多少人生的无奈。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拔依然牵挂着福州百姓，感叹“设施未竟，遽遭母丧，内不能孝于亲，外不能益于民，日夜腐心，曷其有瘳”。在他主持编纂的《福州府志艺文志续编》中，他将他的治理经验一一记录，期待后世守官能够有所借鉴，受益于民。

李拔奔丧回蜀后，福州士民念其在任的功德，为他立“李公去思碑”以示感激。李拔在闽时，喜游闽山闽水，流连题咏，及至去后，百姓也将这位廉洁循吏视如高山般巍峨，如江海般浩渺。时人作古诗十二章，中有一章：“巍巍者山，遥瞻峨眉。汤汤者水，锦江之湄。惠心惠德，惟怀惟思。太守之去，何时复来。”后来，李拔丁忧结束后，又受命在湖南、湖北为官，并未再来福建。

李拔官终荆施宜道，卒年六十三岁，归葬于犍为县舞雩乡。这个地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论语中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宋儒周敦颐开示学人，“每令人寻孔颜乐处”，李拔以为“昔曾点志在春风沂水，曾见契于圣人”，甚是推崇。昔日，李拔登临福州鼓山时，也曾在灵源洞题有“寻乐处”三字，而今鼓山游人络绎不绝，不知又有几人，可得李公真乐之意？

## 亦庄亦谐“地瓜话”

于丹

远古时，语言只是传递信息：何处有猎物何处有敌人？何处可住宿何处有食物？爱你就是要与你生儿育女，花前月下的统统省略。总之，只需满足种族基本需求——生存和繁殖。

人类进化是大自然的奇迹，语言则居奇迹之首。福州方言中依然保留着不少原始先民的语言，成就了福州文化中独特之美，说明进化自有其道理和规则。但是毕竟福州话太难听懂。清朝又有许多闽人入仕做官，于是雍正帝不得不下令在榕设“正音书馆”，推广官话，不及格一律不得考官，来促进官话的普及。

因此，一句“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福州人说官话”流传至今。“地瓜话”难懂天下第一。“地瓜”是嘲弄的昵称。因地瓜——番薯是闽人引进的，今天被专家列为超级健康的食品；顺理成章地，福州话也被称为“地瓜话”，艰难但健康着。

所以，地瓜话从不缺粉丝。

为了尊敬的地瓜粉们，为了新福州人的融入，且提三条建议方便学习。



其一，按照“生态语言学”的规则学习。

今日，新科学无不由边缘学科发展而来。将生态学引入语言学，自然就能很快掌握地瓜语言之要领。福州文化的原生态是：敏于思健于行美于生，因此，地瓜话就是怎么朴素怎么讲。

福州方言中最有代表性的即是：称男人为“男界”，女人为“女界”，直截了断，界别分明。

其二，名词当动词用。既然地瓜话是古汉语的“活化石”，我们也可以众人熟悉的古汉语举例。

一、《桃花源记》：“太守即遣人随其往，

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名词“志”，作动词，意为“做记号”。

二、《鸿门宴》：“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名词“军”，作动词，意为“驻扎”。

普通话已完成了进化。今天，这些名词不再当动词用。可岁月风霜却依旧贴附于福州话中。因此，福州话中很多依然是名词当作动词用。

如丈夫称为“唐哺”，但是男人则为“唐哺人”。直译指：可以拿来当丈夫的男人。不但有趣，还可以看出母系社会痕迹。

所以，闽语不但有古音还有古意，正体现出语言的原生态意义。

福州话中关于气象的词语也极具说服力。

如，白露绛——形容白露后秋天的炎热；蒲时雨——伴随着雷声的雨；南风天——温暖的冬天；日头花——透过薄云洒下的阳光如花；天光——天亮了。甚至梅雨的返潮也要说成“转润”——一个“润”字将潮答答湿漉漉的烦人比喻得好不可爱。而秋季的海水赤潮叫“桂花水”——用与季节相关的词作记录，是许多语言中都有的现象，但福州方言独具魅力。

在日落而息日出而起的古代，人看问题是从“天”的角度：炎热携手白露到来，阳光从云层探头，雷鸣送来雨点，天破晓夜隐退……动静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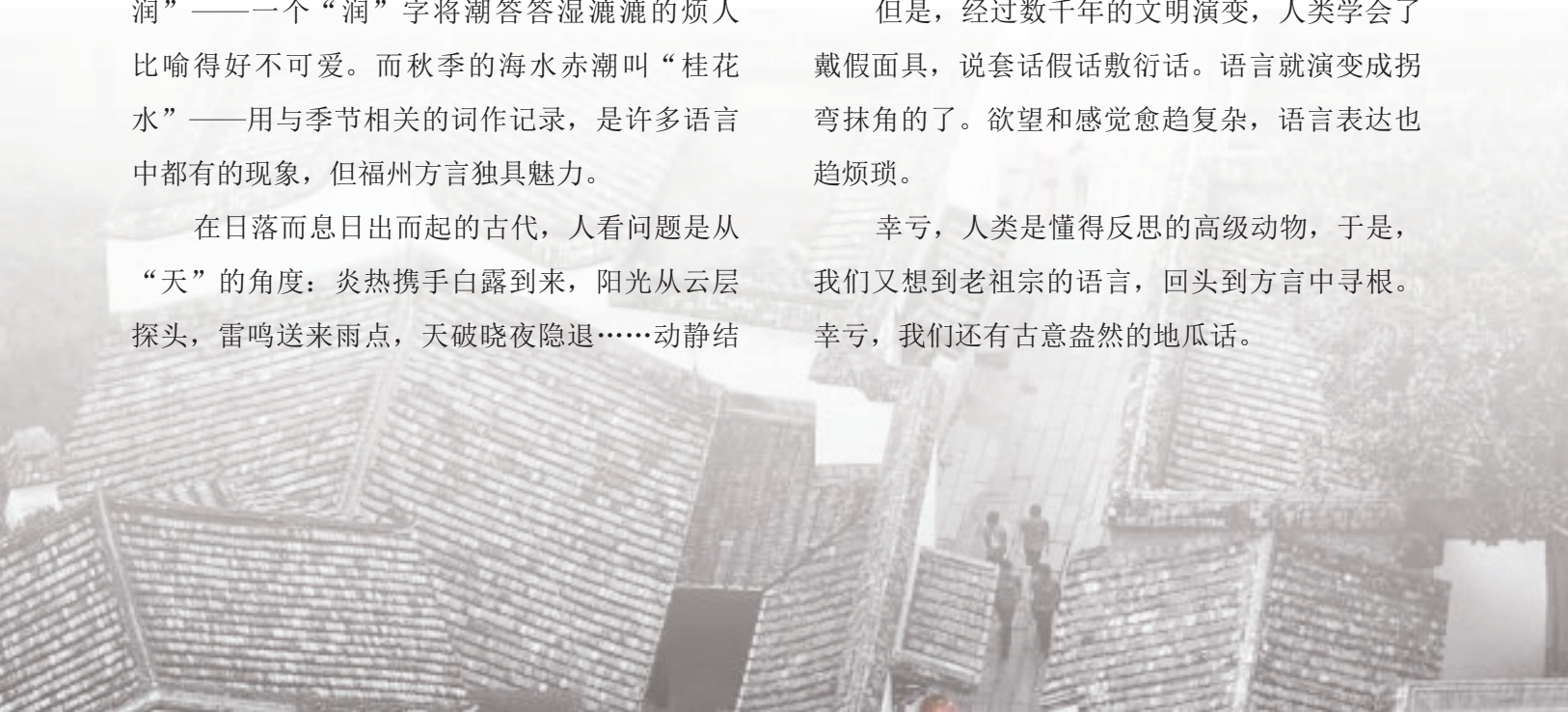
合，言中有画，何等生机蓬勃？造字人名不见经传，可他们的情商之高令人钦佩。想到这里，我们是否觉得真真恨不见古人？

俚语是每一种方言中都有的，贴近原始生活、表达最朴素真理的俚语在福州话里也有很多。如：

“田园日日去，亲戚淡淡走”，“一时韭菜一时葱”，“江中不去讨，碗里争着吃”，“十八岁见二十四代”，“眠床下踢毽平平高”，“坏鸭吃好谷”，“新粪坑好拉屎”，“瘦猪拉硬屎”，“死蛇要卖鳗鱼价”。不用请教别人，其中的意义您自可猜到八九不离十。啥叫“原生态”？这就是。我们可以到大自然中去看“原山原水”，然后，再来琢磨“原人”如何说人话。原来，在前文明时代，我们人类本来就是这样说话的，一是一，二是二，言简意赅，也很幽默风趣，那样一种纯真的“雅”便是诗经中常见的“比兴”。

但是，经过数千年的文明演变，人类学会了戴假面具，说套话假话敷衍话。语言就演变成拐弯抹角的了。欲望和感觉愈趋复杂，语言表达也趋烦琐。

幸亏，人类是懂得反思的高级动物，于是，我们又想到老祖宗的语言，回头到方言中寻根。幸亏，我们还有古意盎然的地瓜话。



古意即诗意。圆桌叫“月桌”——朴素至极——如月的圆桌方能行阖家团圆之盛事。基本上，福州老一辈全将玉说成“月”——玉石镯子便称月镯——美玉冰晶如月。“戴月”指身戴玉器：试想，一片月色随身袅娜婷婷，那不是玉石本意的美吗？连酱菜中的小黄瓜也称为“南月”，可联想到翠生生的小黄瓜那弯弯模样？

原来，简朴蛮好——欲望宜少，情感宜纯，物质宜简——福州话确实值得语言专家好好研究。

动词当作名词用，省去正式语言中的动宾搭配，既体现了朴素风尚也很有幽默感，如“纳闷”，在闽方言中指傻瓜——人老是纳闷，可不就是犯傻？还有更奇特的动宾搭配：“堆”字加“闷”，“堆闷”形容重复一堆同样的话，只比犯傻低一个层次。“给”字加“食”字，“给食”——指的是“乞丐”。这方式用来表达礼仪翩翩的古风极为到位。如，“劳驾”说成“起动”，劳您大驾就可说“起动您老”。呵呵，闻者如何不喜欢呢？这是今天年轻人一代应该学习的敬语，可惜现在极少听到了。

再者，我们尤其不该忘记“做”字的强大功能：它表达主动轨迹，延续着我们遥远的祖先为生存而奋斗的意志。

敏思健行的闽民俗，也反映在“做”字的使

用上。

请看普通话和福州话的对照。

演戏——做戏，筑路——做路，刮台风——做台风，发大水——做溪水，过年——做年，过节——做节，过生日——做生日，骗人——做糊，表面应付——做面，装腔作势——做神，摆阔气——做阔，开玩笑——做猴，寻乐子——做乐……

瞧，“做”字是否非常百搭？一字学好，百句不愁，一个字就能解决我们的日常用语的搭配。有了搭配，就有了句子。原生态的语言就是如此这般简单。

这可以引申给英语老师们做参考：学英语哪里要背无数的用法和句型？其实，只要专注于时间的表达，只学四句话：一般现在时两句、将来时和过去时各一句，不是完全可以应付日常沟通了吗？

如果不信，请看比较高深的“翻译”。普通话的“做爱”，便是我们福州话的功劳，否则英语中的make love 是怎么翻译也不妥帖的。如此幽默和委婉的翻译避免了尴尬，使得床第之事可登大雅之堂。以我看，著名的性学专家也是万万想不出来的。

其三，除了名词当动词用这铁定法则，新福



州人学地瓜话还要注意：形容词和虚词在福州话中也很给力。

比如，福州人请客人自行其便，说“请勿细腻”——形容词“细腻”做动词，别出一格，非常到位。“筋韧”：指一个人说话不干脆，欲说还休，七分温柔三分做作的模样，颇像庆丰包子，有咬劲。

如此学习地瓜话，便是终南捷径，比死记硬背一堆古板的对照词语要有趣得多。

最后，副词和虚词用法——体现了福州人的幽默感：用浪漫情怀做事。

有闺蜜嫁作泉州妇，夫问：福州人为何词尾要加尾音？如“纳闷”的意思说人傻，可为何偏加一个音“七”在后面，说成“纳闷七”？闺蜜素有急智，聪慧应答：Darling，那是爱称。意思是可爱的傻瓜瓜。

此言不虚，世界各国语言中皆有例证：重复音或特殊处理音节的词汇常有诙谐和幽默因素在内。

英语中 stupid 要忌用，那是人家最不爱听的。前年有报道说，某土豪在美国飞机上炫酷一口，结果被押解下机，成就了一段经典错例。但如在朋友间说——你这人啊，真是 s-t-u-p-i-d，则是幽默。所以人际关系专家指导说：如果你说：“你是傻瓜”，那就是骂人，但是你说“你真是傻瓜瓜啊”“你好讨嫌嫌啊”“你真笨笨啊”“你的腰真肥肥啊”，对方反觉亲切，说不定私下还小小得意一番——我与她关系不一般。这

与地瓜话的使用虚词的尾音功能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带尾音的，也有约定俗成意义，忌乱套。比如加“仔”和“蒂”表示亲爱的。“诸娘”（女孩），福州人会说成“诸娘囡蒂”，指可爱女孩。暗仔指坏孩子，但如果讲暗仔蒂，即疼爱多于抱怨。所以，我们听到长辈骂“暗仔蒂”，不用躲起，骂骂而已，皮肉之苦是不会有。

另，“郎罢”是父亲，但“郎罢仔”，则是父亲加儿子的意思。也符合古风——两名词叠加用。

在所有字之上，唯有一字独领风骚，即“命”字。

在福州，此字用来称呼小童时，听起来是这样的：“我命，来”或“依命，来”。

奇怪的是，这样的招呼，有如魔咒，哭哭啼啼或调皮捣蛋的小家伙们立时三刻就能安静下来，乖乖地跑来依偎在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身边，天大的委屈都能扔到九霄云外去。

这话，时尚父母压根不知，或者知道了但不用。觉得土气吧？连福州话辞典也没有纳入。但是，我小时最爱听的就是这一声招呼。

细想，可不是吗？生命代代如此延续，血脉浓浓如此传递，何处另有贵重胜于“命”的字？

闽先人创造“命”字来呼唤子孙，可谓伟大发明——生命至高，微言大义，致简致精。有足够的资格申请联合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比较之下，今天所有摩登称谓：宝宝、sweet、honey……可不统统失色？

思念这呼唤，数行清泪。